

呈
繳

水滸五十四

吳研因序
王憶菴訂
陳之佛題



3 0475 3809 9

水滸五十回序

有一次，一個高級小學尚未畢業的小學生對我說：「我能把水滸一百零八人的姓名編號，完全背出。」當時我不十分相信。我用了一個很慎重的方法，他背一個，我記一個，來試驗他的話是否準確。結果，勝利是歸那個小學生的，除次序略有顛倒外，證明他的話並無半點誇大之處。

水滸確是一部奇書，數百年來，非但所謂學士文人，推崇備至；而且家喻戶曉，流行極廣，就是略識之無的兒童，也往往喜歡閱讀。——近年我在教育書報上，見到幾篇兒童讀物的研究報告關於兒童閱讀興趣的測驗，兒童最喜歡閱讀的書目中，往往列入水滸這兩個字。

但是水滸所描寫的是甚麼一回事？我們不要嘲笑從前老先生禁止子弟閱讀這書，是一種迂腐之見；就教育的立場，平心而論：這書如果無限制的放任兒童閱讀，我總覺得是很危險的。——我親見一位從小熟讀水滸的青年，爲了家庭細故，誤學武松石秀，不殺嫂而殺兄，鬧成了一件無名慘案，這就是危險的明證了。不過「枉尺直尋」，可取者多；爲了部分的關

係，而便不讓兒童閱讀富於文學價值的水滸，這也未免是一種因噎廢食的不賢明的辦法。

最近，我的朋友王味辛君把他改定的水滸五十回的稿子送給我。我在一星期內一口氣把牠讀完。這在我已經記不清是第幾次讀水滸了，但我對牠仍舊感到無窮的興趣。我初意，並不想把牠讀完，但開卷以後，簡直欲罷不能；一半當然是因水滸本身的動人，一半則應歸功於這五十回本剪裁的巧妙。我見過別種小說的節本，往往只剩了一個空殼，而失去了原作的精彩。這水滸五十回却是例外的得到了成功。

水滸舊本是數百年前的作品，作者的思想眼光不免為時代所囿；因此牠在內容上，有不少神怪、迷信、穢褻、鄙俚以及過於兇惡殘忍之處，在文學的技術上，也有許多不重要的節目，不必要的交代，累贅無用的穿插，平淡無味的描寫等等，這在五十回是完全加以修改了。五十回本並且把所有章回小說的濫調完全刪除，另依天然段落，編成章節，使舊書以嶄新的形式與世人相見。我們可以在五十回本的每一回裏，看出許多修改的好處來。

王君重修水滸的這番工作是很值得的，他芟夷了水滸的缺點，保存了水滸的優點，非但使水滸本身的文學價值增高不少，而且使水滸成了一種最優良的兒童讀物。

我爲全國兒童欣喜，欣喜其獲得這一種最優良的讀物；我並希望兒童讀物研究社的同志們，繼王君而起，把許多有文學價值舊小說都這樣的剪裁修改，嘉惠兒童！

一九三四，二，二，

吳研因

水滸五十回本目錄

吳研因序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一—三)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三—六)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六—十)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魯智深大鬧桃花村	(十—十四)
第五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十四—十八)
第六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十八—廿)
第七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廿—廿四)
第八回	梁山泊林沖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廿四—廿八)
第九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廿八—卅)
第十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合七人聚義	(卅—卅四)
第十一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卅四—卅八)

857-157
623

第十二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二六—二七)
第十三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二七—二九)
第十四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二九—三〇)
第十五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三〇—三一)
第十六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三一—三二)
第十七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三二—三三)
第十八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三三—三四)
第十九回	陽穀縣武二遇兄	紫石街金蓮戲叔	(三四—三五)
第二十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三五—三六)
第二十一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三六—三七)
第二十二回	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重霸孟州道	(三七—三八)
第二十三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鴛鴦樓	(三八—三九)
第二十四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三九—四〇)

- 第二十五回……………宋江夜看小鼇山……………花榮大鬧清風寨……………(三四—三七)
- 第二十六回……………鎮三山大鬧青州道……………霹靂火夜走瓦礫場……………(三六—三九)
- 第二十七回……………小李廣山坡射戟……………石將軍村店寄書……………(三九—四〇)
- 第二十八回……………梁山泊吳用舉戴宗……………揭陽嶺宋江逢李俊……………(四〇—四六)
- 第二十九回……………沒遮攔追趕及時雨……………船火兒夜鬧滹陽江……………(四六—四九)
- 第三十回……………及時雨會神行太保……………黑旋風鬪浪裏白條……………(四九—五一)
- 第三十一回……………滹陽樓宋江吟反詩……………梁山泊戴宗傳假信……………(五一—四七)
- 第三十二回……………梁山泊好漢劫法場……………白龍廟英雄小聚義……………(四七—四九)
- 第三十三回……………假李逵翦徑劫單身……………黑旋風沂嶺殺四虎……………(四九—五一)
- 第三十四回……………錦豹子小徑逢戴宗……………病關索長街遇石秀……………(五一—五二)
- 第三十五回……………楊雄大鬧翠屏山……………石秀火燒祝家店……………(五二—五四)
- 第三十六回……………撲天鵬兩修生死書……………宋公明一打祝家莊……………(五四—五六)
- 第三十七回……………一丈青單捉王矮虎……………宋公明二打祝家莊……………(五六—五七)

- 第三十八回……解珍解寶雙越獄……孫立孫新大劫牢……(五十四—五九)
- 第三十九回……宋江三打家祝莊……戴宗二取公孫勝……(五九—六〇)
- 第四十回……插翅虎柳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六一—六四)
- 第四十一回……智多星定計破高廉……黑旋風下井救柴進……(六四—六七)
- 第四十二回……鼓上蚤巧取賽唐猊……鉤鏢鎗大破連環馬……(六七—六八)
- 第四十三回……三山聚義打青州……衆虎同心歸水泊……(六八—六九)
- 第四十四回……宋公明大破華州城……晁天王中箭會頭市……(六九—七〇)
- 第四十五回……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夜鬧金沙渡……(七〇—七九)
- 第四十六回……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七九—八〇)
- 第四十七回……呼延灼月夜購關勝……宋公明雪天擒索超……(七五—七五)
- 第四十八回……吳用智取大名府……李逵火燒凌州城……(七六—七六)
- 第四十九回……宋公明夜打曾頭市……盧俊義活捉史文恭……(七七—七七)
- 第五十回……宋公明將士歸心……梁山泊英雄聚義……(七八—七八)

水滸五十四回

第一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故宋哲宗皇帝在時，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毬」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球。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球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球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

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滂漢子。高俅投託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

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

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

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齎發高俅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高俅辭了柳大郎，

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董將仕一

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若是個志誠老

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個幫閒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

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心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

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

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個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

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個出身。

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仕。董將仕使個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

府內。小蘇學士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

如何安得着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歡喜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傑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傑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傑來，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傑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傑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哲宗皇帝御弟，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卽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黃

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院公引到庭門。高俅看時，見端王在庭心裏，和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忽然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鏗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

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高俅得做太尉，揀選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卽是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卽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

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病在家，見有患病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

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運累小人了。」

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

喝道：「這廝！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

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

「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

又告道：「太尉呼喚，不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

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

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

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我的性命今番

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幫閒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

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讎。我不

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

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

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母子二人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來服侍你的，若他得知，須走不脫。」

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

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患病，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

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母子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李牌將銀子

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襖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

在路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鴻攙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母子二人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桃樹。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旅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答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

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母子二人，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二人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爲因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食行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三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人母子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母子到客房裏安歇。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

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

王進母子二人在太公莊上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找一找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

「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真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個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亦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眼，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王進鬆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裏直搨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撥條櫪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直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母子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面把

盞。太公起身盪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好不虧教，情不虧賄。」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爲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讎，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母子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剗鎗使棒，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剗了這身花繡，肩膀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

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母子二人相辭史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跨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

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自日裏只在晝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症，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太公沒了。史進備棺槨盛殮，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鄰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殮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營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

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提個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是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邱乙郎喫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個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個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山上添了一夥強人，紮下一個山寨，聚集着五七百個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喚作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個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拿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們如此

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個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薙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唆。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提防賊寇。

一日，史進正在莊前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少華山頭領陳達，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擂鼓，下山望史家村來了。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曳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叢的鄉夫，史家莊

戶都跟在後頭，「齊吶喊，直到村北路口。那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將小叻囉攔開。史進喝道：「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繇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欲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繇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個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叫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拍馬挺鎗，來戰史進。兩個鬪了多時，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搠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擲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搗離了鞍花鞍，款款揪住了線搭膊，只一丟，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叻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把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大郎如此豪傑！」

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廝合休！我教他兩個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擊着四行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并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吃伏肉。』」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并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個那裏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你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甯可把我們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

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

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

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有甚

話說？」小嘍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使進獻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

推却，望乞笑留。」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

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

寨中商議擄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又過了半月，史進尋

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

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個，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送去。

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莊客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賽

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

寨裏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

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

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止一日。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

荏苒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齋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王四喫了十來碗酒。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跟跟踉踉，一步一擲；走不到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搭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發發跡？算

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裏！
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巨奈史進那廝，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乙郎，他道我來相腳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並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

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內摸時，搭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搭膊在莎草地上。

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

王四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來；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

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個頭領都不肯放，留住小八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

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個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要處。」

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你『賽伯當』！真個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腳；一直奔回莊上。」

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

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個鷄鵝，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分付小喽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個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酒至數杯，卻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個頭領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個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個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個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個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個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

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問個來歷情繇。」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個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兩個都頭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裏來捉人。三個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個都頭都不必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個都頭都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莊裏史進和三個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各打揸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史進却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並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

西。史進却是個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個都頭並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讎人相見，分外眼明！」李吉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個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個一朴刀，結果了兩個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史進引着一行人，直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朱武等忙叫小嚙囉殺牛宰馬，賀喜飲宴。

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會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日，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

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裏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正路，望延安府路上來。

史進在路，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一個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客官，請坐，拜茶。」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個坐下。史

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也有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如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

兩個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裏一個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見

了，却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也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廝們夾着屁股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閃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槍棒。三個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旂，漾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個齊楚閑兒裏坐下。酒保唱了喏，認的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願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願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願將來擺一桌子。

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得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家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

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會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廳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女女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父女們想起這苦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個客店裏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鄭屠！這個臃腫潑才，投托着俺小神經路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何如？」父女兩個告道：「若是能殼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

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洒家今日不會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達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女兩個回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並女兒拜謝去了。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次早，五更起來，父女兩個先打火做飯，吃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魯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

血；再復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小二爬將起來，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女兩個忙忙離開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

魯達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得遠了，方纔起身，逕到狀元橋來。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鄭屠道：「使得，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斷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在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裏餽飽：肥的臊子

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攔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看着鄭屠道：「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心頭那把無明業火，燄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並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腳；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酒家始投老种經路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

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擰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統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個金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鉦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吃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並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粗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

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一連地行了半月之上，却走到代州雁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個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却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魯達也鑽在人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雁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拉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爲你事，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遇着鄭屠那廝，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恩人在上：自

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廝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個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女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個員外也愛刺槍使棒，嘗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彀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

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婦人濃粧豔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彀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個姬孃一面燒着火。老兒和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醃鵝，肥鮮，時新菓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菓子頓飯等物。姬孃將銀酒壺燙上酒來。

父女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

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寫個紅色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個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

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二三十人，各執白木棍

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個官人騎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

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

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

了那二三十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

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

識，緣何便拜洒家？」老兒道：「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什麼郎君

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

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

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多里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

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匹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

第三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魯達在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並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

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恨；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

却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洒家是個該

死的人，但有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雖此間三十餘

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個文殊院。寺裏有五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

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裏，已買

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會有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是趙某備

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裏投奔人？不如就了這條

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專靠員外做主。」

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衣服盤纏段正禮物，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以後早到那

山下。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

寺，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

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長老打了問訊，便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

跟在背後，同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禪椅上。員外叫魯

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坐，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鬚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瀆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刹，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會剃得。今日，這個表弟姓魯，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准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個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

不擅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此人心地剛直。你等衆人且休疑心。」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

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搨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鬚鬚。魯達道：「留下這些兒還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爭競。」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剃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

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依佛法，三要皈依師友：此是『三皈』。『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

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辨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恣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抬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

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于你甚事？」禪和子道：「善哉！」智深喝道：「團魚洒家也喫，甚麼『饑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睬他，繇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

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縲，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頸懶凳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洒家做了

和尚，餓得乾癟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吃，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吃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鑊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個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

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個不賣？」

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擔踢着。那漢

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鏝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吃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鏝子，飛也似下山去了。

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搥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喝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廬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跟踉蹌蹌，却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掌，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廝！」跟踉蹌蹌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

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

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個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福關了。智深搶入階來，一拳，一脚，打開亮福，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

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個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

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齣齣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會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容得這個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沒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

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個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

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尙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

直撥，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尿。侍者忍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住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

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時令，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個市井，約有五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麵店。智深尋思道：「干鳥麼！俺早知有這

個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早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的清水流，且過去看看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個人打鐵。智深便問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戲戲地好慘瀨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好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正好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個人！」那待詔道：「小人據常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付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計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

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那待詔接了銀子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

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個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那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酒店，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不生個道理，如何能覓有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

椅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個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願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砂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願討，那裏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來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

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隻狗腿，把來揣在懷裏；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莊家嚇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却向那五臺山上去了。

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下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腳，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擲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攞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烏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扳，却似攔蔥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廝

張開大口，也來笑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個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己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裏說：「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尙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個且繇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個圓圖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個鳥寺！」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繇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個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腳捻手拽了拴，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灑將入來，喫了一交；爬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僧堂來，走到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

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嗑嘴裏哈哈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個個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禪床，解下繮，把直裰，帶子，都嘔嘔剝剝扯斷了，脫下那隻狗腿來。智深道：「好！好！好！正肚饑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個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劈耳朶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個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嘔嘔剝剝只顧鑿。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裏，佛面前推翻供桌，罷了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腳着地捲將來。僧衆早兩下合攏來。智深

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個，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腳，叫道：「長老與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攤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個且繇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散，這個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個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和尚，自去將息。次日，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齎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個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

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攤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個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有一個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裏討個職事僧做。」魯智深聽了道：「洒家願去。」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魯智深就客店裏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傢伙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個莽和尚。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

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吃。一日，正行之間，食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趕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裏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頭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奔到莊院前看時，見數十個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唱個喏。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酒家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在這裏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客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裏。」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縛綁酒家！」莊客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裏頭走出一個老人家。魯智深看那老人時，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個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酒家是五臺山來的僧人，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

那廝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師父，隨我進來。」

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尋常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信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唱個喏，謝道：「感承施主。酒家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村劉太公。敢問師父法名，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了個諱字，因酒家姓魯，喚作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吃些晚飯；不知肯吃葷腥也不？」魯智深道：「酒家也不忌葷酒，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撥張桌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蔬菜，一雙筯，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拿一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吃。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吃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吃了。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望。」

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閒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洒家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家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個。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個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個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個小女，如今方得一十九歲。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個大王，札了寨柵，聚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個人。」智深聽了道：「原來如此。洒家有個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個殺人不眨眼魔君，你如何能教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智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鐵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太公道：

「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搖虎鬚。」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個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吃一驚。太公道：「再要飯吃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吃，有酒再將些來吃。」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吃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也吃了。智深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房裏；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會？」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裏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婦房裏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搬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

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溫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了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了門，前來迎接。只見前

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頭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個大王。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個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個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個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劉太公把下了馬杯。那大王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裏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播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裏？」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却來吃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擎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擎了燭臺一直去了。

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裏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個做家的人；房裏也不點碗燈，絲我那夫人黑地裏坐地。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裏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裏，都聽得，忍任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頭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床來。那大王却待掙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額只一拳。那大王大叫一聲道：「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得老婆！」拖倒在床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得裏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床面前打。爲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齊拖槍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床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鬧裏，那大王爬出房門，奔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折

枝柳條，托地跳上在馬背上，把鞭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道：「苦也！這馬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撻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去！」把馬打上兩柳條，撥喇喇地馱了大王山上去。

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師父！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且取衣服和直裰來，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裏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裏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個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裏提得動。智深接過手裏，一似撻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恁麼閒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吃——休得要抵死醉了。」魯智深道：「洒家一分酒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裏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吃。」魯智深正吃酒哩。莊客報

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出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槍，高聲喝道：「那禿頭在那裏？」智深大怒，罵道：「膽曠打脊潑才！叫你認得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起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嘶熟。你且通個姓名。」魯智深道：「酒家不是別人，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鞋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作魯智深。」那大頭領滾下馬，撇了槍，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哥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是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

向前。魯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兒見說是「兄弟」，心裏越慌，又不敢不出來。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上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裏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裏桃花山札寨，喚作小霸王周通，那時引入下山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裏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只有這一個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待二位。小喽囉們每人兩個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教都吃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家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個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乘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來到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劉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

哥哥却不與我報讎，倒請他來寒裏，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須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翳拂。魯智深答道：「休怪衝撞。」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個女兒，養老送終，奉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裏怕不情願。你依着洒家，把他棄了，別選一個好的。原定的金子段正將在這裏。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要休翻悔。」周通折箭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正，自下山回莊去了。

李忠周通殺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四圍險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草。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個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個苦留，那裏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裏一面殺羊宰豬，且做送行筵

席，安排整頓許多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說：「山下有兩輛車，十數個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個服侍魯智深飲酒。兩個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吃幾杯。我兩個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魯智深尋思道：「這兩個好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個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酒家且教這廝吃俺一驚！」便喚這幾個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吃。方纔吃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個小嘍囉，便解搭膊做一塊兒捆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沒緊要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智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山後打一望時，都是險峻之處，却尋思道：「酒家從前山去時，一定吃那廝們撞見，不如就此間亂草處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擡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腳邊，並無傷損，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步，取路便走。

第五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一日，智深到了東京。入得城來，但見街坊熱鬧，人物諠譁。來到城中，陪個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刹！進得寺來，逕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個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俺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個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拿在手裏。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即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信香一炷，坐具七

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却把那炷香沒放處。知客忍不住笑，與他插在爐內。拜到三拜，知客叫住，將書呈上。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吃些齋飯。」智深謝了，扯了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

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個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略府軍官，爲因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裏安他不得，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廊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個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唆。一個老和尚在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裏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吃罷飯，便喚將他來。

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個職事人員，我這敬寺有個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巖廟間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洒家投大刹討個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個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個大職事人員。」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殺也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個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個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個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廂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個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

出身時，潘家明日便去。」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個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中間有兩個爲頭的：一個叫做過街老風張三，一個叫做青草蛇李四。

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個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差一個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服我們！」數中一個道：「我有一個道理。他又不曾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擰那廝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

魯智深來到退居廨宇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個種地道

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個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

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個潑皮拿着些果盒酒禮，兩個爲頭接將來。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

「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

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疑忌道：「這夥人不

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攪酒家……那廝却是倒來搗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

看俺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

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個來搶左腳，一個來搶右腳。智深不等他上腳，右腳早

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

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個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個走的一個

下去！兩個走的兩個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彈。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

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個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

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

人打一救，撓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個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個穿了。

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裏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伙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裏，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裏來的長老？怎的了得！」相國寺裏不會見有師父。今日我等情願伏侍。」智深道：「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個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啞啞連聲，拜謝了去。

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裏，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裏喧鬧，只聽得門外

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裏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每日直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個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掇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

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豬，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

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

大塊切肉，叫衆人吃得飽了，再取果子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拳，不會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吃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

廟裏燒香，林冲就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裏，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杯，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裏？」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

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逕奔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扶梯上一個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強。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當時

林冲拔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說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睨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裏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廝殺！」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一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廝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管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

這高衙內引了一班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四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

數內有一個幫閑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

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

只沒個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

這個無傷：他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

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

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吃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吃酒。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吃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

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

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吃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個吃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林兄到家去吃三盃。」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吃兩盃。」兩個上到樊樓內，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個敘說閒話。林冲吃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遣，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裏！」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

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夾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

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哝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

兒慌忙下得樓來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

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吃酒。」因此特奔到這裏。官

人快去！」林冲見說，吃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扶

梯上，却關着梯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鬼人妻子關在這裏！」又聽

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林冲立在扶梯上，叫

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口，只願來開門。高衙內吃了一驚，挖開

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

娘子道：「不會。」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

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

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不會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稱『兄』稱『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炤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裏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個同上街來，吃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

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洗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得軍器的！」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那漢驕的把那口刀掣將出

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價是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裏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中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同。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已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

「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裏？」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厮！」說猶未了，旁邊耳房裏走出三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

第六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高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推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這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府尹問了

林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道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圓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

兩個公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鄰舍并林冲的

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

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動得。」張教頭叫酒保安排酒菓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

數杯，張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己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

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

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面紅而赤，半點相爭。

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

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

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得心穩，免得

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

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災避難，蚤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

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

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覘。你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

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怎地時，權且繇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林冲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誤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底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娘子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

書，一時哭倒，暈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張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廝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謝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

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便各自回家，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來到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薛董二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吃了飯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吃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是個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吃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咕啞。」薛霸一路上喃喃

「吶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個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裹取些碎銀子，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腳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腳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伸下腳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咬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吃。林冲起來，暈了，吃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並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

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搦將起來！」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

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煙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這兩個公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個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阿也」，靠著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

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案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縛在樹上，同董超兩個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是自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個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緣自己。你須精細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語！救你不得！」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恰待劈下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個事；蓋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

「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得你斷配滄州，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

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得那廝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廝兩個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兩個！」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個性命。」

魯智深喝道：「你這兩個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撿兄弟，都跟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個公人那裏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俺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挖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來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吃，回些麵

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

魯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僧做甚麼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吃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裏敢再開口。吃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

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裏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跟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

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吃。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了個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

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

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的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回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

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

三人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個人到裏面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個篩酒的酒保都

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坐了半個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把桌子敲

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吃你的！是

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

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

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專一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贖付我們酒

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吃得

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

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同去投奔

他？」薛董超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即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

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

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那裏乘涼。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犯人——迭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恐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鬚鬚，三十四五年紀。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道，刺配此滄州。聞得前

面酒店裏說，這裏有個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

那官人滾鞍下馬，飛奔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

禮。那官人攜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

廳前，兩個敘禮罷，柴進便喚莊客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

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託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

「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嗟：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

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穀了。」柴進

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

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

來裏面少坐。」自家隨即解了弓箭壺，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

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

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

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顧教頭。」即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

將銀五兩齋發兩個公人，吃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吃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

林冲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個公人相謝了。

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二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配軍？」

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

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教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裏敢抬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總賴招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林冲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

去了。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個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况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照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人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項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

第七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時遇隆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裏？」林冲回頭過來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齎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個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賣實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

知爲何事在這裏？」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

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個人閃入來；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

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裏。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剎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個攛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約計喫過數十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些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個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叨出一句「高太尉」三個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前門理會，你且去關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個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

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正說之時，鬪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個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却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吶出「高太尉」三個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了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你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

「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當晚無事。

林冲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會擡舉得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料的，有些常例錢取覓。原是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擡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逕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個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却如何？」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常例錢鈔。往常不使錢時，不能發得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李小二道：「恩人，你要疑心。只要沒有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

林冲回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

林冲和差撥兩個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的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有市井。」老軍自和差撥回營裏來。

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餓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裏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

「却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裏取些碎銀子，把花槍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盃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

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箒兒在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

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蘆葫是草料場老軍

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

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

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槍挑着酒葫

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得

緊了。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

苦。原來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槍，葫蘆，在雪

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時，火盆內火種被雪水浸滅

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摸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却有一塊大石頭，搬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擦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林冲拿了花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個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却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個道：「這一條計好麼？」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一個道：「林冲今番直喫我

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個道：「張教頭那廝！三四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個央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待走那裏去！」那一個道：「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又聽得一個道：「硬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個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個人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候，一個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掇開，挺着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三個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脍察的一鎗，先搨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搨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搨在地裏，用脚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擱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

冤仇，你如何這等害我！」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裏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裏，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的頭都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個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裏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搭膊，把甌篋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只見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鉤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願走。

那雪越下越猛。林冲投東走了兩個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離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林冲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個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個小莊家向火；地爐裏面煖煖地燒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

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

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個甕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

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

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個喫尚且不穀，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

只回三兩碗與小人攪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

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

去！不去時將來吊在這裏！」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塊燂燂着的

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鬢鬚燂燂的燒着。

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先走了，莊客們都動彈不得，被林冲趕打一

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上却有兩個椰瓢，取一個下

來，傾那甕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跟跟跄跄，

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裏掙得起來。

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趕將

來，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送來一個莊院。只見一個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個大莊院。

林冲大叫道：「甚麼人敢弔我在這裏！」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房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個被燒了鬚鬚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衆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辯處！」只見一個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朦朧地見個官人背叉着手，行將出來，至廊下，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個偷米賊人！」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弔在這裏？」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小旋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林冲道：「一言難盡！」兩個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且住幾時，却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

了，請去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

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住了五七日，聽得滄州州尹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村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個去處，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如今有三個好漢在那裏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個好漢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投奔那裏躲避，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裏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願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個軍官在那裏搜

檢，把住道口。兄長必用從那裏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個計策，送兄長過去。」

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

柴進却備了三二十四匹馬，帶了弓箭旗幟，駕

了鷹雕，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雜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關外。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

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

林冲，特差某等在此把守；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

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

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

送。」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却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裏等候。

柴進叫林冲下了馬，脫去打獵的衣服，却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帶上紅纓氈笠，背上包裹，提了袞刀，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

第八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顧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靠湖一個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來，揀一處坐下，喫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一個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却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裏。」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裏去尋船隻。」林冲道：「我多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酒保道：「却是發討處。」林冲尋思道：「這般却怎的好？」猛然見那個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把林

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却在這裏！見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捉你，却是要怎地？」林冲道：「你道我是誰？」那漢道：「你不是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那漢笑道：「你莫胡說。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個要拿我？」那漢笑道：「我却拿你做甚麼！」便邀到後面一個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裏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個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嘗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第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齋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

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曾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兩個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彀得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却請起來同往。」當時兩個各自去歇息。

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起林冲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尙未明。朱貴到水亭上把牕子開了，取出一張鸚鵡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觀着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個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逕到水亭下。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杖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杖，兩個好漢上山寨來。那幾個小嘍囉自把小船搖到港裏去了。林冲看岸上時，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關前擺着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四邊都是擂木砲石。小嘍囉先去報知。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徧擺着隊伍旗號；又過了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

片平地，可方三百丈；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兩邊都是耳房。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一個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坐了；一面叫小喽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却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重叫小喽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衆好漢一同喫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喽囉把一個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林教頭來敝寨入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誤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個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覆：小人千里

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逕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諂佞，實爲平生之幸，不爲銀兩齎發而來。乞頭領照察。」王倫道：「這裏是個小去處，如何安着得你？」休怪，休怪。」朱貴見了，便諫道：「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却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有本事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山寨中那爭他一個。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會虧了他，今日薦個人來，便恁推却，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這裏做個頭領，也好。不然，見得我們無義氣，使江湖上好漢見笑。」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

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納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

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小喽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喫些蒸飯，帶了腰刀，提了袞刀，叫一個小喽囉領下山；把船渡過去，在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喽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也難在這裏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又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喽囉喫了早飯，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喽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個過渡，來到林子裏等候，伏到午牌時候，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林冲對小喽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客人過往，如何是好？」小喽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

當晚依舊渡回。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答應，只嘆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了，便請挪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打拴那包裹，搬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

兩個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嘍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個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來？」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桿擗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林冲趕將去，那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喫他走了！」小校道：「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嘍囉先把擔兒挑出

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裏去！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將來。林冲正沒好氣，那裏答應，挺着朴刀，搶將來，鬪那個大漢。一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正鬪到分際，只見遠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兩個收住手中朴刀，看時，却是王倫和杜遷宋萬並許多小嘍囉，走到兩人面前，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個是俺的兄弟林冲。青面漢，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年紀小時會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洒家時乖運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打從這裏經過，雇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洒家，如何？」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洒家便是。」王倫道：

「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杯水酒，納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似請喫酒。」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上山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帶，四把交椅，却是王倫杜遷宋萬朱貴；右邊一帶，兩把交椅，上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楊志。酒至數杯，王倫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個人情，并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因指着林冲對楊志道：「這個兄弟，他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裏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裏。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來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厮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同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攜，只是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裏走一

遭。望衆頭領還了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個小嘍囉把昨夜擔兒挑了，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叫小嘍囉渡河，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自此只得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

楊志出了大路，尋個莊家挑了擔子，發付小嘍囉自回山寨。楊志取路，不數日，來到東京；入得城來，尋個客店，安歇下，莊家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喫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引去見殿帥高太尉，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個制使去運花石綱，九個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厮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倒又在逃，許多時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楊志悶悶不已，回到

客店中，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爲酒家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鎗一刀，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喫這一閃！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刻薄！」

在客店裏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來跟着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當日將了寶刀，插了草標兒，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個時辰，並無一個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擲，口裏說道：「快躲了！大蟲來也！」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蟲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條大漢，喫得半醉，一步一擰撞將來。原來這人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蟲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爲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厮來都躲了。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裏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甚麼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十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

叫做寶刀？」楊志道：「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鐵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剗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你敢剗銅錢麼？」楊志道：「你便將來，剗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鋪裏討了二十文當三錢，一垛兒將來放在州橋欄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剗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了望。

楊志道：「這個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得較準，只一刀把銅錢剗做兩半。衆人喝采。牛二道：「喝甚麼鳥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楊志道：「吹毛得過；若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楊志左手接過頭髮，照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個快。」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剗一個人我看。」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

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會說殺狗！」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什麼？」牛二道：「你將來我看！」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牛二道：「你敢殺我！」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讎，一物不成，兩物見在，沒來繇殺你做甚麼。」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偏要買這口刀！」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我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剝我一刀！」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牛二爬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裏。楊志叫道：「街坊鄰舍都是證見！楊志無盤纏，自賣這口刀，這個潑皮強奪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麼！」口裏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額根上擱個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擱了兩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洒家殺死這個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洒家去官府裏出首！」

坊隅衆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徑投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着刀，和

地方鄰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一時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鄰舍都是證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廝入門的款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仵作行人，監押楊志並衆鄰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裏監守。牢裏衆多押牢，禁子，節級見說楊志殺死沒毛大蟲牛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不來問他取錢，又好生看覷他。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斂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推司也覷他是個有名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告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却招做「時鬪毆殺傷，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六十脊杖，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沒官入庫。當廳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鐵葉盤頭護身枷釘了，分付兩

個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科斂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個公人一同到酒店裏喫了些酒食，把出銀兩齋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個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顧，好生看他一看。」張龍趙虎道：「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衆人各自散了。

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裏，算還了房錢，飯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安排些酒食，請了兩個公人，尋醫士贖了幾個棒瘡的膏藥，貼了棒瘡，便同兩個公人上路。不數日，來到北京，入得城中，尋個客店安下。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守喚作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留守陸廳。兩個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緣。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告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懇勸聽候使用。梁中書見他謹勤，

又是武藝了得，直擡舉他做個管軍提轄使，月支一分請受，十分愛惜場志。

第九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山東濟州鄆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個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專管擒拿賊盜：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四匹坐馬弓手，二十個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二十個土兵。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漢；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鬚；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三二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殺牛放賭；也學得一身好武

藝。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上廳來，聲了諾，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盜，聚衆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個，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責罰不恕。」兩個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

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繞村巡察，遍地裏走了一遭，回到東溪村山上，衆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炤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个大漢。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圍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鼾鼾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被二十個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

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喫了，却解去縣裏取問。」一行衆人却都奔這保正莊上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贖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

雷橫並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入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裏？」

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

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敝莊曾拿得個把小賊麼？」雷橫道：「却纔前面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廝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案子綁縛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也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

稱謝道：「多虧都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說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盃。兩個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土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去廊下客位裏，大盤肉，大碗酒，只管叫衆人喫。晁蓋一面相待雷橫飲酒，一面自肚裏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裏一個土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

那土管陪着雷橫喫酒。晁蓋却去裏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喫酒，沒一個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莊客道：「在門房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魃毛腿，赤着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裏投奔一個人，却把我拿來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漢。」晁蓋道：

「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個又喫了數盃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敵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請保正免送。」晁蓋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靈官殿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喫了一驚。

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廝如何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鬚邊有這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蓋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找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會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土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并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盃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緣，將我拿了。却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却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喫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蹊，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

綁縛的案子，放還保正。」衆士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士兵，再送出莊門外。

雷橫相別了，引着士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現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肯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

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

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

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

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

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

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

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

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緣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

耐雷橫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

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

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却早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

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

劉唐攔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士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這廝趕將來做甚麼？」

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

的，于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

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

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

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性的腫癢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

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屍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須行使不得！」劉唐

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攔着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

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在大路上廝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

衆士兵見雷橫贏不得劉唐，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

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說話。」便

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

扮，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亦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裏，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

晁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會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

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

劉唐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手裏朴刀肯便罷！」吳用又道：「你兩個鬪了半

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士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撻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畫腳也趕攏來。兩個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劉唐擦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士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鬪。」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
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厮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去。

第十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合七人聚義

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欄。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嘗時，莊上不會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是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了。只見牧童報說，『一個大漢擎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披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晁蓋逕邀進後堂深處，分賓主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

是東潯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却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蹣，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團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吳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個義膽包身，武藝出眾，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個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人是弟兄三個，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個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個是親兄弟。小生舊日

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他雖是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會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會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己去那裏，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會行過，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辛苦，連夜入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尙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教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

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

村中。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碼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來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榜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腳，出來見了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洩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却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正欲要和二郎喫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蕩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個來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攤揪，只顧蕩，早蕩將開去，望湖泊裏來。正蕩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簷笠，身上穿個棋子布背心，腰繫着一

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會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只是一向不會見面。」兩隻船廝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個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

兩隻船廝並着投石碣村鎮上來。划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時，但見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鸞一個豹子來，裏面匾扎起袴子，上面鬪着一條間道棋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麼？」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會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

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賂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

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艙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船斷並着。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纜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麤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願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什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願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個狼餐虎食，喫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

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兄弟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數；須要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喫些。」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個。」四個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裏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盃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

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壘酒，借個大壘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

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了酒店，

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解了纜索，逕划將開去，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

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會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

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廚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裏諾大一個去

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

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

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

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

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

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裏並不會聞得說。」阮小二道：「那

夥強人：爲頭的是個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

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百姓家養的豬羊鷄鴨盡都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廝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成甃吃酒，大塊吃肉；

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管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撒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覓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暗喜道：「這三個都着了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又勸他三個吃了兩巡酒。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得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吃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撞籌，却不是好？」阮小二道：「老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倫那廝不肯胡亂着人，因

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領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會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會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會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裏，因此不能覓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吃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阮小二道：「我弟

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一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辜，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能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搔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弟兄直到槐樹

前。兩下都斷見了。晁蓋大笑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吃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素的豬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了誓，燒化紙錢。

六個好漢正在堂後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

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

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吃酒，沒工夫見你。』」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清道人，不爲

錢米而來，只求來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斷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辰，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噴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巨耐村夫無理，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會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

晁蓋道：「先生少禮，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

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主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貧

道是蘄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槍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

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

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

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請相見。」兩個敘禮罷，晁蓋道：「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一發請

進後堂深處相見。」三個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

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

吳用道：「前日所說史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會齎助他盤纏。」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

第十一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差楊志送上東京。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番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的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若依小人說時，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腳擔，一面選擇軍人。次日，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

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孀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

「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

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

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拈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

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孀公，倘或路上與小人警拗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誤

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

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次

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

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

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

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

上拜辭了梁中書。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

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

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躡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

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廝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松子便要歇息。

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

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噴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

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

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

均勻！」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尷尬去

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口裏不言，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

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

管來；兩個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

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鬻拗，』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

得。權且耐他。」兩個虞候道：「相公也只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個廂禁軍雨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大藤條打來；却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悵，已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悵。」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拿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悵，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一日，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楊志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

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

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

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

楊志道：「苦也！這裏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

剗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

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

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

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

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腳！」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便

道：「我見你說過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

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

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

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喫他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

楊志罵道：「這畜生不嘔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孀公時，門下軍官見了無千萬，都向着我啫啫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願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楊志却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來，喝一聲道：「你這

「斷好大膽！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鬢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個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個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聚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聚子，別無甚財貨，只願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喫幾個聚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你。」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聚子的客人。」老都

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

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

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膽！」衆軍道：「沒事又來烏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烏理會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

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要與你喫，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

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酒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渴，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

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哩！」

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喫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喫，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裏岡子上又沒討水喫處。老爺方便！」

老都管見衆軍所說，自心裏也要喫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喫，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喫些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喫。」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喫了；那桶裏當面也見喫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喫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他們買喫了，便起身。」

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喫。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這酒裏有蒙汗藥在裏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喫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喫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喫。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百喫，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兜兩瓢，叫老都管喫一瓢，楊提轄喫一瓢。楊志那裏肯喫。老都管自先喫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喫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喫盡了。楊志見衆人喫了無事，自本不喫，一者天氣甚熱，二者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喫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喫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被那客人饒一瓢喫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饒了你們半貫錢罷。」衆軍漢湊出錢來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

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腳輕，一個個面面廝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裏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聚子都丟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第十二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楊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我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裏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却待望黃泥岡下躡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酒

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馬道：「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

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爬將起來，口裏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出來了，且通個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螫入懷，隨即解衣。』若還楊提轄在這裏，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得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強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擄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個處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

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強人便了。」

楊志提着朴刀，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裏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個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趁早涼了行。又走了二十餘里，楊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喫，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桌凳座頭坐了，身邊倚了朴刀。只見竈邊一個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喫，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個。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挾來楊志喫了。楊志起身，綽了朴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篩酒的後生趕將出來，揪住楊志，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屈起來。楊志只顧走。只聽得背後一個人趕來叫道：「你那廝走那裏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着膊，拖着桿棒，搶奔將來。楊志道：「這廝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攬叉，隨後趕來；又引着三兩個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奔將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廝一個，那廝們都

不敢追來！」便挺着手中朴刀來圍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搶來相迎。兩個鬪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得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外來叫道：「且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個姓名。」那楊志拍着胸道：「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麼？」楊志道：「你怎地知道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的好牲口，挑筋劓骨，開剝推割，只此被人喚做操刀鬼。爲因本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了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裏莊農人家。却纔竈邊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個拿攏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纔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樣，因此抵敵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真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裏來。曹

正叫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

飲酒中間，曹正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並如今又失

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住幾

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

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裏去？」楊志道：「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

父林教頭。俺先在那裏經過時，正撞着他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

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裏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俺却不會落草；

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

「制使見得是。小人也聽得人傳說王倫那廝心理偏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

時，受盡他的氣。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

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裹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得去。如今寺裏住持還了俗，

養了頭髮；餘者和尙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那人喚做金眼虎鄧

龍。制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裏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個去處，何不

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裏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

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裏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裏來，喫了一驚。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脫得赤條條的，背上刺著花繡，坐在松樹根頭乘涼。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縛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裏來的？」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關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道：「你是那裏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這禿廝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和尚。兩個就在林子裏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個放對。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買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個都住了手。楊志暗地喝采道：「那裏來的這個和尚！真個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得他住！」那和尚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道：「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

印？」那和尚笑道：「却原來在這裏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酒家賣刀？」那和尚道：「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爲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在五臺山淨髮爲僧。人見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得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裏掛搭，如今何故來在這裏？」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厮說道：『正要在野豬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直娘賊恨殺酒家：分付寺裏長老不許俺掛搭；又差人來捉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曾着了那厮的手；俺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酒店婦人害了性命；把酒家着蒙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喫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幾日，結義酒家做了弟兄。那夫妻兩個亦是江湖上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园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一住四五

日，打聽得這裏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酒家特地來奔那鄧龍入夥，叵耐那廝不肯安着酒家在這山上。和俺廝併，又敵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關牢牢拴住，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絲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廝殺，氣得酒家正苦，在這裏沒個委結。不想却是大哥哥來！」

楊志大喜。兩個就林子裏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關隘，俺們住在這裏，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

兩個廝趕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裏。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關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叵耐那撮鳥，初投他時只在關外相見。因不留俺，廝併起來，那廝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要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裏人多，救了山上去，閉了這鳥關，絲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廝殺！」

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個。」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裏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

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幾個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是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尙來我店中喫酒，喫的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裏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得，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裏，獻與大王。』那廝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裏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好漢一發上，那廝走往那裏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

當晚衆人喫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糧。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喫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個莊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裏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個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涼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裏倒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關時，都擺着強弩硬弓，灰瓶砲石。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關來問道：「你等何處人？來我這裏做甚麼？那裏捉得這個和尙來？」曹正答道：「小人等是近村莊家，開着一個小酒店。這個胖和尙不時來我店中喫酒；喫得

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打此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廝，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鄰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得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

楊志曹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座關時，端的險峻；兩下高山環繞將來包住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掃木砲石，硬弩強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關，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秃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嘍囉，看見縛得魯智深來，都指手罵道：『你這秃鬚傷了大王，今日也喫拿了！』慢慢地碎割了這廝！」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擡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個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綁着魯智深到塔下。鄧龍道：「你那廝秃鬚！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

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拽，拽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裏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涼笠兒，倒轉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桿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作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拗翻了四五百個。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個小頭目驚嚇得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簡點倉廩，整頓房舍，再去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喫。魯智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盡皆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自回家去了。

第十三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態，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蹤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割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啞，立在簾前，却是三都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去了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復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蹤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

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 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

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賺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聽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

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送配州』字樣，只不會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垂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燙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便叫我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哥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粟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送配州」字樣，只不會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

心和你喫酒？我却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誹謗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嫂道：「只聽得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方纔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我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愛。哥哥放着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弟兄，開常不睬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開常推得幾杯酒喫，今日這夥小賊倒有個商量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有個道理救他。」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

那婦人聽了這話說得蹊蹺，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兄弟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何能救得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冷臉。」何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

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下三二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量一個兄弟怎救得哥哥！」
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的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補報你處。」
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
何濤道：「你不要嘔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
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
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
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他爭涉。閒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
何濤見他話眼裏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銀子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
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來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若要哥哥銀子時，便是兄弟勸捐哥哥了。快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哥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哥哥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哥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
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來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裏有些來歷？」
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

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

何濤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比先曾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個三髯鬚白淨而皮的搶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了兩個桶來。我不認得

他。店主人自與他廝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的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卻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

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麼？」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勝家裏，卻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會得汗。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捆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牀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捫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賊物，都連夜

趕回濟州城裏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案子細了，問他主情造意。

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七人。連打三四頓，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

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

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

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個不難。只拿住晁保

正，那六人便有下列。」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

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

縣，立等要捉晁保正並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何觀察

領了一行人，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個跟着來

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門前來。

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坐

下喫茶相等，喫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

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

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個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蚤喪；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嗚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及時雨；却把他比做天上地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宋江道：「謹領。」

兩個人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

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

何濤道：「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

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自齋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却答應道：「晁蓋這廝姦頑役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

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裴中捉鼈，手到拿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可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洩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

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司穩便』，叫他略待一待。」却自槽上鞭了馬，牽出後門外去；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攛將去；沒半個时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宴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

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個喏，攔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你等七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並本州文書來拿你等七人，說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耽擱。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你怨小弟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喫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裏，賢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蘄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略施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

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來了。

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却怎

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

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

個兄弟，擔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

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個。

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候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

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

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

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會得會。雖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

「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

結義兄弟。吳先生不會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

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用道：「兄長，不須商議。」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奔石碣村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旱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

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耽擱了些。」何壽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低聲稟道：「奉濟州

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是差人就夜去捉。拏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卽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朱仝，一個雷橫。

朱仝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尉司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並土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並兩個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尉司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擎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圍去打他後門，他奔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攙，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

後門埋伏了；等候唵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

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在後門。」朱

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要處。」

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個穀了。」朱

全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

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個火把，擎着攬叉，朴刀，留客住，鈞鑱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

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

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

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

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

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打後門；却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

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吶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全在黑影裏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聽得說，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得，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全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朱全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朱全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你教走了人！」朱全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

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趕去。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士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士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士兵去趕。衆士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尙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見了人情！」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拿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鄆城縣裏來。

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拏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千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三二里田

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擲槍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個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

第十四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直府尹陞廳。

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

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

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在那裏？」

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村裏住。」

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麼？」

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

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

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個便有頭腦。」

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

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

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開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捉得人！」

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

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

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廢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簡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徑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姦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也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漁莊上來。行不十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洼，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賊官都殺盡，忠臣報答趙官家！」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棹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

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

却不是來搗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

箭來，拿着樺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趕來跟前，拿個空。又撐不到兩條港汊，只

聽得蘆葦蕩裏打唢哨。衆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個人棹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一個

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簡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

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

點，那船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衆人捨命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

似搖着櫓，口裏打着唿哨，串著小港汊中只顧走。

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

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裏疑惑，却商議不

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

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

報。何濤道：「這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個做

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

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

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著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

走一遭。」揀一隻疾快的小船，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樺楫，何

濤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划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

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

這裏是甚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

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撾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喫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塘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撞下水裏去。這幾個船裏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的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網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著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只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廝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命差遣，概不繇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網做個『糉子』，撇在船艙裏！」把那幾個屍首都擲去水裏去了。個個唵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

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

這捕盜巡簡領著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

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正沒擺佈處，忽見一叢小船，兩隻價擱住，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著，直衝將來。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寨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却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船隊裏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只得都奔爛泥裏立地，慌做一堆。這時，蘆葦東岸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著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擄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擄死在爛泥裏。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四位好漢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擄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網做糉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小二提將上

岸來，指著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蠹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撿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著，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拗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烏官人，教他休要做夢！這裏沒大路，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晁蓋用公孫勝劉唐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帶了財賦老小，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喽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

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響鑼鳴。晁蓋看時，只見

七八個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並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蠢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階。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五個豬，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作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

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

收留我們？ 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

吳用道：「兄長不見他早間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簡，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齷齪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 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瞅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

次日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

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

日能穀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讎！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穀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只爲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嫉妬賢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

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厮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厮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意。」吳用便道：「頭領爲新弟兄面上倒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說甚弟兄！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沒多時，只見小叟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叟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繇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撚鬚爲號，兄長便可

協力。」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邀請。晁蓋和衆頭領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喽囉擡了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忙邀林冲朱貴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在椅上，把眼瞧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喽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裏放著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敵山小寨是一桂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廩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敵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泥

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

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之人！

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

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

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

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

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搭的火雜雜。吳用把手將

鬚鬚一摸。晁蓋劉唐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

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便去幫

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王倫見頭勢不

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

冲這般兇猛勢頭，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只一刀斃察地倒在亭上，晁蓋見攔了王

倫，各掣刀在手；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轡！」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一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

第十五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林冲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

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却；若有不從，卽以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叫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又讓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杜遷宋萬那裏肯坐，苦苦的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參拜了，分立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

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推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

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下寫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個月，小嘍囉還築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爲憂疑，半月之前染病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人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頭領。」林冲見說了，潛然淚下；因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悵然嗟嘆。

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

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裏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不須兄長掛心，吳某自有措置。」

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集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櫂，船頭上立着一個人。頭帶絳紅巾，都是一樣紅羅繡襖，手裏各拿着留客住。二隻船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船上三個人：一個是阮小二，一個是阮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個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船唿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有重賞！」那三隻船前面走，背後官軍船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船艙裏各拿起一片青狐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趕。趕不過二三里水港，

黃安背後一隻小船飛也似划來報道：「且不要趕！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船隻，人都被他殺下水裏去，船被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廝的手？」小船上人答道：「我們正行船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船來，每船上各有五個人。我們併力殺去趕他，趕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裏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船上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我們急把船回時，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篾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衆官軍只得棄了船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裏。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教衆船不要去趕，且一發回來。那衆船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船又引着十數隻船，都只是三五個人，把紅旗搖着，口裏吹着唢哨，飛也似趕來。黃安却待把船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裏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趕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船盡力搖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裏鑽出四五十隻小船來，船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裏奪路

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內，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通的跳下水裏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船，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捉住，喝道：「不要掙扎！」一時軍人能識水的，水裏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裏都活捉了。

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地晁蓋公孫勝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匹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船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裏安頓了。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連日宴會慶賞。

一日，晁蓋道：「俺們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於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裏，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擺劃：宋押司是個仁義之人，緊地不望我們酬謝。雖然如此，禮不可缺，早晚待山寨安，必用一個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蔣生人去那裏使錢，買上囑下，鬆寬他，便可脫身。」

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雜，以此不能取勝。

太守肚裏正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

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交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裏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糧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抬舉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這夥強人？倘或這衙們來城裏借糧時，卻怎生奈何？……」新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招募悍勇民夫，智謀賢士，準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仰附近州郡，併力勦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收勦，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本州孔目差人齎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疊成文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

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宋江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二三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卻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卻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人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這郟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靜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道：「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

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尙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

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閻婆。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會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却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恐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要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個行院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日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臉撮，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樓房，置辦些家伙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

裏居住。初時，宋江夜夜在那裏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嘶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一見張三，心裏便喜，便和那張三兩個搭識上了，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閻婆惜的事，街坊上人都知道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繇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個月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

忽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個大漢，頭帶白范陽氈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袍；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蹣跚，慌忙起

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面熟，「莫不是那裏會廝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得；立住了脚，定眼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個篋頭舖裏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靜小巷。那漢道：「這個酒店裏好說話。」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靜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

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因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再去謝那朱都頭。」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菓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劉唐喫了酒，量酒人自下去。看看天色晚了，劉唐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裏，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送去。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賢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耍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攔。宋江再三申意衆

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昔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看看天色夜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卻自來算。」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攔住劉唐的手，分付道：「兄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耍處。我更不遠送了，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

第十六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走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屍蓋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去走一遭。」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日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閒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

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慣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

兩個廝跟着，來到門前，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去了？」宋江進到裏面櫪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床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就桶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床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屋裏多遠，他不會來！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常絮絮話

「賤地！」
閻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
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
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爲這婆子來扯，勉強只得上樓去。本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凳子。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棧花的牀，兩邊都是欄杆，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個洗手盆，一個刷子；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個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

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
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卻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
婆惜把手拓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烏亂！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
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撥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躁。」
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
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也別轉了臉。
閻婆道：「『沒酒沒

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菓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

等他下樓去時，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

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個燈；竈裏見成燒着一鍋腳湯，再轆上些柴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鷄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鑊子，在鍋裏燙熱了，傾在酒壺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桶盆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滿金漆桌子。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的？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意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

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待你的三郎喫盞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廝！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燙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覺得有些痒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酒；鏟了大半鏟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褶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個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耍。」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閻婆自想道：「你不來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閒

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要笑！我如今却不要！」

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

却有鄆城縣一個賣糟醅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時常在街上只是幫閒，常常得宋江齎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奔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個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個。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就幫兩碗酒喫。」一逕奔到閻婆門前，見裏面燈明，門却不關。入到胡梯邊，聽得閻婆在樓上哈哈地笑。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檯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唐牛兒閃將入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立在邊頭。

宋江尋思道：「這廝來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個乖巧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蚤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躁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個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又，跟踉蹌蹌，直從房裏叉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被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這婆子乘着

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只一掌，直擲出籬子外去。婆子便扯籬子，撇放門背後，却把兩扇門關上，拏拴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這一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

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睬那乞丐做甚麼？那厮一地裏去搗酒喫，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銜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個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猜着你兩口多時不見，一定要蚤睡，收拾了罷休。」

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灑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個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會見真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

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蚤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甯。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甌上，洗

了脚手，吹滅燈，自去睡了。

兩個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却似「等泥乾撥入廟。」看看天色夜深，窗間月上，宋江坐在杌子上，睨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約莫已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繡枕，扭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睬我些個，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夾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桌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纒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杆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腳後睡了。半個更次，聽得婆惜在腳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

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四更，酒却醒了。捱到五更，宋江起來，面盆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扭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繇，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

門。」宋江出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盞明燈，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蚤？」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兒濃的捧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會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會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覩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漢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喫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杆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裏。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欲在酒樓上劉

唐前燒燬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爲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昨晚要就燈下燒時，恐怕露在賤人眼裏；因此不曾燒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

我常時見了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拏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急急奔回閻婆家裏來。

宋江撞到房裏，逕去牀頭欄杆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气，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噪，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

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扭過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杆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我不是了，明白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

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會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聽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兩個，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噴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個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件也依得。」閻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

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個貓兒不喫腥？」

「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

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裏接捺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

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不送！」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

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
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願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帶
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裏！」「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
奪。那婆惜那裏肯放。宋江在床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狠命只一拽，倒拽
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惜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
」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
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
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仃伶仃落在枕頭上，連忙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
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

第十七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奔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個胸胸廝撞。閻婆

問道：「你兩口兒做什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

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

「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個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

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

走，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

」宋江道：「這個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叫你豐衣

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

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個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件作行人入殮

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

討具棺材盛了，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票子與

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

也說得是。」

兩個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個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扭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那裏沒個解救，恰好唐牛兒托一盤洗淨的糟盞，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結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緣，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車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

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個！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擱。衆人向前，一個帶住婆子，三四個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

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個婆子跪在左邊，一個猴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個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個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搗碗酒喫，被這閻婆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盞，遇見閻婆結扭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絲。」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個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隨即取了

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行人并坊廂里正鄰右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簡驗了。身邊放着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擔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這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細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列。」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並兄弟宋清現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

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個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並兄弟宋清。公人去了多時，回縣來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個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個！」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全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

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士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繇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會回莊上來。」朱全道：「雖然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士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上！」朱全道：「這個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噴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豎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朱全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栓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見了朱全，喫了一驚。朱全道：「公明哥

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爲你開常和我最好，有的事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堂底下有個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板蓋着，上便壓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個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個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個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縲紲之厄！」朱全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他有兩個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願來取。」朱全道

：「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全，再入地窖子去。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朱全雷橫叫了土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裏。」宋江那廝，自三年前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說得過！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叫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須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個，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繇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

衆人——四十個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全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繇。兩個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

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宋江從地窖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覷，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個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事

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裏使個得託的人寄封信來。」

當晚弟兄兩個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個打扮動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上穿白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縵，下面纏腳絨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懃懃服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個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弟兄兩個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奔兀誰的是？」

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會拜識。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說他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見世的孟嘗君。我兩個只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會得會。」

第十八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宋江弟兄兩個，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名，只怨悵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莊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

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想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攔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既到敝莊，俱不用憂心。」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個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

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輪替着把盞，服侍歡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右。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個

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宋江道：「我且躲杯酒。」便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個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盞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跳在火鏟柄上；把那火鏟裏炭火都鏟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過！如今却聽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却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跳了火鏟的事說了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殺，問他敢比得我鄆城宋押司，他可能！」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得，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得他是

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

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不要見他說甚的！」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里，近便只在你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

「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

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信今日早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

此錯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

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

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間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

字，不期今日却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

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攬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

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謙了半晌，

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

中歡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

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廝卻不曾死，救得活了。

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瘧疾，不能動身回去。卻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跳了斂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只怕病倒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

過了數日，宋江取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裏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緞正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身衣裳。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個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

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因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

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襖，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背上包裹，提了哨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等武松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

三個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閒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尊兄不必遠送。嘗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個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菜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三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

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

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三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

客官喫，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釀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願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願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殼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

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儻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

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縮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

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說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武松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紙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害傷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

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跟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

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下，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

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脫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捺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

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剝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

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却怎地鬪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阿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紉在身上，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你……你……喫了惚滓心，豹子膽，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個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

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喫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了便了。」衆人身邊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

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鬪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面前，將一乘兜轎抬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

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腔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個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個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人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抬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把緞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個莊客將乘涼轎來抬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

面，也掛着花紅綬疋，迎到陽穀縣裏來。

那陽穀縣人民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了來，盡皆出來看，鬧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壘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個漢，怎地打得這個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得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個大蟲受了相公的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抬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松跪稟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

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

第十九回

陽穀縣武二遇見

紫石街金蓮戲叔

一日，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個？」武松回過頭來看了，叫聲：「阿呀！你如何却在這裏？」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卻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常時喫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

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

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使女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卻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卻來他家裏癩惱。那武大是個懦弱本分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

是。」

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個灣，來

到一個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闌處，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

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斷見。」武大郎接了

擔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

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

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

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

禮。」那婦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

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

坐。」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

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那婦人

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

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服侍。」婦人道：「那等人服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不強似這夥腌臢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婦？可取來廝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會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

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

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

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却教我撇了下來！」

「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燙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個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

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卻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

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

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

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

「武松有個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

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個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個木匠，就在樓

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牀，裏面放一條桌子，安兩個杌子，一個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

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舀

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

早些個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早

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喫了飯，婦人

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裏撥一個土兵來

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服侍了別人。」

便撥一個土兵使用，這廝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餛飩、茶菓，請鄰舍喫茶。衆鄰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

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那婦人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獨自一個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敢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

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裏搭了。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裏一個相識，請喫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東，我不耐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個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栓，後門也關了，却搬些按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得他來！等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個杌子近火邊正坐。火頭邊桌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個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個閩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

一個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得甚麼。曉得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那裏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那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筴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怕冷？」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筴，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管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筴，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

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撥開了杌子，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

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傲聲，喫鄰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喫點心，我和你喫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勝靴，着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纜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願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再不

許你留這廝在家裏宿歇！」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得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士兵，拿着條匾擔，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繇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也好！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又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陽穀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

想起武松來，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

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

武松領了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個土兵，却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了炊餅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廚下去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豔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進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

地。」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個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願把眼來睜武松。

武松只願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

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喫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待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甚麼？豈不聞古人道：『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

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擱不住的醜老婆！

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醜色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

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

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

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你

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

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

了。那婦人自粧許多好僞張致。那武大武二弟兄自再吃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

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

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

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

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

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個精壯土兵，縣衙裏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

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披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

第二十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武松到東京知縣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開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個月。去時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的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又寫「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了。」

那婦人正在樓上，聽得武松叫一聲，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隣壁王婆聽得，生怕洩撒，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武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

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纏，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

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悽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

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看那土兵時，駒駒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爬將起來，看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嘆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這一死必然不明……」

天色漸白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那婦人道：「見有藥帖在這裏。」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土兵，走到紫

石街巷口。問士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士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士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士兵去了。武松却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歸了，嚇得手忙腳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一個袋兒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閒話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會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口，并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醜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量酒的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武松掙起雙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羸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

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聞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住脛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子便是一個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并然不知前後因地。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旂，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要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張，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己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

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名姓，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

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遭。」

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裏，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出五兩來銀子，「你拿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

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耶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鈎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一逕奔去尋他，巨耐王婆老豬狗攔住，不放入屋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苦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擔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豬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撒出街上，一頭頂住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

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松問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

三個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證見。要相公作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並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裏。當日西門

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

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並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教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

「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俱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士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

武松自帶了三兩個士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士兵買了個豬首，一隻鵝，一隻鷄，一擔酒，和一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士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

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婦人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

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諸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士兵

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士兵後面澆酒，兩個士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

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

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

備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武松道：「

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個都心裏道：「

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

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

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

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

繇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那

對門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這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

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兩壁是誰？」王婆道：「

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會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

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蠢鹵，胡亂請些個。」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着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桌子。衆鄰舍却待

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干高鄰在這裏，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臆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驚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廝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麤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讎報讎』，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的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身上！慢慢的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脍察子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捉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桌子把那婦人輕輕地提將過

來，一交放翻在靈牀面前，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豬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土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好了桌子；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脛膝抖着道：「小……小人……便……寫……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

胡正卿拿着筆拂那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教說甚麼？」

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道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剛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個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擱兩擱。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牀子前，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如何和西門慶通姦，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因何設計下藥，毒死武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叫他說一句，却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咬盡！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寫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鄰舍畫了名，也畫了字。叫土兵解賭膊來，背接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

裏。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牀子前，拖過那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今日兄弟與你報讎雪恨！」叫士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扯開胸脯衣裳。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裏銜着刀，雙手去挖開胸脯，搥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武松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兇，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士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揩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個喏，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士兵，也教押王婆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士兵在樓下看守。

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奔西門慶藥鋪前來，看着主管，唱個喏，問道：「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靜巷內，驀然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死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

門慶去向！ 你若妄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 主管道：「却纔和……和一個相識：……去……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 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 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 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 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 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去，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擲將來。 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腳踏上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 武松却用手略按一下，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 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 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腳手，也倒了。 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腳來。 武松只顧奔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 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燎一燎，左手一拳，燎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却被武松略躲個過，就勢裏從脅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摔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

去！」那西門慶怎當武松神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武松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提在手裏；把那口刀，一直奔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昇天界！兄弟與你報讎，殺了姦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

第二十一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武松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對四家鄰舍道：「我又有一句話，對你們高鄰說，須去不得！」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

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到縣裏來。

此時鬧動了一個陽穀縣，街上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吏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件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簡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簡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

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服，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亡。』」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送。

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鬧動了衙門口。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

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

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細斷。」

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常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個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讎，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

廷明降，寫了犯繇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枷，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剛！」上坐，下擡；破鼓響，碎鑼鳴；犯繇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頓。

武松帶上行枷，看副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只是小心服侍他，不敢輕慢他些個。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個公人喫。

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燦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着籬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指道：「那裏不有個酒店！」三個人奔

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去。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叫做甚麼去處？」

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

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

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

接，說道：「客官，歇腳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個公

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柏木桌凳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

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個公人說道：

「這裏又沒人看見，我們就擔些利害，且與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

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

掬道：「客官，要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願燙來。肉便切三五斤來。

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

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

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灶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

「大樹十字坡，

客人誰敢那裏過？

肥的切做饅頭餡，

瘦的却把去填河！」

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酒，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

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
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喫幾碗。」
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
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
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盞渾色酒來。

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最好。」
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燙來你嘗看。」
婦人自忖道：「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發作

得快！那厮當是我手裏行貨！」
燙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嘗這酒。」
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顧拏起來喫了。
武松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
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哂，道：「好酒！還是這個酒衝得人動！」

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
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噤了口，望後撲地便倒。
武松也雙眼緊閉，撲地仰倒在筵邊。只聽得笑道：「着了，絲你奸似鬼，喫了老娘洗脚水！」
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
只聽得飛奔出三兩個蠢漢來。聽他把兩個公人先扛了進去，這婦人便來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

纏袋。想是捏一捏，約莫裏面已是金銀，只聽得那婦人大笑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聽得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隨聽他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只聽得那婦人喝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聽

他一頭說，一頭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抱抱將攏來，當胸前攔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只見那婦人殺豬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掙扎。這時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

武松問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那人便叫婦人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嫂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伯伯裏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在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窮徑。忽一日，有個老兒挑擔柴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廝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窮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切餛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

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會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怨地，也爭些兒壞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人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經過。

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彀去……」

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肢。如今只留得一個鐵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都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會救得這個人，心裏常常憶念他。又分付渾

家道：『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卻是如何起了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灑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嫂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嫂休怪。」

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綳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歡喜不盡，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

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願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個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服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撻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恁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吃！」武松笑將起來。

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

那兩個火家自己去宰殺雞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坐。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花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個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碟。張青勸武

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鑄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個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顧吃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感激張青夫妻兩個。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九年，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爲弟。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個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灑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

第二十二回

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與兩個公人來到孟州城裏，直至州衙。州尹看了東平府文牒，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個公人回去。隨即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個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狠狠。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你說這話！」古人道：「不怕

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個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問道：「那個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碎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倒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未了，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

你衆人閃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爲事的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吆呼一聲。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縷鬚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會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會害！酒也喫得！飯也吃得！肉也吃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會害便了。」武松道：「不會害！不會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鉤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你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

三四個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到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吃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把索子細翻着，着蠶薦捲了你，塞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罐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再理會！」武松把那罐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吃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

來，只見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罐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吃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繇他！便死也做個飽鬼！落得吃了，却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一陣來，一個提着浴桶，一個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個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個便把紗帳將來掛起，鋪了藤簟，放個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個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個人提着桶洗面水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個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個簪子，裹了巾幘；又是一個人將個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想道：「繇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吃了！」武松吃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

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卸便當。」

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個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來到前面一個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到這般去處？」

比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入來，手裏提着一注子酒。

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只熟鷄，又有許多蒸捲兒。那人便把熟鷄來撕了，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如何？」到晚又是許多

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是這般想，

卻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

閒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卻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卻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卻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

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撈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

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有個闕眼，是縛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

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吃，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

「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

人是管營相公家裏體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

我？吃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武松道：「

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吃？」那人

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却說話。」武松道：「却

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個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

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會和我相會，我

便吃他的酒食。」那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

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

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却又蹊蹺！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個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個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

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覲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

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這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耍！倒教武松癡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爲兄長是個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是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只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個來到天王堂前，衆因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個嬌惰了，那裏拔得動！」

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個拳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拳一拳。」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個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

施恩請武松到私宅堂上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

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諱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攔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個酒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

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腳，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會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那廝一頓拳腳打了，兩個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創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練那班兒正軍，若自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養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先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

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

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

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哪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哪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我可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

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

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

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裏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

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

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

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

武松聽罷，唱個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前。

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

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

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

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裏又無外人。」

便叫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殺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

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個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讎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飲過酒，施恩納頭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開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個僮人又來服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

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個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個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

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個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果品殺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個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

施恩和武松兩個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殺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

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個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卻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腳，問道：「此間是個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兩個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個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武松施恩兩個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個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

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頭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己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

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個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寫着四個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武松看了，瞅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武松

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個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啣一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酒與他罷。」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斷那裏喫醉了，來這裏計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

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鬢，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託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個的，都搶來奔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樁在裏面；又一個酒保奔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個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個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個人在酒地上爬不動。這幾個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個。武松道：「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

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蠟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

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蹶，蹶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道：「第一件，要你就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你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

「忠都依！」
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額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
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腳，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個直得甚麼！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個，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
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啞啞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個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
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
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

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那兩個烏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掙扎；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淋漓都拖着酒漿；那幾個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
武松與衆人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
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
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
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

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我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厮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厮一條性命。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

第二十三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鴛鴦樓

在暮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當日施恩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來

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現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體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服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張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他當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裏尋思道：「難得這個張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看我，多管是不能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洩他的，武松對張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緞疋……等件。武松買個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

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丫環養娘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抬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喫得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槍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天

時，約莫三更時分。

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不隄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賊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我倒抬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抬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籐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

衆軍漢把箱子抬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賊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賊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賊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

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賊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武松下到牢裏，尋思道：「叵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

套坑陷我！我若能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腳晝夜匣着；又把木扭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

施恩已有人說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說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來報仇，買贖張都監，却說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犯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洵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贖這張都監，商量說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

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却快着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

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放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來，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泅人上下去使用，催攔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來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

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

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賺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

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脚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

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着；因此小弟不能彀再進大牢裏看望兄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廝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廝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

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

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廝到來撩撲老爺！」武松右手却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了那熟鵝來只顧自喫，也不睬那兩個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稜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

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

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個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趕上去，擲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擲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個；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個屍首都擲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擲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

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逡巡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擗草棍，拔了擗，却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脚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

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裳穿了；拴縛得緊轆，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却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

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攔都提過了。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已都認得路數，逕

逕到鴛鴦樓扶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時親隨的人都服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

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

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讎！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

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

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

曉。」張團練道：「這四個對付他一個有甚麼不了！——再有幾個性命也沒了！」蔣門神

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武松聽了，心頭火高三

千丈，沖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揷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燈燭熒煌，一兩處

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被武松當頭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割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接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牆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扁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個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個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樓梯邊看時，却是兩個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個人進樓中，見三個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

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

武松提了刀，下樓來，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裏踏扁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

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喜不甚高。

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

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塔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

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鬆！」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

東小路便走。

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尙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痕發了又疼，

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奔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撻鉤把武松搭住。兩個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個男女道：「這個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

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個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羊的一般，腳不點地，拖到村裏來。

這四個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繇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個小門裏面還點着碗燈。四個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着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那四個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

沒一盞茶時，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個婦人，背後一個大漢。兩個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個不是叔叔？」那大漢道：「果然是我兄弟！」武

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個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個氈笠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敘禮罷，張青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便把如何得蒙施管營兒子金眼彪施恩每日好酒好肉相待；如何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如何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設智陷害；如何轉配恩州，在飛雲浦殺了兩個公人和兩個蔣門神的徒弟；如何再回孟州城裏去，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都殺了；如何跳城出來，因一時困倦，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個綁縛將來：一一說了。那四個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個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為連日博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裏歇，我四個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撣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個！」張青夫妻兩個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

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之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

「那四個搗子只顧磕頭。武松喚起他們來道：「既然你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

三二兩銀子，賞了他們，四個自去分了。

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撻鉤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個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敘。

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簾刺一般緊急，紛紛擾擾，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

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你心中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身得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龍山寶珠寺。我哥哥魯智深和甚麼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拿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會去得。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轉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濟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

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嫂嫂，你

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銀，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却不要嗔怪。」武松道：「嫂嫂說的定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個頭陀打從這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戒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纏緜，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鑽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半夜裏鳴嘯得響，叔叔前番也會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世前緣？叔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取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

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我身上做的！」

着了皂直裰，繫了纜；把氈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戒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個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

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着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好像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得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纜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只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

保重！千萬拜上魯揚二頭領！」
武松辭了出門，插起雙袖，搖擺着便行。
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個行者！」

第二十四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武行者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村，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沒人盤詰他。

時遇十一月間，天氣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險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巔山亂石。看那酒店時，却是個村落小酒肆。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多賣

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攪塞。」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原來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會見這個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

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個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只等二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甕酒在那裏？」店主人道：「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甕酒來，開了泥頭，倒在一個大白盆裏。武行者偷眼看時，却是一甕響下的好酒，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武行者不住聞得香味，喉嚨癢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

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燙。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絲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饑」，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廝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甕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甕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會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會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跟頭，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得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瞋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

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個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中；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腳麻，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漢救上溪來，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彈不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

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喫酒了！」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喫。桌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用筯，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鷄都喫個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

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扯腳不住，一路上搶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繞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個空；用得力猛，頭重腳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黃狗便立定了叫。冬月天道，雖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得當不得，爬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亮得耀人。便再蹲下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再起不來，只在那溪水裏滾。

岸上側首牆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拿木鈹白棍。衆人看見狗吠，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三二十個莊客，都拖鎗拽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唢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陀便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提這廝去莊裏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

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繞着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來，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叫：「取一束藤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弟兩個又打甚麼人？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繇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道：「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

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敘舊話。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宋江。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裏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接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宋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裏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厮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任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關毅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便把自家的事從頭備

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兄弟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

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

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推着痛疼，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豬，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謁拜。又有幾門下人，亦來拜見。宋江見了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了：菜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和尚魯智深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往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

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生同死，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只是緣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

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

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了一日，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戒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却不受，孔太公父子只願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戒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氈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行者兩個。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

宋江和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

行。兩個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相別。」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撥魯智深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走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少戒酒性。保重！保重！」

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

遠遠的望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會問得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

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綑做糞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宋江尋思道：「我的造物直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個烟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焚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彈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歎氣。

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戴着鵝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

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攙了繩索，一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鬚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他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個頭領坐下。只見一個小嘍囉接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剗心尖刀。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嘍囉，

道：「且不要潑水！」燕順問道：「他那廝說甚麼『宋江』？」小喽囉答道：「這廝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前來又問道：「你是那裏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黑三郎宋江。」燕順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喽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己身上穿的綵紅紵絲衲襖脫下來，裹在宋江身上；便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便叫王矮虎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連忙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剜了自己的眼睛！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絲，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一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

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屍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并孔太公許多時，及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晚直喫到五更，叫小喽囉服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個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裏去了！」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

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喽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個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點起三五十小喽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喽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個婦人。只有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

裏？」小叟囁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

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

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

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攔住那婦人，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請三位坐。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

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

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

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

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

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

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

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裏須不好看。」宋

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

宋江道：「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服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個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恁地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願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

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半路上撞見劉知寨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毅下山？」那婦人道：「那廝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嚇得他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

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的道理說便了。」

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擡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腳後跟直打着腦杓子！」衆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豬，賞了七八十人。

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個好漢將了酒菜餚饌，直送到山下三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了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會。」唱個

大啗，分手去了。

第二十五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宋公明獨自一個，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後，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你只願講

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並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繇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這厮又是文官，又不識字，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朝廷法度，無所不壞。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厮嘔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禽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厮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

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教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讎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

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宮觀寺院，閒走樂情。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閒。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屆元宵節近。

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事，準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

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選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裝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

正值元宵。是日，清明得好。宋江對花榮說道：「聽得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撥開步同往。

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

宋江道：「最好。」

却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入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並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斷挽着，來到大王廟前，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了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已人却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牆院裏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

兒，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個笑的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笑的黑矮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

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廝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廝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殼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裏，今日如何能殼下山來，却到我這裏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廝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絲我叫大王，那裏保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倒把我強扭

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疔。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

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漢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宣。」

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廝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強人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濟州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

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

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奔至劉高寨裏來。把門軍漢見了，那裏敢攔擋；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吃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鎗。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他家裏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

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三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

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開，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左手挽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左邊門神的骨朵頭！」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這頭盔上朱纓！」驄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

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廝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話，和那廝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

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巨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個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副！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丈；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

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擱，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外去了。

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個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個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劉高終是個

文官，有些算計。當下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鬪毆之事。我却如何奈何得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省得受那廝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槍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一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保看。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

這青州府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實。」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

上，分付他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酒食款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做個囚車，把這廝盛在裏面！」頭上帶了紅絹，插一個紙旂，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繇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

此計却似『壘中捉鼈，手到拿來！』」

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繇。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特差黃某齋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個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敘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花榮只得叫備馬。兩個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個人都相見

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敵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幕裏走出三五十個健壯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你家老小！」花榮叫道：「也須有個證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證見！教你看真賊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無移時，一輛囚車，

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時，却是宋江；目瞪口呆，面面觀，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

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你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你要枉害人性命。」

第二十六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並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

取路奔青州府來。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徧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三二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哎呀呀！十萬卷經！三十壇醮！救一救！」驚得臉如成精東瓜，青一回，黃一回。這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納襖，腰懸利劍，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廝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三個好漢睜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沒時不放你過

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裏，待你取錢來贖！」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擂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住。劉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黃信那裏顧得衆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下劉高，見頭勢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輛。花榮已把自己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却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反剪了劉高，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却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把馬先送上出去。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

原來這三位好漢爲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蓋爲號，拿了花知寨並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兩個，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裏來。

當晚上得山時，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個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讎，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厮！」宋江罵道：「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剷，那顆心

獻在宋江面前；小喽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斷，濫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衆皆大笑。

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入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却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連夜便點起人馬，來日早行。」

秦明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卒，大刀闊斧，逕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吃罷，放起一個信砲，直奔清風山來，揀空關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

只聽得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看時，却見衆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喏。秦明大喝道：「花榮！你如何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花榮陪着笑，道：「總管聽稟：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廝無中生有，官報私讎，逼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擂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廝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霍地撥回馬，恰要趕殺衆人，却早一閃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

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嗚叫鳴鑼擂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面擡木，砲石，灰瓶，金汁，從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秦明怒極，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響，一陣紅旗軍出來。」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徑。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山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秦明怒壞，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漢，紅旗都不見了。秦明嗚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裏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

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聲亂鳴。

秦明轉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火把呼風噓哨下來。秦明急待引軍趕時，火把一齊都滅了。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

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照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下大罵。花榮笑答道：「秦統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秦明怒喊道：「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作理會！」

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為強。你且回去，明日却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却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炮，火箭，一齊燒將下來；背後二三十個小喽囉做一

羣，把弓箭在黑影裏射人；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此時已有三更時分，衆軍馬正躲得弓箭時，只叫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裏，各自拚扎性命。爬得上岸的，盡被小嘍囉撓鈎搭住，活捉上山去了；爬不上岸的，盡淹死在溪裏。秦明此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行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擲下陷坑裏去。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鈎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剝了渾身衣甲，頭盔，軍器，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都解上清風山來。

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嘍囉縛綁秦明，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緣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却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隨取錦緞衣服與秦明穿了。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却是甚人？」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鄆城縣宋押司，諱江的便是。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忙答道：「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

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問道：「兄長如何貴足不便？」

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詞，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

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便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拿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裏，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喫了數杯，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盜甲，馬匹，軍器，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

本不堪歌馬，權就此間落草，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秦明聽罷，便下廳道：「我秦明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得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頭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秦明那裏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得是。」再上廳來，

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二爲衆好漢勸不過，開懷喫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這裏衆人自去行事。

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洗漱罷，便要下山。衆好漢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喫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急性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

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秦明上了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巳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家，却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燒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秦明

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高拽起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擂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擂起鼓來，吶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人馬來打城

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你時，把你這斷碎屍萬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這廝的馬匹，衣甲，軍器，頭盔！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看見遍野火燄，尙兀自未滅。

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個死處。肚裏尋思了半晌，縱馬再回舊路。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同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該劓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

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狼牙棒罷！」宋江便道：「總管息怒。小人有個見識，這裏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管可以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喽囉已安排酒菜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堅意不肯，却又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却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却又怕鬪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立辦裝奩，與總管爲室，如何？」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榮仍請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秦明花榮及三位好漢依次都坐，

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

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讎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却是多幸，多幸！」

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了狼牙棒，飛奔清風鎮來。

第二十七回

小李廣山坡射戟

石將軍村店寄書

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提防，牢守柵門，又不敢出戰；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

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敘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中入了夥。你又無老少，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會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

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秦明和黃信兩個正在公廳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擂鼓，殺奔鎮上來！」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少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

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

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

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己房內。

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

燕順道：「與你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

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

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

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

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

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

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

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

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出備。喫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

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裏入夥？」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二百匹好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

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仗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匹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

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

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大闊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面兩起車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甲，擁着一個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在山坡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個穿白少年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播，那兩

個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與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攢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鬪到深澗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却攪成一團，上面絨絨結住了，那裏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絨較親處，颼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絨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鬪，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殼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斷

殺。不想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四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公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籬入夥，驍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那兩個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裏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要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奏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

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

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旁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裏來。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個。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那人時，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鬚髻；桌子邊倚着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八三碗。有肉便賣來。先與他衆人喫，回來我這裏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客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挪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絲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桌子，

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鴛鳥不換！高則聲，大頓子拳不認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廝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裏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綽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地點頭；又問：「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我却都認得；你在那裏與他兩個廝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便要認

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弟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惑，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名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會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名勇說了。石名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不

「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

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

安」二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

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

誤！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把頭去壁

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來。燕順石勇兩個勸

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

掛；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

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去了，那時

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也。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

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誤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

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

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

「個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黏，交與燕順收了；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你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

第二十八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暫歇一歇。

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

必是減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爲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纔在我這裏喫了酒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你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裏喫了酒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只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了酒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宋江聽了，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不戴孝，心中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却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

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死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

你休埋怨他。我却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半。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事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

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全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

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

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緣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

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

全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裏去了。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

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

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升。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

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撥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送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况已經赦宥的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覓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服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

位都頭進做莊少做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

次早五更，回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清絲，赦前恩

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

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裏等

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

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

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江灑

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

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棄擲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自回家中侍奉父親。

太公。

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服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甯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

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帶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謊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

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不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會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

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

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兄弟攬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

劉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

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待與你們相會。」

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

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繇你們怎地商量。」小喽囉去報，不多

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道：

「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

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

晁頭領多時不會得與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

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

他兩個放心：甯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

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思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捎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喫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晁蓋道：「直如此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日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走到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兄弟們

相愛之情！宋江是個犯罪囚人，不敢久停，就此告辭。」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

雖然仁兄不肯要讓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在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到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

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會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

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願教小可

明喫了官司；及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

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

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

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

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

裏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

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

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一日能行八百

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

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個人廝趕着，奔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個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哩，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喫再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一個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有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一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赤色虬鬚，紅

絲虎眼；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唱個喏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裏有甚麼肉賣？」

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裏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喫酒。」

宋江道：「倒是先還了錢喫酒，我也喜歡。等我先取銀子與你。」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睨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裏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一面篩酒。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喫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喫，我便將去燙來。」那人燙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喫？三人各喫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喫得一碗便怎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覷；麻木了，動彈不得。酒店裏那人道：「慚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巖邊人肉作房裏，放在鍋

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打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見着這等一個囚徒！」

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奔上嶺來。那人却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裏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裏耽擱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裏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裏過來，別處又無路。他在鄆城縣時，我尚且要去和他廝會；今次正從這裏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躋上山

嶺，來你這裏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個甚麼人？」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非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真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會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會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

四個人進山巖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

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看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又有若干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會動手！爭些兒誤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裏，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

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道：「這裏正是那裏？」不敢動問兩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梢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裏貨賣，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一個叫做翻江屨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李俊又道：「聞知哥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歎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尙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厮覷道：「我

們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衆人聽了都笑。

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並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置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裏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齋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了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

第二十九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煙輻集，市井喧嘩。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裏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挨入去看時，却原來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

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開口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

如要筋骨膏藥，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齋發，休教空過了。」那教頭把盤子掠了一遭，沒一個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

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

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

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裏，便收科道：「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

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難得這位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顛

倒齋發五兩白銀！正是『當年却笑鄭元和；只向青樓買笑歌！』慣使不論家豪富，風流不

在着衣多。」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咱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

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值得幾多！不須致謝。」

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裏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搭着雙拳來打宋江。宋江應道：「我

自賞他銀兩，却于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

宋江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劈臉打來。宋江躲箇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膀，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跟踉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個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爬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

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種經略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薛永聽罷，便拜。宋江連忙扶住道：「少敘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却爲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喫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喫。」宋江問道：「緣

何不賣與我們喫？」酒家道：「却纔和你們廝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若是賣與你們喫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裏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廝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辭別了自去。

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喫酒。那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喫！你枉走！白白費力！不濟事！」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做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說話。三個來到市梢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裏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個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走。看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暗，宋江和兩個公人心裏越慌。三個商量道：「沒來繇看使鎗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裏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宋江見了道：「兀，那裏燈光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個小心，借宿一夜，

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正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要緊？」

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裏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即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裏面草堂去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裏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喫。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人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裏面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裏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快樂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去了行枷，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在眼里。三個淨了手，入進房裏，關上門去睡。

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

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裏面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到處照看。宋江在門縫裏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把火把到處照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定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不肯去睡，瑣瑣地親自點看。」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爲頭的手裏拿着朴刀，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個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的那漢。

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裏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鎗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太公道：「你哥哥喫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巨耐那厮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便去鎮上撒科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裏走一個囚徒來，那厮做好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却恨那賣藥的腦掀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裏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厮們喫酒安

歌。先教那廝三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喫我叫了賭房裏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弔在都頭家裏，明日送去江邊，網做一塊拋在江裏，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裏去宿了。

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廝！」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于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會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喫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去房裏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擎着朴刀，逕入莊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廝得知，必然喫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說，莊客如何敢瞞？」兩個公人都道：「說得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門前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墻子出去罷。」

兩個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便從房裏挖開屋後一堵墻子。三個人便趁星光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個更次，望見前面滿目蘆花，

一派大江，滔滔滾滾，正來到潯陽江邊。只聽得背後喊叫，火把亂明，吹風唳哨趕將來。

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裏越慌，腳高步低，在蘆葦裏撞。

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一帶大江攔截，側邊又是一條闊港。正在危急之際，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宋江見了，便叫：「梢公！且把船來救

我們三個！俺與你幾兩銀子！」那梢公在船上問道：「你三個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裏

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這裏。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多

與你些銀兩！」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攏來。三個連忙跳上船去。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

艙裏；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揸開了船。那梢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好響

聲，心中暗喜；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有

十餘個火把，爲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約莫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裏叫道：「

你那梢公快搖船攏來！」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裏，說道：「梢公！却是不

要攏船！我們自多謝你些銀子！」那梢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

的搖將去。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搖攏船來，教你都死！」那梢公冷笑幾

聲，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梢公，直恁大膽不搖擺來？」那梢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梢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原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那梢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擺來和你說話。」那梢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去得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那梢公道：「趁船的三個都是我自家親眷，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搖擺來，和你商量。」那梢公道：「我的衣飯，倒搖擺來把與你，倒樂意！」那長漢道：「張大哥！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你且擺來！」那梢公一頭搖櫓，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却是不搖擺來，倒喫你接了去！你兩個只得休怪，改日相見！」

那梢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個人在艙裏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

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只見那梢公搖着

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游只愛錢。

昨夜華光來趁我，臨行奪下一金磚！」

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到：「他是唱耍。」三個正在艙裏議論未了，只見那梢公放下櫓，說道：「你這個撮鳥！兩個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個却是要喫『板刀麵』，却是要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是『餛飩』？」那梢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個，都剝你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時，你三個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梢公喝道：「你三個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那梢公喝道：「你說甚麼閒話！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老爺喚作有名的狗臉張爺爺！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

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梢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道：「你三個要怎地？」宋江仰天歎道：「爲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運累了你兩個！」那兩個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裏去！」

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望着江裏。只見江面上嘩嘩啞啞櫓聲響。梢公回頭看時，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急溜下來；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手裏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梢頭兩個後生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梢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裏貨物，見者有分！」這船梢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會帶挈兄弟。」大漢道：「張家兄弟，你在這裏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着三頭行貨來我船裏，却是兩個鳥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裏人。」

他說道，送配江州來的，却又頂上不帶枷。趕來的岸上一夥人却是鎮上優家哥兒兩個，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喫，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嘶熟，便艙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驚道：「真個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個搖櫓的：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江蜃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裏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誤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梢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請問高姓？」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姓張，是小孤山下人氏，單名橫字，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纜了船，艙裏扶宋江并兩個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

兄弟，我嘗和你說：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 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

張橫敲開火石，點起燈來，照着宋江，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

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

江州。」張橫聽了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的便是小弟；我

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裏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異名，喚做浪裏白條張順。當

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揚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

道：「我弟兄兩個，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靜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

人，貪省貫百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裏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

客人，背着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裏，歇了櫓，拋了錨，插一把板刀，却

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

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捉定腰膀，撲漚地攛下江裏，排頭兒定要三貫。

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數得足了，却送他到僻靜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

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那時我兩個只靠這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在滄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去村裏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船。

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提了燈，投村裏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了哥哥。」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兄弟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噙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如何與這三人廝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是兀誰？」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

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人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哥哥名弘，綽號沒遮欄。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欄。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裏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過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

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豬，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裏，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朗朗，穆春已取到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

江等衆位飲宴。至晚，都留在莊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裏肯放，把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閒翫，觀看揭陽市村景致。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裏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齎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一行人都送到潯陽江邊。穆弘叫隻船來，取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灑淚而別。

第三十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條

宋江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梢公非比前番，使着一帆風篷，早送到江州上

岸。宋江方纔帶上行枷。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賺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裏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

宋江自央流人請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

營裏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杯，管營處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

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句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願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

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絲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裏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撥條凳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願。」你如何逼取人財？」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那兇獸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斷一百訊棍！」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闕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那人怒

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那裏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

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奔入江州城裏來，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裏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閒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

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會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却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就誤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願。」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做「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本事：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關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菜餚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

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關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鐵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

少坐，我去叫了這廝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着一個黑凜凜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喫了一驚，便問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個是小弟身邊牢裏一個小牢子，姓李，名達。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個異名，喚做黑旋风李達。他鄉中叫他做李鐵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爲他酒性不好，人多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又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

李達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廝怎麼蠢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達道：「我問大哥，怎地是蠢鹵？」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蠢鹵却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閒常你要去投奔他的義士哥哥。」李達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廝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達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閒人，我却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

李達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

江運忙答禮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齋喫，換個大碗來篩！」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叵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爲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得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討這十兩銀來還兄長？」

1
了
天

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見外。些須銀子，何足掛齒。經他去賭輸了罷。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斷本事自有，只是心靈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却去城外閒蕪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

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

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儻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

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到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賭的却待一博，被李逵劈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聲「

快！」肥賭地博一個「又」。 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 李達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 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 李達又拿起頭錢叫聲「快！」 肥賭的又博個「又」。 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上兩個『又』！」 李達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 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卻說甚麼？」 李達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 小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 李達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 小張乙道：「李大哥，你聞常最賭得直，今日如何怎麼沒出豁？」 李達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攆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就道：「老爺聞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遞！」 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達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達指東打西，指南打北。 李達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哥，那裏去？」被李達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怎麼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

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

李逵正走之時，聽得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膀，喝道：「你這厮如何却捨擲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閒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得記了冤讎。」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會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杯，

就觀江景則個。」

三人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來副座頭。戴宗便揀一副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果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喫！」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餚饌。李逵笑道：「真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個人，心中歡喜，喫了幾杯，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喫，便問戴宗道：「這裏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

整齊器皿！」拿起筋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呷幾口湯汁。李逵並不使筋，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一頭忍笑不住，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筋不喫了。戴宗道：「兄長，一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後，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叵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三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桌子上。李逵見了，也不便問，大把價揀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三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

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強似喫魚？」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却醜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笑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晚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怎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實不假。」

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裏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

也未會燒，如何敢開船！那裏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筴篾來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櫃板底下一絞摸時，那裏有一個魚在裏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筴篾攔住，以此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筴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筴。那七八十漁人都奔上船，把竹筴來打李逵。李逵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裏面單繫着一條碁子布手巾兒；見那亂竹筴打來，兩隻手一架，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亦條條地，拿了截折竹篙，上岸趕來打行販，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

正熱鬧裏，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

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髻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鼻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廚要打誰！」李逵不回話，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的牛般氣力，直搶將開去，不能彀攏身。那人便望肋下攛得幾拳。李逵那裏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脚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脫身，一道煙走了。戴宗埋怨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儻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你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己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喫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臄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得背

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要和你見個輸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髻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走的不是好漢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擺來，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一撿；撩撥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更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要見個輸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把船一撿，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個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底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扎掙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滾將

下去；兩個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顯渾身黑肉，一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個不喝采。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老大喫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裏白條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他，却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赶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下水裏，赴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赴水。張順早赶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滄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

張順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會認得他麼？」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浼得我殺了！」張順道：「你也打得我好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在水裏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會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裏亦不會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李俊裏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

在營內，不會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裏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得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個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却與壯士相會。

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傑，豈非天幸！且請同坐，再酌三杯。」再喚酒保重整杯盤，再備餚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

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喫得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略喧一聲，只見江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裏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個應道：「我船裏有！」一霎時，却輾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折柳條穿了，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了小牙子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便彀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同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斟

酒保討兩樽「玉壺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菜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繪。

四人飲酒中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姑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逵怒從心起，跳起身來，把兩個指頭去那姑娘額上一點。那姑娘大叫一聲，轟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姑娘桃腮似土，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噴。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裏人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個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

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并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略擦得一擦，他自倒了。不會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個也兀自要來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足爲禮。」戴宗勸道：「宋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

兒。那老兒拜謝了去。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
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付與李逵，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別，和李逵
趕入城去了。

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
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
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戲服侍他。次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
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牀，衆囚徒都在房裏看視。張順
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
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
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營內自有衆人煎藥服侍。次日，
戴宗備了酒肉，李逵也跟了，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酒肉。
兩個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

第三十一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了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宋江聽了，直尋訪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裏的巡簡，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只得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

布酒旆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檐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裏。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此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裏坐了；凭欄舉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果品肉食，只願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托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藥品按酒；列幾盤肥羊，嫩雞，醃鵝，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清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迹，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沈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舉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

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起身觀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數杯酒，不覺沈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踉踉跄跄，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

這江州對岸另有個城子，喚做無爲軍，却是個野去處。有個閒住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

了兩個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問蔡九知府，恰悵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纔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憑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黃文炳想道：「我也多會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喚酒保來問道：「這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喫了一瓶酒，寫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裏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

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九知府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黃文炳便將夜來在潯陽樓上看見反詩一事，說了一遍，并自

補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看了。知府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又回道：「因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面頰上有兩行金印，是前日寫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於庫內取過牢城營裏文冊簿來看。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簡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隨即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諾。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拏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誤！」戴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教「各去家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糊糊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誰個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捉拏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一驚，先去

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先報你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

宋江聽罷，搔首不知癢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

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耽擱，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頭髮，把屎尿潑

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瘋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瘋，我便

好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戴宗慌忙別了

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個是

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屎坑裏滾，見了

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

」宋江白着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

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

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瘋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

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

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瘋的

人，屎尿穢污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你信這話。本人做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瘋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只願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

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恁地，只與我拿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廝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在階下。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時我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對知府道：「且喚本營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瘋，近日却纔瘋。若是來時瘋，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纔瘋，必是詐瘋。」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裏敢隱瞞，只得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瘋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大怒，喚過

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謾寫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

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再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軍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稱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

蔡九知府安排兩封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面送上東京太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的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擱，有誤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做些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耐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個！」戴宗喚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誤了哥哥飲食。你得出去吃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

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着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個不喫酒，早晚只在牢裏服侍宋江，寸步不離。

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絨護膝，八搭麻鞋，整了膝膊，腰裏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頃刻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趕早涼行，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擦指間走到跟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副座頭，盡是紅油桌凳，一帶都是檻窗。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副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膝膊。戴宗坐下，叫酒保煖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飢，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却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凳邊便倒。酒保叫

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個人來，便是梁山泊地忽律朱貴，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裏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拆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去，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做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戴頭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得軍師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書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絲。」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攔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要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

俺這裏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

顯求大名。」朱貴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戴宗道：「既是梁山泊頭領

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

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

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

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

明和我又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

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喫一

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

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

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

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

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闊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

到大寨裏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喫官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晁蓋聽了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略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願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却不誤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個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等着，好歹奪了——只怕不能殺他解來。」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京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個秀才相識。」

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迹。不若宋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了，也須要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小生再有個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刻得好圖書玉石印記。因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子去，就賺他來鑄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寨裏亦有用他處。」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

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奔到濟州來。沒兩個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個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為本廟重修五嶽樓，本

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齋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移尊步同到廟裏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刻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尋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齋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身。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

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

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個背着了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唳哨響，山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當時都到朱貴酒店內，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

到得大寨，屍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喽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昨日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

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兩個動手完成，忙排了回書，備個筵席，快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下山，渡過金沙灘，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程去了。

第三十二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間，只是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得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

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 縱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 只是這

個圖書便是教戴宗喫官司！」 金大堅便道：「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牋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

圖書。 今次難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 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 如今江州蔡

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却使個諱字圖書？ 因此差了。 是我見不到處！

此人到江州必被盤詰。 問出實情，却是利害！」 晁蓋道：「快使人去趕喚他回來，別

寫如何？」 吳學究道：「如何趕得上。 他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 只是事不宜遲，我

們只得恁地，可救他兩個。」 晁蓋道：「怎生去救？ 用何良策？」 吳學究便向前與晁

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

身，休要誤了日期。」 衆多好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

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 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

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會見我太師麼？」 戴宗稟道：「小人只住

得一夜，便回了，不曾見得恩相。」 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

收了……」中間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

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宋江。

蔡九知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菓。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得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相公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那個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託，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只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迹，真正字體，如何

不是真的？」黃文炳道：「相公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却不曾有這個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一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這個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些？只是這個圖書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陸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

休怪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會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陸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個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已晚，不知喚做甚麼門。」知

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期，那裏敢再問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拖翻在當面。知府喝道：「你這廝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鬚鬚！况兼門子小王不能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繇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遞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個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

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繃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戴宗纔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早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奏。」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

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

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了犯繇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

』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至五日後，方可施行。」原來黃孔目也別無良策，只圖與戴宗少延殘喘，亦是平日之心。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士兵和刀杖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繇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宋江戴宗兩個攏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網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吃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個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腳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背，河止一二千人。押到市曹十字路

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強要挨入沙場裏看，衆士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的，也強挨將入來。

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裏，強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

「你倒烏村！我們衢州撞府，那裏不曾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放人

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出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

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

夥挑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

我們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

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匾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

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

應道：「我們要趕路程，可放我們過去。」士兵道：「這裏出入，如何肯放你！你要趕

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

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土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吵鬧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數內一個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却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撈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爺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匾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擲的。原來扮客商的那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使鎗棒

的便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鄴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掄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滔滔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邊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

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蓋道：「却是難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揸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裏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巨耐那廝見神見鬼，白日把烏廟門關上！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廝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蠢齒。」與衆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你教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却又沒有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快活！」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

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個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

阮家三弟兄都脫綽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

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嚶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裏拿着軍器，衆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

奔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鬚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襪，口裏吹着嚶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張順。

宋江連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飛也似搖到岸邊。三阮看見，退赴過來。「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順自引十數個

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

降，哭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

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個。」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

二十九籌好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嘍囉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擂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大刀闊斧，殺奔白龍廟路上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吶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吶喊，殺奔前來。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奔砍將人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鎗，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爲頭頭的一個馬軍，驥地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喫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

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日不敢出來。

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却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個豬羊雞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於縲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若

苦相留。宋江固守父親嚴訓，不肯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滄陽江上，又遭蔣許多豪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茶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如此犯下大罪，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繇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蠢鹵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裏去？」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先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千數個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

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

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攬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

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攬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五籌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鬧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五個等候你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五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那五籌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下軍器，飛奔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五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見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爲事喫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個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打聽，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料想哥哥必從這裏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詰問。」

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略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

敵寨，盤桓片時。」

宋江大喜，扶起五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

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這個名字，

喚做摩雲金翅。第二個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舉

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略，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

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個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間

漢出身；吹得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鐵笛仙。第四個好

漢，姓侯，名健，祖貫是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飛針走線；更兼慣習槍棒；人見

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第五個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

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他是九尾龜。這五齣好漢

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來把盞。先遞晁蓋宋江，次遞花

榮戴宗李達。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未及半日，四起好漢已都來到了，盡在聚義

廳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開話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

去，一同聚義。未知五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五位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隨鐙。」宋江晁蓋大喜，便說道：「既是五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

次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五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喽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這五個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裏了。

四個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和兩個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朱萬先回報知，每日差小頭目棹船出來酒店裏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上岸。擂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轎，迎上寨來。到得關下，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裏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

若要堅執，如此相讓，宋江情願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係，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衆？你正該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

再三推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此言極當。」當日飲酒，各各盡歡。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日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倒教家中老父喫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濟州，追捉家屬，以此事不宜遲。今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滿撈取

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有疎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

當日苦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個氈笠帶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刀，便下山去。

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躡行，到宋家村時却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却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喫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裏都知道了。木縣差下這兩個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的。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拿你。日裏夜間，一二百

士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並兄弟！」

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靜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時，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燦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

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遠遠望見一個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個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

看了那個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遭澗水，中間單單只

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認得這個村口，欲

待回身，却被背後趕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裏來，尋

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雙手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

個躲避處；前殿後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裏越慌。只聽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

這廟裏！」宋江聽得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廚，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

探身便鑽入神廚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廚內，氣也不敢喘，身體把不住簌簌地抖。

只聽得外面拿着火把照耀將入來。宋江在神廚裏一頭抖，一頭偷眼看時，趙能引着關五

十八，拿着火把，各到處照。看看照上殿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一個個都走過

了，沒人看着神廚裏。宋江抖定道：「可憐天！」只見趙能將火把來神廚裏一照，宋江

抖得幾乎死去。趙能一隻手將朴刀捍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冲將起來，冲下一

片黑塵來，正落在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腳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土兵們道：「這廝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裏去了？」衆土兵道：「多應這廝走入村中山林裏去了。這裏不怕他走脫：這個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土兵出殿，望村口去了。

宋江在神廚裏等了多時，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探手去廚裏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從左廊下轉出廟前，望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立住了脚——且未可出去；若到他面前，定吃他拿了，不如此在這裏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土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攔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個！」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却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口裏叫道：「我們都是死也！」宋江道：「那廝如何恁地慌？」却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個大漢，上半

截不着，露出鬼怪般肉，手裏拿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裏喝道：「舍鳥休走！」遠觀不親，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裏麼？」不敢走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擲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腳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籌好漢趕上來，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脯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士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籌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籌好漢說道：「這廝們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裏！」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籌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頭去了。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裏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便叫戴宗長隨卽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己放心不下，再同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有些疎失。半路裏撞

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追趕捕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幾個頭領看守寨柵，其餘兄弟都教來此間尋覓哥哥。聽得人說道：『趕宋江入還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只有這幾個奔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趕入來。不想哥哥在這裏！』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到來。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

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一行人馬逕回梁山泊來。吳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到得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相見了。宋江急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鐵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開，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

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喫驚受怕！」宋太公道：「巨耐趙能那厮兄弟兩個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趕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擡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絲我問個緣繇，逕來到這裏。」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晁蓋衆人都來參拜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歡方散。

第三十三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次日又排筵席賀喜。大小頭領盡皆歡喜。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待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貧道自從跟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

樂，一向不曾還鄉看視老母。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相見，以滿貧道之願，免致老母望念懸望。」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且待來日相送。」公孫勝蓋了。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

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人打扮了，腰裏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膀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籠殼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清先生，此去難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

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貧道豈敢失信；回家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吃不得驚謔，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貧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爲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資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穀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

裏，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薊州去了。

衆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干鳥氣麼！這個也去取爺，那個也去望娘，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裏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我差幾個人同你去取了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裏了？必然原籍追捕。他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且過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纔他在村裏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

搬取母親，第一件，逕回，不可喫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利，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銀子，喫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

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喫酒，因此不惹事。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腳，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裏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朱貴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裏？」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貫捉戴宗，三千貫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裏看

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趕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裏？你是這裏人？家在那裏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在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喫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喫兩碗兒，打甚麼要緊！」朱貴不敢阻擋他，繇他喫。

當夜直喫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你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從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強盜人。」李逵應道：「我却怕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

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起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抓鬚兒頭巾，穿一領纔布衲襖，手裏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裏翳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的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並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興！你這廝是甚麼人，那裏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裏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裏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拗翻在地，一腳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你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你這廝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翳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逃奔去了。以此得這些利息。

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這廝無禮，却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孩兒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單身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會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孩兒，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李逵聽得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罷！罷！罷！我饒了你這廝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以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裏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

李逵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巳牌時分，看看肚裏又饑又渴，四下裏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

達見了，奔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髮髻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達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食店。我與你幾錢銀子，央你回些酒飯喫。」那婦人見了李達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達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餓出鳥來。」

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達道：「做三升米飯來喫。」那婦人向廚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達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攔手攔

腳，從山後歸來。李達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裏閃腦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廝見了！你道我晦鳥氣

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客，整整等了半個月日，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撞着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擗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

我假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

子裏，僻靜處睡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似在這裏窮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這個正是天地不容！」一轉釐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霧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裏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鈔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拋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看看來到嶺下，李逵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便一步步推上嶺來。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裏舐一條人腿。李逵心頭火起，赤黃鬚早豎起

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搨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搨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搨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搨死了。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翦，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巖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大蟲望李逵猛勢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額下。那大蟲不會再掀再翦：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筘。那大蟲退不數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了。

那李逵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已無

有踪跡。李達也困乏了，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裏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達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喫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達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說罷。」答道：「我是客人。今日過嶺來，先殺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衆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達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繇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着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重重的謝你。」

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鐃鈎鎗棒，跟着李達，再上嶺來。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巖下，一隻雄虎死在樹前。

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捆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達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曹太公莊上。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達到草堂上坐定，動問殺死虎的緣繇。李達却把殺死大蟲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達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如何殺得四個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當晚李達便在曹太公莊上歇了。

次日，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結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喫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却認得李達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

他叫做梁山泊黑旋風。」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達。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

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却走在這裏！」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裏。里正說：「這個殺虎的壯士正是嶺後百丈村裏的黑旋

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却不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願置酒請他，却問他今番殺了大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村裏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番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裏，却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與衆人商議定了。

曹太公回家來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寬鬆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擱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裏。若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裏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間刀鞘並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過一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壺酒來。衆多大戶並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願勸李逵。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裏討些番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須去縣裏

請功。只此有些齋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裏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達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青布衲襖，就與李達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達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達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達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張狀子。

此時鬧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裏？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本鄉曹大戶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住黑旋風李達。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鬧動村坊，被他走了。」李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奔沂嶺村中來。沂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飭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闔江州

的黑旋風。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廝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同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

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

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

些器械。我却有個道理對他，只是在這裏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

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去半路裏僻靜處

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達，如何？」朱貴道：「

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

了，終久醒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弟，你

在這裏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

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

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裏；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拌

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難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恁地時却是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喫苦。」朱貴道：「兄弟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揹在車兒上；家中麤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

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一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那三十來個士兵自村裏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縛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方。」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從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

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却不過，略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吃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餓了。雖不中吃，胡亂請些，以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懇懇，只得勉強喫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並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富便叫士兵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裏顧個冷，熱，好喫，不好喫，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吃了。

李達光着眼，看了朱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吃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士兵，喝叫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頭腳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腳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快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會吃酒肉的莊客並那看的人。往深村野路逃命去了。李達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無禮！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李達道：「不殺得

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搗死曹太公並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

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提着朴刀投小路便走。

只說得一句：「我還待取娘去哩！」朱貴道：「你快去快回。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留兄弟在路傍等你。」當下朱貴前行去了。

李逵趕到董店東，逕奔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床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

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裏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

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自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會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貫捉他！你這厮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床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裏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便走。

李雲漸漸醒來，看了朱富立在面前，便道：「你如何害我！」朱富道：「師父聽說：

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士兵。

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

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

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

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家難奔，有國難投！只喜得我並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不到一個時辰，李逵背了娘也趕到。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都向梁山泊來。

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

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李逵拜了宋江，給還了兩把板斧，訴說殺虎取娘并假李逵翦徑一事，說罷，衆人大笑。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牛宰馬，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衆弟兄之福也。雖然如此，還令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帶領十數個火伴那裏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山那裏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把守。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苑子城垣，修築山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圍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須令金大

監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屋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

第三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共聚大義，只有公孫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深母，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味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承局，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一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一根禪鐵

筆管錄。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蘆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蘆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蘆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帶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

戴宗，結拜爲兄。兩個緩緩而行，到曉就投村店歇了。

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兩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白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遶蒼環，以此喚做欲馬川。」兩個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攔着兩箇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腳，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撚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

別五年，不會見面。誰想今日却在這裏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

「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

宗便問道：「這位好漢貴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實是真定州人氏，

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曠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姓裴，名宣，祖實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極好刀筆。爲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

爲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一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

爲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戴宗楊林騎上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箇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闊；中間宛子城如何雄壯；四下裏如何都是茫茫烟水；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回道：「小弟也有這個山寨，也有三百來匹馬，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也有三五百孩兒們；儻若二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蘆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

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蘆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二

人先去城外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我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敢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剎居住。」兩個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緞子采繪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鬚髯。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叔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蓋。只見側首小路裏又擡出七八個軍漢來，爲頭的一個叫做楊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開錢使的破

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却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緞疋，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喫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闖，先把花紅緞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並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得。那大漢看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了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顛翻在地。那幾個破落

戶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擲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一條巷內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廝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喝采道：「端的是好漢！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我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兄弟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誤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怎如此說？且請坐。」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便要去相助，人稱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賣羊

馬，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能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發達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二者奸臣不明。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朱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也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我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得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正欲訴說些心腹之話，投託入夥，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鬧闌裏，兩個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裏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裏飲

酒。我一時被那廝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廝，去奪他包袱，却撒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廝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緞疋回來，只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人邀在這裏酌三杯，說些閒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一說了。楊雄又問：「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壘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喫了酒，自各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我和兄弟今日喫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

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兄弟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叔叔原會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會省得宰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

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布籠裏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籠起處，走出那個婦人來。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蘄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

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裏安放了。

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鬧鬧裏兩個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

這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當。潘公再尋了個舊時熟識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

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豬圈；趕上十數個肥豬；擇個吉日開張肉舖。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潘公石秀自做買賣。

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豬，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舖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伙亦藏過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在肚裏，便省得了，自心忖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是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一定背我有話說。又見我兩日不回，必然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豬趕在圈裏，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豬來辛苦。」石秀道：「丈人，禮當。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誅地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會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

「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會回家，今日回家，見收拾過了家伙什物，叔叔一定心裏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課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人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明早，果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廚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却在外邊回家來，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恨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自然兄弟替你料理。」

道場過後一月有餘，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每日五更睡醒，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乖覺的人，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二月中旬之日，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

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的蹣蹣，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關門。石秀聽到十分，恨道：「哥哥如此豪傑，却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豬出去門前掛了，賣個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裏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道：「我常爲官事忙，並不會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來這裏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僻靜閣兒裏，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頭尋思。楊雄是個性急人，便問道：「兄弟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石秀道：

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個賊秃海閣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等到晚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個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廝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拿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那裏不尋節級！知縣相公後花園裏坐地，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來家裏，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裏歇息。

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鍾。楊雄喫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至晚，喫得大醉，扶將歸來。那

淫婦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攪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盞。楊雄坐在牀上，迎兒去脫鞦韆，婦人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見他來除巾幘，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發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這賊妮子！好歹我要結果了你！」那婦人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服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一頭口裏恨恨的罵道：「你這賤人！那廝敢大蟲口裏倒涎！你這……你這……我手裏不到得……輕……：……輕放了你！」那婦人那裏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到五更，楊雄醉醒了，討水喫。那婦人起來舀碗水遞與楊雄喫了，桌上殘燈尙明。楊雄喫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喫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裏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會說甚言語？」婦人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喫醉了便睡。我夜來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會和他快活喫得三杯，你家裏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便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裏歎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只不應。楊雄連問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牀上，扯起他在牀上，務要問他爲

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哭，一面口裏說道：「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誰想半路相拋！今日只爲你十分豪傑，却嫁得個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

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婦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兒；欲待說來，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初時也好，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睬他，不是一日了。這個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廚房洗頸項，這厮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鄰舍得知，笑話裝你的幌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閣黎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罷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從

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個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喫這婆娘使個見識攪撥，定反說我無禮，教他丈夫收了肉店。」

我若和他分辯，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步了，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楊雄怕他羞辱，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繇他自去了。

石秀却只在近巷內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恨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開了店門，逕蹺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好交五更時候，只

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

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

手把刀去頸子上圍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了你！你好好實說：海

和尚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

你！」頭陀道：「海閣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號，喚

他『入鉢』；五更裏却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秀道：「他如今在那裏？」

頭陀道：「他還在他家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

衣服木魚與我。」頭陀手裏先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

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裏

來。那賊禿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賊禿

隨後從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甚麼！」石

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做聲！高做聲便殺了你！

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那賊禿知道是石秀，那裏敢掙扎做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

條條不着一絲。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搥死了，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將了兩

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房裏，輕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自去睡了。

第三十五回

楊雄大鬧翠屏山

石秀火燒祝家店

楊雄在薊州府裏，有人告道殺死和尚頭陀，心裏早知了些個，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問他個真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裏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之愚蠢，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猜破了，說兄弟許多不是。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別樣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出和尚頭陀的衣裳，「盡剝在

此！」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

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

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楊雄道：「似此怎生罷休得？

」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個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

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

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

上。小弟先在那裏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

書，棄了這婦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

都是那婦人說謊！」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楊雄道：

「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誤了。」石秀道：

「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

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雖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怪我，說有舊愿不曾還得，

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姓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

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心願却是當初說親時

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些吃素飯，燒湯洗浴了去。

楊雄道：「我去買香紙，雇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

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誤。」石秀道：「哥哥，你

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在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

帶開人上來。」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吃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

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

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

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

「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兩個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來這座

翠屏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亂墳；上西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

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叫那婦人出轎來。婦

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驢夫，只在這裏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驢夫道：「這個不妨，小人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引着那婦人並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引引到一處古墓裏。只見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到：「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裏？」石頭說，一面肚裏吃了一驚。石秀道：「在此專等多時。」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的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裏無人，你兩個對得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石秀睜着眼睛道：「嫂嫂！你怎麼說？」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鬚兒提做甚麼？」石秀道：「嫂嫂！噫！」便打開包裹，取出海關黎並頭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麼？」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驕地掣出腰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如何娘子和他

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撥香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却去報知和尚；如何海閣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娘子扯去了，露出光頭來；如何五更聽敲木魚響，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如何娘子許我一副劍鐲，一套衣裳，我只得隨順了；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十遭，後來便吃殺了；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裏不會見，因此不敢說。只此是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絲！」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你便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你這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逼！」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個從頭備細原絲！」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如何來結拜我父做乾爺；做好事日，如何先來下禮；我遞茶與他，如何只管看我笑；如何石叔叔出來，連忙去了；如何我出去拈香，只管捱近身來；半夜如何到布簾前捏我的手，便教我還了願好；如何叫我是娘子，騙我看佛牙；如何求我圖個長便，如何教我反問你，便撚得石叔叔出去；如何定要我

把迎兒也與他，說，不時我便不來了：——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蹺蹶，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也是前兩三夜，他先教道我如此說，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叔叔並不會恁地。」

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然後我自服侍他！」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

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逕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遞過刀來，說道：「哥哥，這個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楊雄應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

叫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嫂嫂！不是我……」楊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得。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誤聽不明，險些被你瞞過了！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件事分開了，即將釵釧首飾都拴在包裹裏了。

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兩個人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裏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楊雄道：「却是那裏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裏去？」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裏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吃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尙兀自在包裹，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倘或入城事發牽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有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殼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

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裏做些飛簷走壁跳離驅馬的勾當；曾在蘄州府裏喫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楊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裏？」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鷄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否？」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裏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梁山泊去了。

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蘄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注，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

了一百里以上的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灶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裏，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發算賬。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道：「你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裏。」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裏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凍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裏方圓三十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千家，都是佃戶。

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裏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裏。」石秀道：「他分單器在店裏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裏賊人來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裏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灶上提出一隻老公雞來。楊雄問道：「那裏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裏擣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腳！」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撕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後去炆管；只見廚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却去灶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

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吃？」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吃，何曾見你的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裏去了？」時遷道：「敢被野猫拖了，黃程子吃了，鶴鷹撲去了？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幾錢，賠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賠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賠你怎的！」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裏討野火吃！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拏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賠你怎地拏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廝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吃了飯走了罷。」三個吃饱了，把包裹分開背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

他！」便去灶前尋了把草，灶裏點個火，望裏面四下燒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將來。

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擁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截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截翻了六七人。四下裏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去了。三個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裏射出兩把撓鉤來，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拖入草窩裏去了。

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射出兩把撓鉤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截。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裏尋路走罷。」見遠遠的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炤得有路便走，一直望東邊去了。衆莊客四下裏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觀家莊

來。

第三十六回

撲天鵬兩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裏買碗酒飯吃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裏來，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吃。

酒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欲待吃，只見外面一個大漢走入來，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癯，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了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裏，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裏？」望着楊雄便拜。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弟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

姓杜，名與，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為面顏生得靈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蘄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人，吃官司監在蘄州府裏。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事來到這裏？」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蘄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裏報曉雞吃，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裏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趕來。我兄弟兩個拗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橈鉤，把時遷搭去了。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杯。」三人坐下，當下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蘄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裏，感承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撥萬論千盡托付與杜興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這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莊。這三處莊上，二村裏算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家。惟有祝家莊最是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

兒子，名爲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喚做鐵棒羅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莊客。西邊那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喚做飛天虎，也十分的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裏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鐵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遞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糧，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搭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鵬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鵬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裏。多聞他真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算酒錢。杜興那裏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杜興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真個好大莊院。外面週週一遭闊港；粉牆旁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吊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槍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

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裏面出來。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答禮，便叫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教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書與祝家莊來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牋，填寫名諱，使個圖書印記，便差一個副主管齋了，備一匹快馬，去到那祝家莊，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敘三杯等待。」兩個隨進裏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喫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楊雄石秀說得有理，心中甚喜。已牌時分，那個副主管回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裏？」主管答道：「小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反焦躁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裏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杜主管，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絲。」杜興道：「小人願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牋，到那裏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

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拿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奔祝家莊去了。

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楊雄石秀深謝了。留在後

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

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便道：「幾個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

個跑將回來。」李應搖着頭道：「却又作怪！往常這廝不是這等兜搭，今日緣何恁地？」

走出前廳。楊雄石秀都跟出來。只見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

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說不得話。李應道：「你且言備細緣故。怎麼地來？」杜興

氣定了，方纔道：「小人齋了東人書札，到他那裏第三重門下，却好遇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

三個坐在那裏。小人聲了三個喏。祝彪喝道：『你又來則甚？』小人躬身稟道：『東

人有書在此，拜上。』祝彪那廝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晌使個滾

男女來這裏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裏去，又來怎地？』小

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夥內人數；他是自蘄州來的客人，要投見敵莊東人。萬望

俯看薄面，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
道：「官人請看，東人親筆書札在此。」祝彪那廝接過書去，也不拆開來看，就手扯得粉
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性發！把你那……」
小人本不敢盡言，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說，——「把你那李……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強
寇解了去！」又喝叫莊客來拿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匡耐那廝，
枉與他許多年結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李應聽罷，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舉三千
丈，按捺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
爲小人們便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裏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
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膊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
悍勇莊客。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扎起，挺
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逕奔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便將人馬排開。
原來祝家莊又蓋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澗在岡上，有三層城
牆，都是頑石壘砌的，約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平橋；牆裏四邊都蓋窩鋪，四下裏遍

插着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應指着大罵道：「你這厮口邊嫖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付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恥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厮却冤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裏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鎗，便奔祝彪。祝彪縱馬去戰李應。鬪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趕將去。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挺兩把朴刀直奔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

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股上；那馬負痛，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趕。杜興早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趕了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定，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下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與杜興說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廝無禮，又中了箭，時遷亦不能殺出來，都是我等連累大官人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讎，就救時遷了。」兩個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

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到店裏買些酒吃，就問路程。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個一面吃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個非常，便來答應道：「你兩位客人從那裏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蘆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個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

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蘄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敘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響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喽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敘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裏。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蓋宋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晁蓋細問兩個蹤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入夥的時選，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鷄，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要捉山寨裏好漢，且又千般辱罵。巨耐那廝十分無禮！」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來此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火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恩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

光彩。這廝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鷄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廝首級去那裏號令。我親領軍馬去洗滌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孩兒們！

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纔所說，那個鼓上蚤時遷，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廝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人說，祝家莊那廝要和俺山寨對敵了。哥哥權且息怒。卽日山寨人馬數多，錢糧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廝倒來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廝。若打得此莊，倒有三五年糧食。

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廝無禮！只是哥哥山寨之主，豈可輕動？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啓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一是山寨不折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恥辱；三則得許多糧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甯可斬了兄弟，不可絕了賢路。」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儻有過犯，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證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

次日，宋江叫喚蓋面孔日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啓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商量已定，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糧草。晁蓋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宋江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到獨龍岡前，尙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裏坐下，便和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裏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個人去探聽路途曲折；知得順逆路程，却纔進兵，與他對敵。」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開了多時，不曾殺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個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三二百個孩兒們殺將去，把這個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廝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

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會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裏，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們扮作甚麼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蘄州，原會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器，有些緩急，匾擔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

到得明日，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來里，只見路徑曲折多雜，四下裏灣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楊林頭戴一個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裏擎着法環，於路搖將進來。石秀見沒人，叫住楊林，說道：「此處路徑灣雜，不知那裏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天色已晚，他們衆人爛熟奔走，正看不仔細。」楊林道：「不要管他路徑曲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願望大路便走，見面前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各店內部把刀鎗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個大

「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見了，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唱個喏，拜揖道：「丈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那老人道：「你是那裏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這裏賣。不知此間鄉俗地理。」老人道：「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裏早晚要大廝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恁地了大廝殺？」老人道：「客人，你敢真個不知？我說與你：俺這裏喚做祝家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裏。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廝殺；却怕我這村路雜，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准備着。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五千七千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撲天鵬李應李太官人；西村喚做扈太公莊，有個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便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喫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喫捉了？」老人道：「我這村裏的路，有舊人說道：『好個祝家莊，盡是盤陀路！』」

容易入得來，只是出不去！」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廝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恁地可憐見！小人情願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罷！」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你且入來，請你喫些酒飯。」石秀便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裏。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喫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那老人道：「你便從村裏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不問路道闊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沒那樹時都是死路。如有別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若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裏地下埋藏着竹簽鐵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簽，准定喫捉了，待走那裏去！」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那老人道：「這村裏姓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鍾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喫穀了，改日當厚報。」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鬧吵。石秀聽得道：「拿了一個細作！」石秀喫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石秀看時，却是楊林，剗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

道：「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爲甚事綁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裏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喫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廝也好大膽，獨自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魔法師，閃入村裏來。却又不得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得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蹊蹺，就報與莊上官人們來捉他。這廝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個人。當不住這裏人多，一發上，因此喫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在壁縫裏張時，看得前面擺着二十對纓槍，後面四五個人騎着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個年少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副披掛，跨了弓箭，手執一條銀鎗。石秀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那老人道：「這個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莊一丈青爲妻。弟兄三個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廝殺，枉送了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個！」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聽沒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

家。只聽得門前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爲號，齊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石秀問道：「這個人是誰？」那老人道：「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簡。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忖了一回，討個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後草窩裏睡了。

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得那裏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雜，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喫拿了一個細作，必然陷了兩個兄弟！我們今夜只願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個兄弟，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居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大刀闊斧，殺奔祝家莊來。比及殺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候。宋江催趲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揮兩把夾鋼板斧，火拉拉地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吊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裏不見一點火，李逵便要下水過去。

楊雄扯住道：「使不得。關閉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裏忍得住，拍着雙斧，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風爺爺在這裏！」莊上只是不應。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上不見刀鎗人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個兄弟，以此連夜進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裏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去！你們都跟我來！」說猶未了，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裏，一個號砲直飛起半天裏去。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弓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急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軍馬四下裏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往來尋人廝殺，不見一個敵軍。只見獨龍岡山頂上又放一個砲來。響聲未絕，四下裏喊聲震地。

第三十七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莊

宋江在馬上看時，四下裏都有埋伏軍馬，且教小嘍囉只往大路殺將去，只聽得三軍屯寨住了，衆人都叫起苦來。宋江問道：「怎麼叫苦？」衆軍都道：「前面都是盤陀路，走了一遭，又轉到這裏。」宋江道：「教軍馬望火把亮處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時，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叫道：「甫能望火把亮處取路，又有苦竹簽鐵蒺藜，遍地撒滿鹿角，都塞了路口！」正在慌急之際，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裏鬧動，報來說道：「石秀來了！」宋江看時，見石秀撚着口刀，奔到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傳下將令，教三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不要管他路闊路狹！」宋江催攬人馬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約走過五六里路，只見前面人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喚石秀，問道：「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石秀道：「他有燭燈爲號。」花榮在馬上看見，把

手指與宋江道：「哥哥，你看見那樹影裏這碗燭燈麼？只看我等投東，他便把那燭燈望東扯；若是我們投西，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只那些兒，想來便是號令。」宋江道：「怎地奈何得他那碗燈？」花榮道：「有何難哉！」便拈弓搭箭，縱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紅燈射將下來。四下裏埋伏軍兵，不見了那碗紅燈，便都自亂攪起來。

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殺出村口去。只聽得前山喊聲連天，一帶火把縱橫撩亂。宋江教前軍扎住，且使石秀領路去探。不多時，回來報道：「是山寨中第二撥馬軍到了，接應殺散伏兵！」宋江聽罷，進兵夾攻，奪路奔出村口。會合着林冲秦明等衆人軍馬，同在村口駐劄，却好天明，去高阜處下了寨柵，整點人馬，數內不見了鎮三山黃信。宋江大驚，詢問緣故。有昨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前去探路，不隄防蘆葦叢中射出兩把撓鈎，拖翻馬脚，被五七個人活捉去了，救護不得。」宋江聽罷，大怒，要殺隨行軍漢，如何不早報來。林冲花榮勸住宋江。衆人納悶道：「莊又不曾打得，倒折了兩個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楊雄道：「此間有三個村坊結併。所有東

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廝射了一箭，見今在莊上養病。哥哥何不去與他計議？」

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分付教取一對緞匹羊酒，選一騎好馬并鞍轡，親自上門去求見。林冲秦明權守柵寨。

宋江帶同花榮楊雄石秀上了馬，隨行三百馬軍，取路投李家莊來；到得莊前，早見門樓緊閉，弔橋高拽起了；牆裏擺列着許多莊兵人馬，門樓上早擂起鼓來。宋江在馬上叫道：

「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特來謁見大官人，別無他意，休要隄備。」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慌忙開了莊門，放隻小船過來，與宋江聲喏。宋江慌忙下馬來答禮。楊雄

石秀近前稟道：「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兩個見李大官人的，喚做鬼臉兒杜興。」宋江道：

「原來是杜主管。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無緣不會拜會。今因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經過此間，特獻綵緞名馬羊酒薄禮，只求一見，別無他意。」杜興領了言語，再渡過莊來，直到廳前。李應帶傷披被坐在牀上。杜興把宋江要求見的言語說了。李應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他廝見？無私有意。」

你可回他話道：只說我臥病在牀，動止不得，難以相見；改日却得拜會；所賜禮物，不敢祇

受。」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道：「俺東人再三拜上領頭：本欲親身迎迓，奈緣中傷，患難在牀，不能相見，改日專當拜會。適來所賜禮物並不敢受。」宋江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個；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小人雖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頗知此間虛實事情。中間是祝家莊，東是俺李家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今番惡了俺東人，自不去救應。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他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個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將軍要打祝家莊時，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却不濟事；須是兩面夾攻，方可破得。前門打緊路難認，一遭都是盤陀路徑，闊狹不等。但有白楊樹便可轉灣，方是活路；如無此樹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楊樹斫去了，將何爲記？」杜興道：「雖然斫伐了樹，如何起得根盡？也須有樹根在彼。只宜白日進兵攻打，黑夜不可進去。」

宋江聽罷，謝了杜興，一行人馬却回寨裏來。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裏坐下。宋江

把李應不肯出見并杜興說的話對衆頭領說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禮與他，那厮不肯

出來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鳥莊，腦揪這厮出來拜見哥哥！」宋江道：「兄弟，

你不省的：他是富貴良民，懼怕官府，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李逵笑道：「那厮想是

個小孩子，怕見！」宋江道：「雖然如此說了，兩個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衆兄

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打祝家莊。」衆人都起身說道：「哥哥將令，誰敢不聽。不知

教誰前去？」黑旋風李逵說道：「你們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鋒

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頭忍氣。宋江便點馬麟鄧飛歐鵬王矮虎四個，「跟我

親自做先鋒去。」第二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張橫白勝，準備下水路用人；第三點

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作兩路策應。衆軍標撥已定，都飽食了，披掛上馬。

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攻打頭陣；前面打着一面大紅「帥」字旗，引着四個頭領，一百

五十騎馬軍，一千步軍，殺奔祝家莊來，直到獨龍岡前。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時，果然

雄壯。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留下第二撥頭領攻打前門，自引了前部人馬，轉過獨龍

個後面，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牆鐵壁，把得嚴整。正看之時，只見直西一彪軍隊，吶着喊，從後殺來。宋江留下馬麟鄧飛把住祝家莊後門；自帶了歐鵬王矮虎，分一半人馬前來迎接。山坡下來軍約有二三十騎馬軍，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正是扈家莊女將一丈青扈三娘；一騎青驥馬上，輪兩口日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策應。宋江道：「剛說扈家莊有個女將，好生了得，想來正是此人。誰敢與他迎敵？」說猶未了，這王矮虎，聽得說是個女將，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當時喊了一聲，驟馬向前，挺手中鎗便出迎敵。兩軍吶喊。那扈三娘拍馬舞刀來戰王矮虎。一個雙刀的熟閑，一個單鎗的出衆。兩個鬪敵十數合之上，宋江在馬上看時，見王矮虎鎗法架隔不住。原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恨不得便捉過來；誰想鬪過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顫腳麻，鎗法便都亂了。不是兩個性命相撲時，王矮虎却要做光起來！那一丈青是個乖覺的人，心中道：「這厮無理！」便將兩把雙刀直上直下砍將入來。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撥回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縱馬上，把右手刀掛了，輕舒粉臂，將王矮虎提脫雕鞍，衆莊客齊上，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歐鵬見捉了王英，便挺鎗來救。一丈青縱馬跨刀，接着歐鵬，兩個便鬪。原來歐鵬祖是

軍班子弟出身，使得好一條鐵鎗。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恁的歐鵬鎗法精熟，也敵不得那女將半點便宜！鄧飛在遠遠處看見捉了王矮虎，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跑着馬，舞起一條鐵鎗，大發喊趕將來。祝家莊上已看多時，誠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橋，開了莊門。祝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驟馬提鎗來捉宋江。馬麟看見，一騎馬使起雙刀來迎住祝龍。鄧飛恐宋江有失，不離左右。看他兩邊廝殺，喊聲迭起。

宋江見馬麟鬪祝龍不過，歐鵬鬪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見一彪軍馬從斜裏殺將來。宋江看時，大喜；却是霹靂火秦明，聽得莊後廝殺，前來救應。宋江大叫：「秦統制，你可替馬麟！」秦明是個急性的人，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弟黃信，正沒好氣，拍馬飛起狼牙棍，便來直取祝龍。祝龍也挺鎗來敵秦明。馬麟引了人却奪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見了馬麟來奪人，便撇了歐鵬，却來接住馬麟廝殺。兩個都會使雙刀，馬上相迎着，正如風飄玉屑，雪散瓊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這邊秦明和祝龍鬪到十合之上，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莊門裏面那教師欒廷玉，帶了鐵鎗，上馬挺鎗，殺將出來。歐鵬便來迎住欒廷玉廝殺。欒廷玉也不來交馬，帶住鎗時，斜斜裏便走。歐鵬趕將去，被欒廷玉一飛鎗，正

打着，翻筋斗擲下馬去。鄧飛大叫：「孩兒們！救人！」舞着鐵鏈逸奔欒廷玉。宋江急喚小喽囉救得歐鵬上馬。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拍馬便走。欒廷玉也撇了鄧飛，却來戰秦明。兩個鬪了一二十合，不分勝敗。欒廷玉賣個破綻，落荒即走。秦明舞棍趕趕將去。欒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馬入去。秦明不知是計，也追入去。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都有人埋伏；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來，連人和馬都絆翻了，發聲喊，捉住了秦明。鄧飛見秦明墜馬，慌忙來救時，見絆馬索起，却待回身，兩下裏叫聲「着」，撓鈎似亂麻一般搭來，就馬上活捉了去。宋江看見，只得叫苦，止救得歐鵬上馬。馬麟撒了一丈青，急奔來保護宋江，望南而走。背後欒廷玉祝龍一丈青分投趕將來。看看沒路，正待受縛，只見正南上一個好漢飛馬而來；背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宋江看時，乃是沒遮欄穆弘。東南上也有三百餘人，兩個好漢飛奔前來：一個是病關索楊雄，一個是拚命三郎石秀。東北上又一個好漢，高聲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時，乃是小李廣花榮。三路人馬一齊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發併力來戰欒廷玉祝龍。莊上望見，恐怕兩個喫虧，且教祝虎守把住莊門，小郎君祝彪騎一匹劣馬，使一條長鎗，自引五百餘人馬從莊後殺將出來，一齊混

戰。莊前李俊張橫張順下水過來，被莊上亂箭射來，不能下手。戴宗白勝只在對岸吶喊。

宋江見天色晚了，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宋江又叫小喽囉篩籬，聚攏衆好漢，且戰且走。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只恐兄弟們迷了路。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飛馬趕來。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馬望東而走。背後一丈青緊追着，八個馬蹄翻盞撒鉞相似，趕投深村處來。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鳥婆娘趕我哥哥那裏去！」宋江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輪兩把板斧，引着七八十個小喽囉。大踏步趕將來。一丈青便勒轉馬，望這樹林邊去。宋江也勒住馬看時，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當先簇擁着一個壯士，正是豹子頭林冲，在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裏去！」一丈青飛刀縱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兩個鬪不到十合，林冲賣個破綻，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林冲把蛇矛逼個住，兩口刀逼斜了，趕攏去，輕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挾過馬來。宋江看見，喝聲采，不知高低。林冲叫軍士綁了，驛馬向前道：「不曾傷犯哥哥麼？」宋江道：「不曾傷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應衆好漢，「且教來村口商議，天色已晚，不可戀戰。」黑旋風領本

部人馬去了。林冲保護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馬上，取路出村口來。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急急都趕出村口來。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了。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一發拿住宋江，却解上東京去請功。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

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柵，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着四個頭目，騎四匹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匹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便來回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盡皆小心送去。先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將息。一行人都領了將令，連夜去了。

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見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并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中坐下。吳用道：「山寨裏晁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并五個頭領來助戰。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失敗；恰好有這個機會，吳用想來，事在旦夕可破。今日這個機會，却是石勇面上來投入夥的人，又與欒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爲進身之禮，隨後使至。」

第三十八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山東海邊有個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蟲；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鐵點鋼叉，有一身驚人的武藝。當州裏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拔樹搖山，騰天倒地。那兄弟兩個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鎗叉，穿了豹皮褲，虎皮套體，拿了鋼叉；兩個逕奔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事了，收

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糧，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兄弟兩個把窩弓下了，爬上樹去，直等到五更，又沒動靜。兩個移了窩弓，却來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

兩個心焦，說道：「限三日內要納大蟲，遲時須用受責，却是怎地好！」兩個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個背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

兩個跳將起來，拿了鋼叉，四下裏看時，只見一個大蟲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兩個攔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蟲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兩個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裏時，藥力透來，那大蟲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滾滾將下山去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裏，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蟲。」

兄弟兩個提了鋼叉，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個敲開莊門入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聲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賢姪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

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寢。如今小姪因爲官司委了廿限文書，要捕獲大蟲，一連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個，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裏。望煩借一路取大蟲則個。」

「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園裏，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饑了？喫些早飯去取。」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喫了酒飯。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蟲還小姪。」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却怕怎地？且坐喫茶，却去取未遲。」解珍解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拿茶來教二位喫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賢姪去取大蟲。」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方叫莊客把鑰匙來開門，百般不開。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會有人來開，敢是鎖簧鏽了，因此開不得。去取鐵鎚來打開了罷。」莊客身邊取出鐵鎚，打開了鎖，衆人都入園裏去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姪，你兩個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會落在我園裏？」解珍道：「恁地得我兩個錯看了？是這裏生長的人，如何認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擡去。」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這裏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蹟在上頭。如何說不在這裏？必是伯伯家莊客擡過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蟲在園裏，便又擡得過了？」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裏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

道：「伯伯，你須還我這個大蟲去解官。」太公道：「你這兩個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

喫酒飯，你顛倒賴我大蟲？」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

甘限文書；却沒本事去捉，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個喫限棒！」毛太

公道：「你喫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

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內外！你看這兩個叫化頭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

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解珍也就廳前攀折欄杆，打將入去。毛太

公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那兩個打碎了廳前椅桌，見莊上都有準備，兩個便拔步

出門，指着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蟲，和你官司裏去埋會！」那兩個正罵之間，只見兩

三匹馬投莊上來，引着一夥伴當。解珍認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接着說道：「你家莊上

莊客捉過了我大蟲，你爹不討還我，顛倒要打我兄弟兩個！」毛仲義道：「這廝村人不省

事，我父親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個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裏，討還你便了。」解珍解寶

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個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叫關上莊門，喝一聲

「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兩個措手

不及。衆人一齊上，把解珍解寶綁了。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蟲，如何來白賴我的？乘勢搶擄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做一包賊物，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伙什物，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了，解上州裏來。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繇分說，細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蟲，各執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喫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重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裏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却放他不得！不如一發結果了他，免致後患。」

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裏，引至亭心上來見這個節級。爲頭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便來亭心裏坐下。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包節級喝道：「你兩個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蝎，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會陷害良善。」包節級喝道：「你這兩個畜生！今番我手裏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蝎』做『單尾蝎』：且與我押入大牢裏去！」那

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裏來；見沒人，便道：「你兩個認得我麼？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個，別無那個哥哥。」那小牢子道：「你兩個須是孫提轄的弟兄？」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會與你相會。足下莫非是樂和舅？」那小牢子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姊姊嫁與孫提轄爲妻。我自在此州裏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鐵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也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

這樂和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諸般藥品學着便會；作事道頭知尾；說起鎗棒武藝，如糖似蜜價愛。爲見解珍是個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綫，孤掌難鳴，只報得他一個信。樂和說道：「好教你兩個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你兩個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個信。」樂和道：「你却教我寄信與誰？」解珍道：「我有個姐姐，是我爺面上的，却與孫提轄兄弟爲妻，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大蟲顧大嫂，開張酒店，家裏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

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却是我母親；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煩得你暗暗地寄個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來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個且寬心着。」先去藏些燒餅肉食，來牢裏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喫了，推了事故，鎖了牢門，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一逕奔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裏賭博。樂和見酒店裏一個婦人坐在櫃上，心知便是顧大嫂，走向前，唱個諾，道：「此間姓孫麼？」顧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妻舅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却是樂和舅。可知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且請裏面拜茶。」樂和跟進裏面客位裏坐下。顧大嫂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裏勾當，家下窮忙少閒，不會相會。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道：「小人若無事，也不敢來相惱。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雖不會相會，多聞他的大名：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個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裏？」樂和道：「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蟲，被本鄉一個財主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兩

個強扭做賊，搶擄家財，解人州裏來。他又上上下下習使了錢物，早晚間，要教包節殺牢裏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乃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難以救拔。」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這個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扎，弟兄就此爲家。孫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鎗；因此人多把他弟兄兩個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兩個已下在牢裏，全望舅舅看顧則個。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却逕來相投。」樂和道：「但有用着小人處，儘可出力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碎銀，付與樂和道：「煩舅舅將去牢裏，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裏來替他使用。

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個兄弟？」孫新道：「毛太公那廝有錢有勢；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須不肯干休，定要做翻了他兩個，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

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孫新笑道：「你好癡齒！我和你也要算個長便，劫了牢，也要個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這兩個人行，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叔兩個，最好賭的。」鄒淵鄒閏；如今見在登雲山臺榭裏聚衆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兩個相幫，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裏不遠，你可連夜去請他叔叔兩個來商議。」孫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餚饌，我去定請得來。」

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豬，鋪下數盤菜品按酒，排下桌子。天色黃昏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箇好漢歸來。那個爲頭的姓鄒，名淵，原來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賭錢，閒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性氣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喚他綽號出林龍。第二個好漢，名喚鄒閏，是他姪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個肉瘤；往常但和人爭鬪，性起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澗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因此都喚他做獨角龍。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訴與他，次後商量劫牢一節。鄒淵道：「我那裏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個

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裏安身不得了。我却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麼？」顧大嫂道：「逃莫甚麼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識在彼：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一個是火眼狻猊鄧飛，一個是石將軍石勇。都在那裏入夥了多時。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都一發上梁山泊投奔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一個不去的，我便亂鎗戳死他！」鄒淵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重馬追來，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軍馬提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到處聞名。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淵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自有良法。」

當夜喫了半夜酒，歇到天明，孫新留下兩個好漢在家裏，却使一個火家，帶領了一兩個人，推一輛車子，「快去城中營裏請我哥哥孫提轄并嫂嫂樂大娘子。說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煩來家看覷。』」顧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一番相見囑付。」火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

哥。飯罷時分，遠遠望見車兒來了，載着樂大娘子，背後孫提轄騎着馬，十數個軍漢跟着，望十里牌來。孫新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說：「哥嫂來了。」顧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孫新出來接見哥嫂，且請大哥大嫂下了車兒，同到房裏看視弟媳婦病症。那孫提轄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落腮鬚鬚，八尺以上身材，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鎗，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海邊人見了，望風便跌。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婦子害甚麼病？」孫新答道：「他病的症候甚是蹊蹺。請哥哥到裏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着這夥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裏喫酒。便教火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裏面來坐下。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裏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裏，見沒有病人。孫立問道：「婦子病在那裏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鄒淵鄒閏跟在背後。孫立道：「婦子，你正是害什麼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孫立道：「却又作怪！救甚麼兄弟？」顧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說話！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緣。是那兩個

兄弟？」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稟：這解珍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個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此，說個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曉！走了的倒沒事，見在的倒喫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們喫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來救你。伯伯尊意如何？」孫立道：「我却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併個你死我活！」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鄒淵鄒閏各拔出短刀在手。孫立叫道：「嬌嬌且住！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樂大娘子驚得半响做聲不得。顧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們自去下手！」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個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你的樂阿舅透風與我們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遲。」孫立歎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終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喫官司？罷！罷！」

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到登雲山寨裏收拾起財物馬匹，帶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來店裏取齊。鄒淵去了。又使孫新入城裏來問樂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

次日，登雲山寨裏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裏也有七八個知心腹的火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口豬，一腔羊，衆人盡喫了一飽。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個送飯的婦人先去。孫新跟着孫立，鄒淵領了鄒閏，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

登州府牢裏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門裏獅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顧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開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裏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裏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解珍解寶的姐姐自送來飯。」包節級喝道：「休要叫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樂和討了飯，却去開了牢門，把與他兩個。解珍解寶問道：「見

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只等前後相應。」樂和便把匣床與他兩個開了。只聽得小牢子入來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營官，來我牢裏，有何事幹！休要開門！」顧大嫂一蹙蹙下亭心邊去。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了打門。」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顧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裏！」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心外便走。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眼裏鑽將出來，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一枷梢打去，把腦蓋劈得粉碎。顧大嫂手起，早截翻了三五個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裏打將出來。孫立孫新兩個把住牢門，見四個從牢裏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鄒淵鄒閏早從州衙裏提出王孔目頭來。一行人大喊，步行者在前，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着箭，壓在後面。街上人家都關上門，不敢出來。州裏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衆人簇擁着孫立奔出城門去，一直望十里牌來，扶掖樂大娘子上了車兒，顧大嫂上了馬，幫着便行。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賊冤家？如何不報了去！」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持車兒前行着，我們隨後趕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

先行去了。孫立引着解珍解寶鄒淵鄒閏并火家伴當一逕奔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却不隄備。一夥奸漢啞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義殺了；去臥房裏搜簡得十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裏牽得七八匹好馬，把四匹揹帶馱載。解珍解寶揀幾件好的衣服穿了。各人上馬，帶了一行人，趕不到三十里路，早趕上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

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裏。那鄒淵與他相見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石勇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裏，不知如何。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鐵棒欒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沒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去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欒廷玉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鎗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經過來此相望，他必然出來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裏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

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裏相見。說猶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餘人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托入夥，獻計一節。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煩疾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如今人馬先去。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

第三十九回

宋江三打祝家莊

戴宗一取公孫勝

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了解珍解寶鄒潤鄒閻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參宋江。都講禮已畢，宋江置酒管待。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羊擔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纒鹵，年幼不省人事，誤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

許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繯纜。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

「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讎，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個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贖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你可就縛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裏自有個道理。」扈成拜謝了去。

孫立領了吳用的計策，把旗號上改喚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莊上牆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

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弔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人馬，不好衝突，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再拽起了弔橋，關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姆兩個——去後堂拜見宅眷；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個是我兄弟。」指着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指着鄒淵鄒閏道：「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祝朝奉并三子雖是聰明，却是他又有老小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那裏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衆人飲酒。

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堂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聽得鳴鑼擂鼓，吶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裏

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旁欒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並孫立帶來的許多人馬，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喝叫放下吊橋，綽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奔林冲陣上。莊門下播起鼓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馬。祝虎大怒，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個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祝彪見了大怒，便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奔到陣前。宋江隊裏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心中忍耐不住，便把衣甲頭盔袍襖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騅馬」——備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綽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廝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響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個鬪到五十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

一鎗擲入來；盧閃一個過，把石秀輕輕地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撒下，喝道：「把來縛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攬，都趕散了。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個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又捉得一個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個王矮虎；陣上捉得兩個：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個石秀，這廝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個了。」孫立道：「一個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飯酒，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個祝家莊三傑！」祝朝奉謝道：「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潤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潤，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道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

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開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

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撞鉤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此時鄒淵鄒閏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却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翹；只聽風聲，便乃下手。

祝家莊上擂了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砲，把前後門都開，放下吊橋，一齊殺將出來。樂廷

玉祝龍祝虎祝彪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裏分投去廝殺。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立在吊橋上；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着鎗直唱將出來；鄒淵鄒閏聽得樂和唱，便唿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個；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了鎗；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奔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盡都殺了。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

那十數個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燄冲天而起。

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裏火起，先奔回來。孫立守在吊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廝那裏去！」攔住吊橋。祝虎省得，便撥轉馬頭，再奔宋江陣上來。

這裏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連人和馬拋翻在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東路

祝龍鬪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到得弔橋邊，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個個擡將下來。火燄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風，躡身便倒，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投奔，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來見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着扈成砍來。扈成見局面不好，撥馬回扈家莊來，帶了扈太公和一門老幼，棄家逃命去了。李逵殺得手順，隨後搶入扈家莊裏，叫小喽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搶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却回來獻納。

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到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宋江見了，大喜，問欒廷玉時，已死在亂軍之中。宋江道：「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正嗟歎間，聞人報道：「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個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

「彭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廝走了；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會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彭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廝！他家莊上被我一火把燒了！」宋江喝道：「你這廝！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羊贖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故違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個處置。你這黑廝，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彭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

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好人。」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爲鄉民：「不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

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爲你一家爲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

「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

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擔，以表人心。」就着鍾離老人爲頭給散。一面

把祝家莊多餘糧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騾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糧米五十萬擔。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孫立等

將自己的馬也捎帶了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

撲天雕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

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部漢到莊，

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

膊絡着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

孔目；下面一個押番，幾個虞候；階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

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

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

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緞金銀；你如何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喝教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個是杜主管杜興？」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行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夥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宋江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個騎了。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稍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未遲。」當下不繇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

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

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圍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個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個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個。」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却回到那裏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個巡簡引着四個都頭，帶領三百來土兵，到來抄扎家私；把我們好好地叫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吳用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個巡簡并那知府過來相見。」那扮知府的是蕭讓；扮巡簡的兩個是戴宗楊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又叫喚那四個都頭，却是李俊張順

馬麟白勝。李應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頭領。女頭領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

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寨時許你一頭親事，懸懸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個女兒，招你爲婿。」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得成。今日賢妹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個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

正飲宴間，晁蓋說起：「我等衆兄弟今日共在山寨快活，只有公勝一清還鄉看視老母，今經日久，不見回還。前番戴宗兄弟去蘄州尋了多時，全然打聽不着。如何再煩一位兄弟，再去蘄州尋覓一遭。」吳用道：「只說蘄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村。我想公孫勝他是個學道的人，必然在個名山大川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蘄州管下山川去處尋

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即叫請戴院長再往蘄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願往。只是得一個做伴的去才好。」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個有甚難處，我都依你便了。」宋江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

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縛了包裹，拜辭宋江並衆人，取路投蘄州來。不旬日，迤邐來蘄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個入城來。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邊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個認得公孫勝的。兩個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個乞丐道人！却鳥躲在那裏！我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戴宗隱道：「你又來了！便不記公明哥哥分付！」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耍。」兩個又來店裏歇了。

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裏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當日晌午時分，兩個走得肚饑，路傍邊見一個素麵店。兩個直入內買些點心喫，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個空處。戴宗李逵立在當

路。過賣問道：「客官要喫麵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見個老丈獨自一個占着副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個喏，兩個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個壯麵來。戴宗道：「我喫一個，你喫三個不少麼？」李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個來，我都包辦！」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麵來，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見過賣却搬一個熱麵，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麵來便喫。那分麵却熱，老兒低着頭，伏桌兒喫。李逵性急，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濺那老人一臉熱汁，那分麵都潑翻了。老兒焦躁，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麵！」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與他陪話，道：「老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老丈一分麵。」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喫了麵回去，遲時誤了程途。」戴宗問道：「老丈何處人氏？」老兒答道：「老漢是本處蘄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戴宗尋思：「莫不公孫勝也在那裏……」便問老人道：「老丈貴莊曾有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得他。老漢和他是鄰舍。他只有

個老母在堂。這個先生一向雲遊在外，此時喚做公孫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又拜問老丈：「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路便是。」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鑽麵來喫；和那老人一同喫了，算還麵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老人作別去了。

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離了客店，兩個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個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來到二仙山下。見個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個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兩個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圍矮牆，牆外一座小小石橋。兩個來到橋邊，見一個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多處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個匾

簾。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個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會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一面。」婆婆道：「不在家裏。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着你；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罷。」李逵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插在兩胯下，入得門裏，大叫一聲「着個出來」。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逵，睜着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逵道：「我乃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叫他出來，佛眼相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又大叫一聲「早早出來」。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裏不是公孫勝家，自喚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攔住。李逵道：「你不

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奔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只見戴宗便來喝道：「鐵牛！如何嚇倒老母！」戴宗連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個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公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淨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到此。」戴宗道：「自從哥哥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蘄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糾合得一個夥弟兄上山。今次晁宋二位哥哥因思念足下，教小可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蘄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麵店中得個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來。這個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公孫勝道：「貧道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心；因母親年老，無人奉侍。恐怕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個喫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求。公孫勝道：「貧道隱居在此，本欲奉侍老母，以終天年。今者既以山寨大義相責，只索再去走一遭。」戴宗大喜。

次日，公孫勝收拾了寶劍二口并鐵冠道衣等物了當，拜辭老母，便和戴宗李逵離山上路。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報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却得再來相接。」戴宗預先去了。

公孫勝和李逵兩個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路而行，到晚尋店安歇。兩個行了三日，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烟麋集。公孫勝道：「這兩日於路走得困倦，買碗素菜酒喫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見驛路旁邊一個小酒店，兩個人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上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饌來喫。公孫勝道：「你這裏有甚素點心賣？」過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口人家有棗糕賣。」李逵道：「我去買些來。」便去包裹取了銅錢，逕投市鎮上來買了一包棗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好氣力！」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個大漢，把鐵瓜鎚在那裏使，衆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漢時，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條大路。李逵看那鐵瓜鎚時，約有三十來斤。那漢使得發了，一瓜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做粉碎，衆人喝采。李逵忍不住，便把棗糕揣在懷

裏，便來拿那鐵瓜鎚。那漢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拿我的鎚！」李達道：「你使得甚麼鳥好，教衆人喝采！看了到污服！你看老爺使一回教衆人看。」那漢道：「我借與你；你若使不動時，且喫我一頓頓子拳了去！」李達接過瓜鎚，如弄彈丸一般，使了一回，輕輕放下，面又不紅，心頭不跳，口內不喘。那漢看了，倒身便拜，說道：「願求哥哥大名。」李達道：「你在那裏住？」那漢道：「那漢到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達到一個所在，見一把鎖鎖着門。那漢把鑰匙開了門，請李達到裏面坐地。李達看他屋裏都是鐵砧，鐵鎚，火爐，鉗，鑿，家伙，尋思道：「這人必是個打鐵匠人，山寨裏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夥？」李達又道：「漢子，你通個姓名，教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為打鐵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敍用。近年父親在任亡過，小人貪賂，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入骨好使槍棒；爲自家渾身有麻點，人都叫小人做金錢豹子。敢問哥哥高姓大名？」李達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達。」湯隆聽了再拜道：「多聞哥哥威名，誰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達道：「你在這裏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個頭領。」湯隆道：「

若得哥哥不棄，肯帶攜兄弟時，願隨鞭鐙。」就拜李達爲兄。李達認湯隆爲弟。

湯隆道：「我又無人伴當，同哥哥去市鎮上喫三杯淡酒，表結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李達道：「我有個師父在前面酒店裏，等我買棗糕去喫了便行，就攔不得，只可如今便行。」

湯隆道：「這個師父是誰？」李達道：「你且休問，快收拾了去。」

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盤纏銀兩，戴上氈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朴刀，棄了家中破房舊屋，塵重家伙，跟了李達，直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道：「你如何去了許多時？再來遲些，我依前回去了！」

李達不敢做聲回話，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公孫

勝見說他是打鐵出身，心中也喜。李達取出棗糕，叫過賣將去整理。三個一同飲了幾杯

酒，喫了棗糕，算還酒錢。李達湯隆各背上包裹，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迤邐望梁山泊

來。

三個於路，三停中走了兩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來接。李達引着湯隆拜見戴

宗，說了備細。四人一處奔梁山泊來。離寨五里遠，晁蓋宋江等衆頭領下山來迎接，李

達引過湯隆來參見了衆頭領。講禮已罷，把了接風酒，都上大寨裏聚義廳上坐下，擺酒慶

賀，彼問問闊之情。

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個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

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公孫勝四個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

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

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

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宋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

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

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

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

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與軍師吳學

究商定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童

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幫助朱貴，鄭天壽去幫助李立。東西南北四座

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個頭領，招接四方入夥好漢。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個守把。鵬嘴灘小寨，鄒淵鄒閻叔姪兩個守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杜遷宋萬守把苑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朱富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

第四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齋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差使。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

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個幫閒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

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整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戲舞，或是吹彈，或是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賤一賤？端的是好個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間，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人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個老兒裹着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縵，拿把扇子上來開科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服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台，參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

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詩道：

「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

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接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而前，休教空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

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釀二醋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個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

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他『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個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衆人齊和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個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裏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勾欄裏人一閃盡散。

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那花娘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送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個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向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縣內，撒嬌撒癡，不繇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

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緝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你倒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緝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緝一緝。」把雷橫緝扒在街上。

人關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

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案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坊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個踉蹌。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已是啣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枷梢，打個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廂官，拘喚里正鄰佑人等，對屍簡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

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全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個孩兒！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兄弟面上，可憐見我這個孩兒，看覷，看覷！」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

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

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麻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朱全引了十數個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

約行了十數里地，見個酒店。朱全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

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靜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姨子，

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盡可賠償。你顧前程萬里，快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朱全拿這空枷擱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緣申將濟州去，却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個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

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

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階下侍立。知府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裏？」朱全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徼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年方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說道：「我只要這鬍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唆！」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開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朱全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裏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

孩兒喫？」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

府裏侍婢捧着銀瓶粟盒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要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爲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賠費。

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孟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嬾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朱全拴在肩膀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肩背着小衙內，遠寺看了一邊，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闌干上，看了笑耍。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却是雷橫，喫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裏。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靜

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衆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請仁兄便挪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我自爲他配在這裏，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你在此間惹口面不好。」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

一同到橋邊，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個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內去了。」

我們一同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耍處！若這個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全幫住雷橫吳用，三個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朱全心慌，便問道：「你的伴嘗抱小衙內在那裏？」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全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個伴當是個沒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開叫做黑旋風。」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倒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裏。」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裏？」李逵唱個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裏。」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來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頂鬚兒却在我頭上！」朱全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抱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全乘着月色明朗，逕捨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穿的一領綠紗衫兒，却不見小衙內。朱全心下大怒，道：「這黑廝却來騙我！」奔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個人；四下裏

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來！來！來！」朱全性起，奮不顧身，披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全趕來。

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全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來！來！」朱全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走，慢慢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朱全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全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那人是誰？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的是誰？」朱全慌忙施禮答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抱了去。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全道：「小人不敢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可柴進便是。」朱全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厮如何却

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小旋風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近間有個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那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抱去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都頭，如何不出來陪話？」

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望着朱全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柴進一力相勸。朱全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個大喏。朱全見了，心頭火起，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個苦死勸住。朱全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你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朱全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朱全怒發，又要和李逵廝併。三個又勸住了。

朱全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柴進道：「恁地却也容易。我自有個

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你們三個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個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達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待半年三個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個自上馬去了。

第四十一回

智多星定計破高廉

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李達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個來月，忽一日，見一個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達便問道：「大

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個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叔叔無兒無女，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達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

柴進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個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達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達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選入臥房裏來看視叔叔，坐在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休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裏無所不爲；帶將一個妻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倚仗他姊夫的勢要，在這裏無所不爲。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個花園，水亭蓋造得好；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良的三二十人，進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

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裏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個主張，便有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婦放心。只願請好醫士調治叔叔。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

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從人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有大斧在這裏！教他喫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繇，和他齷齪做甚麼？他雖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裏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這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遠去告狀，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柴進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這裏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借大江州城，偏我不曾殺人！」柴進道：「等我看了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夾。無事只在房裏請坐。」正說之間，

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只見皇城關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讎。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會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摩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見這般天錫，騎着一匹攏行的馬，將引開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粘竿樂器；城外遊玩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般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般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臥病，

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枷枷號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厮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厮！」衆人却待動手。原來李逵在門縫裏張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個，一箇都走了，却再拿殷天錫捉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裏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早已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纜繩，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

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

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見了柴進，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引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裏？」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個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放縱他逃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裏？」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裏監收。這般夫人要與兄弟報讎，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

皇城家私，盡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

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仝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

逕奔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鬥朱仝。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齊向前勸住。宋江便叫

李逵：「兄弟，與美髯陪話。」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

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

弟，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陪個禮，我却自拜你便了。」李逵喫宋江

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李仝兩拜。李逵說起：「李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

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廝：

……」宋江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

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裏去了？」吳用道：「我怕你在柴

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裏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

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

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裏去打

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個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

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裏。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

保！」晁蓋道：「這個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

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叫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

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

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小可與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願替哥哥下

山。」宋江啓請吳用公孫勝林冲花榮秦明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

麟白勝十七個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

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

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倒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

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

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

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披甲背劍，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搖旗吶喊，

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

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陣裏花腔鼙鼓播，雜彩繡旗搖。宋江陣門開處，分出十騎馬來，雁翅般擺開在兩邊。左手下五將：花榮、秦明、朱全、歐鵬、呂方；右手下五將是：林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宋江、吳用、公孫勝三個總軍主將，三騎馬出到陣前。

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個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個害民的強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斯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來？」軍官隊裏轉出一個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輪刀，竟出陣前。林冲見了，逕奔于直。

兩個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灑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報讎？」軍官隊裏又轉出一個統制官，姓溫，雙名文寶；使一條長鎗，騎一匹黃驃馬；鑾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雙馬蹄，蕩起征塵，直奔林冲。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溫文寶。兩個

約鬪十合之上，秦明放個門戶，讓他鎗搦進來，手起棍落，把溫文寶削去半個靈蓋，死於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

宋江見連勝二將，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高廉急引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急拽吊橋，閉上城門，擗木砲石如雨般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聚軍馬下寨，整點人數，各獲大勝，隨即賞勞三軍。次日，分兵四面圍城，儘力攻打。

高廉尋思：「不想梁山泊賊人這般利害！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鄰近州府求救。」急急修書二封，教去東昌寇州，「二處離此不遠。這兩個知府都是我哥哥擡舉的人。教星夜起兵來接應。」差了兩個帳前統制官，齎擎書信，放開西門，殺將出來，投西奪路去了。衆將却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將計就計。」宋江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道：「城中兵微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裏可使兩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於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獲。」宋江聽了大喜。

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闊處堆積柴草，竟天價放火爲號，城上只望救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急忙報知。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喊殺連天，衝奔前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奔走。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點在城軍馬，大開城門，分頭掩殺出去。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宋江引着花榮秦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了人馬急去追趕，忽聽得山坡後連珠砲響，心中疑惑，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左手下小溫侯，右手下襄仁貴，各引五百人馬衝將出來。高廉急奪路走時，部下軍馬折其大半；奔走脫得核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着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後撞着一彪人馬，當先擁出病尉遲，攔住去路，厲聲高叫：「我等你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回。背後早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却是美髯公。兩頭夾攻將來，四面截住去路，高廉只得棄了馬，却走上山。只見山坡邊轉出插翅虎雷橫，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雷橫提了首級，下山來，先使人去飛報主帥。

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

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兩個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見柴大官人一個，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捉到柴進一家老小——爲是連日斃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吳究學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個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蘭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爲見本人是個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斃殺，知府不聞，小人却恐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推放裏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宋江聽了，慌忙着蘭仁引入。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淺；上面叫時，那得人應；把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都是沒了！」

宋江垂淚。公孫勝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

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個大篾籬，把索子給了，接長索頭，紮起一個架子，把索掛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拿兩把板斧，坐在籬裏，却放下井裏去。索上縛兩個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從籬裏爬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裏！」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腳處。李逵把雙斧拔放籬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一摸摸着一個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裏見動；把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恁地時，還有救哩！」隨即爬在籬裏，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却只李逵一個，備細說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籬裏，先發上來，却再放籬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休忘了我！」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再坐籬裏，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將出籬去，却把柴大官人拖在籬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大喜。及見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衆人甚是悽慘，叫請醫生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

江聽得，急叫把籬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籬放下來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衆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賞謝了蔭仁；再把府庫財帛倉廩糧米并高廉所有家私，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築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

第四十二回

鼓上蚤巧取賽唐猊

鈎鎌鎗大破連環馬

晁蓋宋江等衆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忽聽遠探報馬逕到大寨報道：「汝甯州都統制雙鞭呼延灼，陳州團練使百勝將韓滔，潁州團練使天目將彭玘，引着馬軍三千，步

軍五千，到來征戰。吳用道：「我聞呼延灼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武藝精熟；使兩條銅鞭，卒不可近。韓滔彭玘俱是東京人氏，武藝出衆。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智擒。」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厮！」宋江道：「你怎去得；我自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個兄弟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全雷橫穆弘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駕船接應。却教李逵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

前軍秦明引人馬下山，向平山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鼓，出到陣前，馬上橫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槊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挺槊躍馬，來戰秦明。兩個鬥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

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那匹御賜錫雪烏騾，咆哮嘶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林冲挺起蛇矛，奔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覓向山坡後去。這裏呼延灼自戰林冲。兩個正是對手：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個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廝！」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挺鎗出馬。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騎着五明千里黃花馬，便與花榮交戰。兩個戰二十餘合，呼延灼看見彭玘力怯，縱馬舞鞭，直奔花榮。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廝！」花榮也引軍望右邊趲轉山坡下去了。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勒馬於陣前擺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兩個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轡上，袍底下取出紅綿套索，上有二十四個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扭過

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奮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兩個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個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急急，賣個破綻，放他入來，却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那雙刀却在懷裏，提起右手鋼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却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鏗地一聲響，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廝殺。背後宋江却好引五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自引了八馬，也投山坡下去了。宋江見活捉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個都使鋼鞭，却更一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幟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點翠皂羅袍，烏油戲金甲，騎一匹烏驢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鐵頭幟，銷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皂羅袍，烏油對嵌鎧甲，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騾，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

真似呼延贊。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官軍陣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玘，便去後軍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廝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攏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爲何不能全勝？却被呼延灼陣裏，都是「連環馬軍」；馬帶馬甲，人披鐵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披鎧，只露出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裏射將箭去，那裏甲都護住了。那三千馬軍各有引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

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教左右羣刀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主而坐，宋江便拜，道：「某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今者，朝廷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誤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捐軀報效。」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裏。這裏自一面犒賞三軍并衆頭領，計議軍情。

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泊。韓滔道：「今日這廝們見俺催軍近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隨即傳下將令，教三千匹馬軍，做一排擺着，每三十匹一連，却把鐵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衝入去；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掠陣。但若交鋒，分作三面衝將過去。」

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只吶喊，並不交鋒。爲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孫立。在後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見擂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却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對陣裏連珠砲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面「連環軍馬」，直衝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裏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四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不向前走；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竄了，策立不定；

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慌忙飛馬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却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逃至水邊，却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個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却有傍岸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點人馬，折其大半；却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說：「步軍衝殺將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衆頭領時，中箭者六人，小嘍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甲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提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紮，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

宋江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

「東京新差一個砲手，號作轟天雷凌振，卽日在於水邊豎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砲，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個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雖水又遠；縱有飛天火砲，如何能擊得到城邊？」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却做商議。」

當下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關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砲響。一連放了三個火砲：兩個打在水裏，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入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上朱全雷橫如此接應。」

六個水軍頭領領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個會水的，用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悄悄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砲架子邊，吶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拿鎗上馬，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

來，吶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全雷橫却在對岸吶喊播

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纔行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

朱全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盡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裏去；外邊就勢扳翻船，軍健都撞在水裏。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檣已是被拽下水底去了。兩邊却

鑽上兩個頭領來，把船只一扳，仰合轉來，凌振却被合下水裏去，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忍得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人馬回去。

衆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同衆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便與他把盞；已了，自執其手，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却又陪話。

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趨侍不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倘或有人知覺，必遭誅戮，如

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心，限日取還統領。」凌振謝道：「若得頭領如此週全，死亦瞑目！」

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衆人商議破「連環馬」之策。正無良法，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小人木材，願獻一計；除是得這般軍器，和我一個哥哥，可以破得『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這個令親哥哥是誰？」湯隆對衆頭領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鈎鏹鎗』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雖是會打，却不會使。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個姑舅哥哥。會使這鈎鏹鎗法，只有他一個教頭。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錢班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錢法』，『鈎鏹鎗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只是如何能殺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祖傳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

鎖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母時，多會見來，是一副鷹翎砌就圍金甲。這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唐猊』。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個皮匣子盛着，直掛在臥房中梁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繇他不到這裏。」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即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

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三個人，同上京走一遭。一個到東京收買烟火藥料并砲內用的藥材，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道：「若得一入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取彭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買烟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次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鈎

鏢鎗做樣，却教雷橫提調監督。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

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趲進城來，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

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次後趲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首却是一根戲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

人應道：「敢在內裏隨直未歸。」時遷又問道：「不知幾時歸？」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裏隨班。」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

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人。時遷再入到城裏買了些晚飯喫了，却趲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個好安身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挨入班門裏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頭頂上去，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裏去了。又見班裏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誰樓禁鼓，却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

漸白。時遷見班裏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蹺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看裏面時，却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

兩個姬孃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却從猓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

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着一個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

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徐寧口

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下面一個姬孃上來，就側首春臺上先摺了一領紫

繡圓領；又摺一領官綠襖裏襖子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一個護項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并

手帕一包；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獺尾荔枝金帶；共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

上。時遷多看在眼裏。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

「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

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

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

不得城，却不誤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

個姪孃在房門外打鋪。房裏桌上却點着碗燈。那五個人都睡着了。兩個梅香一日服侍到晚，精神困倦，麴麴打呼。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個蘆管兒，就銜在眼裏，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起來，便喚姪孃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裏起來，看房裏沒了燈，叫道：「呵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個梅香開樓門下胡梯響。時遷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裏伏了。聽得姪孃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時遷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又去關門，却來竈前燒火。這使女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姪孃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喫。時遷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着包袱，拿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却從廚桌下出來，便上樓去，從榻子邊直躡到梁上，却把身軀伏了。兩個姪孃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

叫。姪孃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鷹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擔子上，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裏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有白粉圈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離此間一程外等我。」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却投東京城裏來。

徐寧家裏，天明，兩個姪孃起來，只見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關；慌忙家裏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兩個姪孃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事麼？」兩個姪孃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姪孃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寧；連央了三四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殼入去！直須等他自歸。」徐寧娘子并兩個姪孃如「熱鐵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將着金鎗，慢慢家來；到得班門口，鄰舍說道：「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喫了一驚，慌忙走到家裏。兩個姪孃迎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徐寧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裏……」徐寧道：「別的不打緊，這副鷹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曾有失！」花兒王太尉會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

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我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會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

徐寧到天明起來，坐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入來報道：「有個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者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逕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

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常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覓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徐寧只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徐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鴈翎鎖子甲，又喚作『賽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着，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了。」湯隆問道：「却是甚等樣皮匣子盛着？」徐寧道：「是個紅羊皮匣子盛着，裏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失驚道：「紅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裏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個村店裏沽酒喫，見個鮮眼睛黑瘦子擔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

這個皮匣子却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店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亂放些衣服。」必是這個人了。我見那廝却似閃閃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何不我們追趕他去？」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擱，便趕去罷。」

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邐趕來。前面見有白粉圈在壁上的酒店。湯隆道：「我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裏問一聲。」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聲，曾有個鮮眼黑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喫跌了的，一步一顛走。」湯隆道：「哥哥，你聽却如何？」徐寧聽了，做聲不得。兩個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個客店，壁上有那白粉圈。湯隆立住了脚，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早去趕。」徐寧道：「我却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個事故。」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在我

店裏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裏只問山東路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當夜兩個歇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隨着湯隆趕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放着擔兒在那裏坐地。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紅羊皮匣子？」徐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了時遷，喝道：「你這廝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却要怎地？」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的！」時遷道：「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却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廝把我這副甲那裏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神經路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鷹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奈何我時，便到官司，就拚死我也不招！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

你。」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也說得是。」三個廝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寧湯隆監住時遷一處宿歇。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繫縛了腿，只做閃了閃的。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個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個人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個要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

那人道：「莫說三個上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弟，姓李，名榮，是個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四個人坐在車子上，徐寧問道：「張一，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時遷推托再三，說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寧却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會有個

郭大官人麼？」李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着多少閒人。」徐寧聽罷，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槍棒，唱幾個曲兒，不覺又過了一日。

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翻在地下。李榮喝叫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便是鐵叫子樂和。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來到這裏？」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才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鈞鑿鎗法』——只除是哥哥會使。緣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偷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

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却是兄弟送了我！」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把盞陪話，道：「小弟亦到此間，兄長休要推却。」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却賺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拘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個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揀選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鐮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寧老小。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烟火藥料回寨。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喫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到得這裏。妻子答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牀，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叔齋着鴈翎甲來說道：『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知路徑，迤邐來到這裏。」徐寧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好教哥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

我便翻身來賺了這甲，誘了這兩個嫗娘，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擔兒挑在這裏。」

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殺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

半路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鴈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

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

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裏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

小。

衆頭領商議破連環馬軍之法。此時雷橫監造鈎鏹鎗已都完備，宋江吳用等啓請徐寧教

衆軍健學使鈎鏹鎗法。徐寧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衆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

士。」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鏹鎗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就當日

爲始，將選揀精銳壯健之人曉夜習學。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

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牢守各處

灘頭，水底釘了暗樁。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殺到山寨邊。梁山泊却

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炮，尅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鈎鏹鎗軍士已都成熟。宋江道：「不

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却利於

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荊棘林中亂走。

却先把鈎鑱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個會使鈎鑱鎗的，間着十個撓鈎手；但見馬到，一攪鈎翻，便把撓鈎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應如此藏兵捉將。」

徐寧道：「鈎鑱鎗并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

馬。是夜三更，先載使鈎鑱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四更，却渡十隊步軍過

去。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砲架，上高阜去處豎起砲架，擱上火砲。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

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吶喊搖旗。

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先來出哨，隨即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雪烏騾馬，仗着雙鞭，大驅軍馬殺奔梁山泊來。隔水望見

宋江引着許多人馬，呼延灼教擺開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

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問他多少，只願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百馬軍

飛哨出去，又見東南上一隊軍兵起來。却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擁起一隊旗號，招颯

吶喊。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廝許多時不出來廝殺，必有計策。」說言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砲響，呼延灼罵道：「這砲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隊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得正北上連珠砲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個母砲週迴接着四十九個子砲，名「子母砲」，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軍步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裏面唵哨響處，鈎鏢鎗一齊舉手，先鈎倒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那撓鈎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呼延灼見中了鈎鏢鎗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趕韓滔。背後風火砲當頭打將下來；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灑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

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只見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沒遮攔穆弘，一個是小遮攔穆春，撚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略鬪四五合，穆弘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兩個。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兩邊鑽出二十四把鈎鎌鎗，着地捲將來。呼延灼無心戀戰，撻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

劉唐杜遷拿得韓滔，把來綁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入夥。便教修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

第四十三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個騎着那匹踢雪烏騾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却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閃得我如此！却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裏投奔他？」却打慕容貴妃的關節，那時再引軍來報讎不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饑又渴，見路傍一個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喫。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却纔殺羊；若要，小人去買。」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賣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今夜只就你這裏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自

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酒保拿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揷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筋麵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腳，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喫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人，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攪惱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那廝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打了一鋪，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杯酒，就和衣而臥。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裏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

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尙明，一定是那裏去了！」呼延灼道：「那裏却是何處？」酒保道：「眼見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灼喫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裏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的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能奪回這匹馬。」

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墻下，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姦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匹御賜的馬；却連那二龍山白虎山兩處強人一發勦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讎，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

馬，又來稟復知府，便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駿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去奪馬，逕往桃花山進發。

呼延灼引兵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桃花山上周通便點起一百小嘍囉，綽鎗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呼延灼見了，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紮住寨棚，等候再戰。

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算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人件；更兼有個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個行者武松，多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裏求救。若解得危難，拚得投託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裏豪傑；只恐那和尚記當初之事，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不然；他是個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我。」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滾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

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

寶珠寺裏，大殿上坐着三個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個小頭領：一個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奔入夥；一個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奪取寶珠寺，殺了鄧龍，後來入夥；一個是菜園子張青，一個是母夜叉孫二娘，夫妻兩個，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深武松連連寄書招他，亦來投奔入夥。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問了詳細，直上殿去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洒家當初離五臺山時，到一個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撮鳥一頓。那廝却爲認得洒家，倒請上山去喫了一日酒，結識洒家爲兄，却便留俺做個寨主。俺見這廝們慳吝，被俺偷了若干金銀酒器撒開他。如今却來求救，且放那小嘍囉上關來，看他說甚麼。」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那小嘍囉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個進征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裏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却借軍與他

收捕梁山泊復讎。俺的頭領今欲啓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愿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鬪了酒家這裏；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個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馬軍，各帶了衣甲軍器，逕往桃花山來。

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殺。李忠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鬪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吶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吶喊？」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裏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個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正是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個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唬嚇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個禿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吶喊。鬪至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

喝采道：「這個和尚到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却耐不得，再縱馬出陣，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見個勝敗！」魯智深却待正要出馬，楊志叫道：「大哥少歇，看洒家去捉這廝！」舞刀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又暗暗喝采道：「怎的那裏走出這兩個來！恁地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個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來廝殺。」帶領小喽囉，自過附近山岡下寨去了。

呼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破竹，便拿了這夥草寇，怎知却又逢着這般對手！」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引人馬來青州劫牢。怕麻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却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為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

爲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出去。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擁着，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陣前。

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鎗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低微，只辨得架隔遮攔；鬪到間深裏，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城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兵去趕，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走，至晚尋個古廟安歇。

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裏樹林中撞出一彪人馬，當先一籌好漢，便是行者武松。孔亮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應，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者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

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個弟兄，現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同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個廝併了一日，不知何故，呼延灼忽然夜間去了。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這踢雪馬送與我們。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

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個並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廝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略。」楊志道：「若要打青州，須用大隊軍馬，方可得濟。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裏驕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兄弟的人馬，都併做一處，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却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爲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聽得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洒家有心要去

和他廝會。及至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裏告請他來。酒家等先在這裏和那撮鳥們廝殺！」孔亮交付小嘍囉與了魯智深，只帶一個伴當，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來。

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見了宋江，拜罷，放聲大哭。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避水火，一力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

孔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閒氣起來，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裏却有叔父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賓。誰想去到城下，正撞了那個使雙鞭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次日，正撞着武松。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個是魯智深，一個是楊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訴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個。』以此今日一選到此。」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

你且放心。」宋江便引孔亮參見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當日設筵管待孔亮。飲筵中間，宋江點起五軍，共計二十個頭領，馬步軍兵三千人馬。其餘頭領，自與晁蓋守把寨柵。

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下山前進。梁山人馬分作五軍進發，所過州縣，秋毫無犯。

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好漢安排迎接。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

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久聞阿哥大名，

無緣不會拜會，今日且喜認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師

清德；今日得識慈顏，平生甚幸。」楊志起身再拜道：「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

重義相留；爲是洒家愚迷，不會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

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見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

一都相見了。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住，擂鼓搖旗，吶喊搦戰。呼

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吊橋，領了一千人馬近城擺開。宋江陣中一將

出馬。那人手拏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

辭雪恨！」慕容知府認得秦明，便道：「呼將軍，可先下手拿這賊！」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秦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

呼延灼回到城中，見過慕容知府，回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只聽得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裏看城：中間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個，只認得右邊那個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個道裝打扮。」呼延灼道：「那個穿紅的眼兒是宋江了。道裝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一百馬軍，跟我捉這三個！」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提了雙鞭，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趕上坡來，只見三個正自呆了臉看城。呼延灼拍馬上坡，三個勒轉馬頭，慢慢走去。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廂，只見三個齊齊的勒住馬。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吶聲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撓鉤手，先把呼延灼將起來，綁縛了去，後面牽着那匹馬。其餘馬軍趕來，花榮射倒當頭五七個，後面的

勒轉馬一閃都走了。宋江回到寨裏，那左右羣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爲官吏污濫，威逼得緊，悞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暫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實慕將軍虎威。今者誤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被擒之人，萬死尙輕，義士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得將軍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將軍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廝是個心地偏窄之徒，忘人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如今韓滔彭玘凌振已多在敵山入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爲晚也。」呼延灼沈吟了半響，一者是宋江禮數甚恭，二者見宋江語言有理，嘆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感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鐙，決無還理。」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叫問李忠周通討這匹踢雪烏騾馬還將軍坐騎。

衆人再議救孔明之計。

吳用道：「只除非教呼延灼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更兼

絕了這呼延灼將軍念頭。」

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劫城池，實因孔

明叔叔陷在繯綫之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

呼延灼答道：「小弟既蒙兄長收

錄，理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鵬王英十個頭領，都扮

作軍士模樣，隨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騎軍馬，來到城邊，直至濠塹上，大呼：「城上開門！

我逃得性命回來！」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爲折了呼

延灼，正納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

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

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阱捉了我到寨裏，却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就

跟我來了。」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上吊橋。十個頭領跟到城

門裏，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

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宋江急急傳令：休

教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就大牢裏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

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糧米救濟。把府庫金帛，倉廩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二百餘匹好馬；就青州府裏，做個慶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完備。

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坐間林冲說起魯智深相救一事。魯智深問道：「洒家自與教頭別後，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林冲道：「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婦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隨即自縊而死；妻父亦爲憂懷染病而亡。」楊志舉起舊日王倫手內山前相會之事。衆人皆道：「此非偶然也！」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生辰綱」一事，衆皆大笑。

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夫婦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婦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壘。

第四十四回

宋公明大破華州城

晁天王中箭曾頭市

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個相識，是李忠兄弟徒弟，喚叫九紋龍史進，聞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個跳澗虎陳達，一個白花蛇楊春，四個在那裏聚義。酒家常思念他。自從渭州與他別了，無一日不在心上。今酒家去那裏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雖然如此，不可獨自行，可煩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應道：「我和師兄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裝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逕投少華山來。

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叟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個出家人那裏來？」武松便

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小喽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裏少等。

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小喽囉去不多

時，只見朱武陳達楊春三個下山來接，却不見有史進。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那

裏？却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

「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三個慌忙躬拂道：「聞名久矣！聽知

二位在二龍山紮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投托梁山泊

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到山寨中，容

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史家兄弟又不見，誰鳥耐煩到你山上去！

武松道：「師兄是個急性的人，有話便說甚好。」朱武道：「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自從

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個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

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內裝畫影壁，前去還願。因為帶將一個女

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却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廝為官貪濫，非理害民，

——一日因來廟裏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說，要娶他為妾。王義

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却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裏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拿了，現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

「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洒家便去結果了那廝！」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魯智深立意不肯。武松一手挽住禪杖，一手指着道：「哥哥不見日色已到樹梢盡頭？」魯智深看一看，吼了一聲，憤着氣，只得都到山寨裏坐下。朱武便叫王義出來拜見，再訴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魯智深道：「史家兄弟不在這裏，酒是一滴不喫！要便睡一夜，明日却去州裏打死那廝罷！」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去山寨裏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裏去了！」武松道：「便打殺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決不肯放哥哥去。」朱武又勸道：「師兄且息怒。武都頭實論得是。」魯智深焦躁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裏，還要飲酒細

商！」衆人那裏勸得他呷一杯半盞。當晚魯智深和衣歇宿，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裏去了。朱武隨即差兩個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

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傍借問州衙在那裏。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

魯智深却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却正好撞在洒家手裏！」那廝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蔣過來，看見太守那乘橋子，却是矮轎；轎牕兩邊，各有十個虞候簇擁着，人人手執鞭鎗鐵鍊，守護兩旁。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着，倒喫他笑！」賀太守却在轎牕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橋，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個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想道：「這廝合當死在洒家手裏！俺却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却來請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

「魯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那廝腦袋！」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禿賊！」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簇擁到廳階下。賀太守正要開口勘問，只見魯智深大

怒道：「你這害民貪色的直娘賊！你敢便拿到酒家！俺死也與史進兄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只是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

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酒家；玉嬌枝也還了酒家，等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你却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量你這等賊頭鼠眼，專一歡喜婦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若依得此三

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教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

回俺話！」賀太守聽了，氣得做聲不得，只道得個「我心疑是個行刺的賊，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且監下這廝，慢慢置處！」這禿驢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也不拷打，取面大

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一面申聞都省，請乞明降。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裏去了。

此時鬧動了華州一府。小喽囉得了這個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個來華州幹事，折了一個，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喽囉報道：「有

箇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勸諫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裏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

戴宗回梁山泊來；見了晁宋二頭領，訴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

晁蓋聽罷，失驚道：「既然兩個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今不可耽擱，便親去走一遭！」

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輕動，原只兄弟代哥哥去。」當日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林冲楊志花榮秦明呼延灼，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朱仝徐寧解珍解寶，共是六個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掌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個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

宋江軍馬三隊都到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下山，拜請宋江吳用并眾頭領都到山寨裏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個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只

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取便好？」朱武道：「華州城郭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裏應外合，方可取得。」吳學究道：「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却再商量。」當日午後，宋江與花榮秦明朱武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裏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畫，天上無一片雲彩——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壘濠深闊。看了半晌，遠遠地也便望見那西嶽華山。宋江等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回寨裏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

吳學究道：「且差十數個精細小嘍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

兩日內，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裏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個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識得地境，得一個引領路道的最好。」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三個下山去了。次日，吳學究請宋江李應朱全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七個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

順楊春已奪下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叫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四個伏在岸上；宋江、吳用、朱全、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分船都去灘頭藏了。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隻官船下來，船上插着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朱全、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背後。吳用立在船頭。太尉船到，當港截住。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大臣！」宋江執着骨朶，躬身聲喏。吳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江，謹參祇候。」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旨去西嶽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亂寇，何故攔截？」宋江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俺們義士，只求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客帳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見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却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暫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立起身來道：「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朱全把鎗上小號旗一招動，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軍馬，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那船上梢公都驚得鑽入艙裏去了。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

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又躬拜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

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

上岸，別有稟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

廷大臣如何輕易登岸。」船頭上吳用道：「太尉若不肯時，只怕下面伴當亦不相容。」

李應把號帶鎗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船來。宿太尉看見，大驚。李俊張順明晃晃

掣出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手起，先把兩個虞候擲下水裏去。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

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通地跳下水去，早把這兩個虞候又送上船來；自己兩個也使

托地又跳上船來。嚇得宿太尉魂不着體。宋江吳用一齊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

驚着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宿太尉道：「義士有甚事，就此說不妨。」宋

江吳用道：「這裏不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到這時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

太尉只得離船上了岸。衆人在樹林裏牽出一匹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同行。

宋江吳用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吳用也上了馬，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并御

香，祭物，金鈴吊掛，齊齊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一行衆頭領都

到山上。宋江吳用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兩邊衆頭領拔刀侍立。

宋江獨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咱聚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個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裏。欲借太尉御香，儀從并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并還，於太尉身上并無侵犯。乞太尉鈞鑒。」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生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盞擎杯，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嘍囉數內，選揀一個俊俏的，剃了髭鬚，穿了太尉的衣服，扮作宿元景；宋江吳用扮做客帳司；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作虞候；小嘍囉都是紫衫銀帶，執着旌節，旗幡，儀仗，法物，擎捧了御香，祭禮，金鈴吊掛；花榮徐甯朱全李應扮作四個衛兵；朱武陳達楊春款住太尉并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取城；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

一行人等，離了山寨，逕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逕奔西嶽廟來。戴

宗先去報知雲臺觀主并廟裏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旛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前行。觀主拜見了太尉。

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煖轎來。」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逕到嶽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齋捧御香，金鈴吊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是便到。」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的五七十人，將着酒菓，來見太尉。原來那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却語言發放不得；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靠褥圍定在牀上坐。推官一眼看那來的旗節，門旗，牙仗等物都是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匆匆入去稟覆了兩遭，却引推官入去，遠遠地階下參拜了，見那太尉只把手指，並不聽得說甚麼。客帳司直走下來，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綠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強盜要打城池，每日在彼提防；以此不敢擅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太守隨後便來參

見。」客帳司道：「太尉涓滴不飲，只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推官隨即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客帳司又入去稟一遭，請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去開了鎖，就香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吊掛來，把條竹竿叉起，叫推官仔細自看。果然好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內府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客帳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付與推官；便叫太守快來商議揀日祭祀。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

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却又換戴宗做虞候。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陳緣廟。

宋江閒步看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得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宋江看了一回，回到官廳前。門上報道：「賀太守來也。」賀太守將領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客帳司喝道：「朝廷貴人在此，閒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腳，賀太守獨自進前來。

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小嚶囉便拜。客帳司道：「太守，你知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客帳司道：「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迓。」吳學究喝聲「拿下」。解珍解寶弟兄兩個驢地掣出短刀，一脚把賀太守踢翻，便割了頭。宋江喝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個，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齊向前，把那一千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搶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嚶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個回去；續後到廟來的都被張順李俊殺了。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掛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中救了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魯智深逕奔後堂，取了戒刀，禪杖。玉嬌枝早已投井而死。衆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吊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就山寨裏做了個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少，還了原來的人等。宋江謝別了宿太尉，

回到少華山上，便與四籌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寨柵。一行人等，軍馬糧草，都望梁山泊來。

宋江同衆好漢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却待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個大漢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答道：「小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人赤髮黃鬚，都喚小人爲金毛犬。祖貫是涿州人氏。生平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到鎗竿嶺北邊，盜得一匹好馬，雪練也似價白，渾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炤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放在鎗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涿州西南上曾頭市過，被那僧家五虎奪去了。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廝多有污穢的言語，小人不肯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看這人時，雖是黃髮卷鬚，却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裏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并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晁蓋却引三籌好

漢和宋江等衆頭領相見。爲頭一個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用兵如神。第二個好漢姓項，名充，綽號八臂哪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仗一條鐵標槍；又一個姓李，名裒，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寶劍。這三個結爲兄弟，占住徐州沛縣芒碭山，打家劫舍。因知梁山泊十分興旺，三個商量了，捲了山寨錢糧，逕來梁山泊大寨投托入夥。當下宋江見了，心中大喜。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酒席間，段景住又說起那匹馬的好處，宋江叫戴宗去會頭市探聽那馬的下落。

戴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個會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會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會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爲會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會塗，第二個喚做會密，第三個喚做會索，第四個喚做會魁，第五個喚做會昇。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去那會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紮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願要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匹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廝之處，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

「搖動鐵鑼鈴，神鬼盡皆驚。」

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

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

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

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

沒一個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晁蓋聽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

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得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點五千人馬，啓請二十個頭領相

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當日晁蓋便點林冲呼延灼徐甯穆弘張橫楊雄石秀孫

立黃信燕順鄧飛歐鵬楊林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杜遷宋萬；共是二十個頭領，部領三

軍人馬下山。宋江苦勸不住，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晁蓋引兵渡水去

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

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平明，引領五千

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擂鼓呐喊。曾頭市上砲聲響處，大隊人馬出

來，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密曾魁；右邊曾昇曾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坐下那匹便是千里玉獅子馬，手裏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罷，只見曾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放在陣前，曾塗指着對陣，罵道：「梁山草寇！見俺陷車麼？我曾家府裏殺你死的，不算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裏解上東京，方顯是五虎手段！你們趁早納降，還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槍出馬，直奔曾塗；衆將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戰。

曾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裏。林冲呼延灼東西趕殺，却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

當日兩邊各折了些人馬。晁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歹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只是鬱鬱不樂。一連三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曾見一個。第四日，忽有兩個僧人直到晁蓋寨裏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兩個僧人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監寺僧人；被曾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哩，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至！小僧盡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只今特來拜請頭領人去劫

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蓋見說大喜，便請兩個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獨有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晁蓋道：「他兩個出家人，怎肯妄語？我梁山泊久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他兩個與我何仇，却來掇賺？况兼曾家未必贏得我們大軍，何故相疑？兄弟休生疑心，誤了大事。我今晚自去走一遭。」林冲苦諫道：「哥哥必要去時，林冲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你却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人去？」晁蓋道：「點十個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當晚造飯喫了，馬摘鈴，軍銜枚，夜色將黑，便悄悄地跟了兩個僧人直奔法華寺來。晁蓋看時，却是一座古寺。晁蓋下馬，入到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個僧人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和尚？」僧人道：「便是曾家畜生薙惱，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老并幾個侍者，自在塔院裏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廝寨裏。」晁蓋道：「他的寨在那裏？」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棚，只是北寨裏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這三個寨便罷了。」晁蓋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且待三更時分，便無准

備。」晁蓋聽曾頭市上時，整整齊齊打更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僧人道：「這廝想是都睡了。如今可去。」僧人當先引路。」晁蓋帶同諸將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着便走。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時，又且路徑甚雜，都不見有人家。軍士却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晁蓋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裏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纔轉得兩個灣，撞見一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撲的一箭，正中晁蓋臉上，倒撞下馬來；却得衆頭領死拚將去，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個住。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帶去二千五百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虧得跟着呼延灼，都回到寨中。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却是一枝藥箭。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便差劉唐、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其餘十四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我等極該收兵，一齊回去。但是必須等公明哥哥將令下來，方可回軍。」

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四個頭領都在寨中嗟咨不安，進退無措，忽聽得伏路小校慌急來報：「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山上，火把齊明，照見如同白日，四下裏吶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曾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走過了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人馬，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虧輸，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

衆頭領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視晁頭領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渾身虛腫。宋江守定在床前啼哭，衆頭領都守在帳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晁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賢弟莫怪我說：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罷，便瞑目而死。宋江見晁蓋已死，放聲大哭。衆頭領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合造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并衆小嘍囉亦帶孝頭巾。

林冲却把那枝誓箭，就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

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

梁山泊主。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與衆等請出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

林冲開話道：「哥哥聽稟：國一日不可無君，家一日不可無主。晁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

業，豈可無主？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

號令。」宋江道：「晁天王臨死時囑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

此話衆頭領皆知。誓箭在彼，豈可忘了？又不曾報得讎，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

吳學究道：「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

不坐時，其餘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誰人敢當此位？哥哥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別有計

較。」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待日後報讎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

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個

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大怒道：「這黑廝又來胡說！再若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

頭！」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不做；說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吳學究道：「這斷不識時務的人，衆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見識。且請息怒，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林冲吳用攬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右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宋江便說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

第四十五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爲寨主，盡皆一心，拱聽約束。宋江聚衆商議：「要與晁天王報讎，興兵去打曾頭市。」吳用道：「庶民居喪，尙且不可輕動，我們且待百日之後然後舉兵。」宋江依吳用之言，守在山寨，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晁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法主；只爲游方來到濟

甯，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喫齋聞語問，宋江問起北京風土人物。那大團

和尚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聽了，猛然省起，說道：「你看我們

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裏是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

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豈愁兵馬來臨？」

吳用笑道：「哥哥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

者，如何能殺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惡

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只是少一個奇形怪狀的伴當和我同去。」說猶未

了，只見黑旋風李逵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

且住着！這是做細作的勾當，你這性子怎去得？」李逵道：「你道我生得醜，嫌我，不

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

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不去也料無別人中得軍師的意！」吳用道：「你若依得

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

也依你！」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却開；第二

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拗；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得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逵道：「不喫酒，做道童，都依得；閉着這個嘴不說話，却是癩殺我！」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便了！」衆頭領都笑。那裏勸得住。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

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往北京去。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嘔得苦。行了幾日，趕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啞道童忒狠；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得小二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廝苦死要來，一路上的嘔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我難道不省得？」吳用道：「我再和你打個暗號：若是我把頭來一搖時，你便不可動彈。」李逵應承

了。兩個就店裏打扮入城：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線呂公條，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副滲金熟銅鈴杵；李逵戴幾根蓬鬆黃髮，縮兩枚渾骨丫髻，穿一領麤布短褐袍，勒一條雜色短鬚條，穿一雙踏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個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兩個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

吳用李逵兩個，搖搖擺擺，却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擁着一個把門的官人在那裏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裏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個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衆人道：「這個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得，正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個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却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廝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高步低，望市心裏來。吳用手中搖着鈴杵，口裏念着口號道：「甘羅發早子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

學生來各有時。此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前程，先賜銀一兩。」說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個，跟着看了笑。却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一頭搖鈴，一頭唱着，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鬧動越多了。

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鬧，喚當直的問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道：「員外，端的好笑！一個別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二命，誰人捨得？後頭一個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慘澀，走又走得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直的，與我請他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那個員外請我？」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與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鵝頂椅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前來，向盧員外施禮。盧俊義欠身答着，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別號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神數，知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纔排算。」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主坐定；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則個。」吳用道：「請貴庚月

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日下行藏。

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

搭了一回，拿起算子一拍，大叫一聲「怪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

吳用道：「員外必當見怪。豈可直言！」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

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

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

無再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

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嗟嘆而言：「天下原來都要阿諛諂佞！罷！罷！」

「分明指與平川路，却把忠言當惡言。」小生告退。」盧俊義道：「先生息怒；盧某偶

然戲言，願得終聽指教。」吳用道：「從來直言原不易信。」盧俊義道：「盧某專聽，

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切都行好運；獨今年時犯歲星，正交惡限；恰在百

日之內，要見身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

吳用再把鐵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語，道：「只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可以免此

大難；然亦還有驚恐，却不得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得此難，當以厚報。」

吳用收拾算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小生恐誤賣卦，改日有處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達拿了拐棒，走出門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達，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達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達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迎接盧員外去。他早晚便來也！」

盧俊義自送吳用出門之後，每日傍晚，便立在廳前，獨自個看着天，忽忽不樂。這一日却耐不得，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個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員外救了他的性命，養在家中；因見他勤謹，寫得算得，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個行財管幹；一家內外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個人？」說猶未了，階前走過一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鬚

鬚，十分腰細膀闊；戴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鬚畔斜簪四季花朶。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得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員外叫一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繡，却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繇你是誰，都輸與他。不止一身好花繡，更兼吹得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亦是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個蟲蟻。若賽錦標社，那裏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個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原來他却是盧員外一個心腹之人，也上廳聲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因想東南方有個去處，是泰安州，那裏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二者，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

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口說話。』你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想定了。你休送我。」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裏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你信夜來那個算命的胡講。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陽陰人來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倒敢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兀自要去特地捉他！」說猶未了，屏風背後，走出娘子賈氏來，也勸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你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闊一個家業，耽驚受怕，去虎穴龍潭做買賣。」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蔭，學得些個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個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得三五十個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服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

「便是我買賣上不省得，要帶李固去；他須省得，便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

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個樁主。」李固便道：「小人近日有些腳氣的症候，十分走不得

多路。」盧俊義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去走一遭，你便

有許多推故！」李固嚇得只看娘子，娘子便漾漾地走進去，燕青亦更不再說。

衆人散了，李固只得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個脚夫，四

五十拽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

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個個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個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

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入。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

服，喫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臨時出門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

家，多便三個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

燕青流淚拜別。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五兩舍打鬪。」

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李固接着。

盧俊義道：「你可引兩個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

喫，省得耽擱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個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個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裏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喫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

一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却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得李固和兩個當直的沒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下叫苦。林子裏一聲炮響，托地跳出一籌好漢，手拏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盧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李達大笑道：「員外，你今日被俺軍師算定了命，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挺着手中朴刀來鬪李達。李達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李達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裏便走。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趕去。李達在林木叢中東閃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達飛奔

亂松林中去了。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個人也不見了；却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難得到此，認認酒家去！」盧俊義看時，却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裏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酒家便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軍師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避難！」盧俊義焦躁，挺着朴刀，直取魯智深。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個鬪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奔將來，叫道：「員外！只隨我去，不到得有血光之分！」盧俊義不趕魯智深，選取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裏叫道：「盧員外！豈不聞『人怕落蕩，鐵怕落爐？』軍師定下計策，猶如落地定了八字。你待走那裏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厮是誰？」那人笑道：「小可只是赤髮鬼劉唐。」盧俊義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刺斜裏一個人大叫道：「員外，沒遮攔穆弘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個，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正鬪之間，不到三合，只聽得背後脚步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急轉身鬪背後的好漢，那人却是撲天鵬

李應。三個頭領，丁字腳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鬪越健。正好步鬪，只聽得山頂上

一聲鑼響，三個頭領，各自賣個破綻，一齊拔步走了。盧俊義此時已是一身臭汗，不去趕

他；却出林子外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向高阜處，

四下裏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將李固一千人連連串串

縛在後面；鳴鑼擂鼓，解投松樹那邊去。盧俊義望見，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

坡不遠，只見兩籬好漢喝一聲道：「那裏去！」一個是美髯公朱全，一個是插翅虎雷橫。

盧俊義見了，高聲道：「你這夥草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全手撚長髯大笑

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事！我常聽俺軍師說：『一盤星辰，只有飛來，沒有飛去。

』事已如此，不如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全雷橫各

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三合，兩個回身便走。盧俊義諷思道：「須是趕翻一個，却纔討得

車仗！」捨着性命，趕轉山坡，兩個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鑼鼓吹笛；仰面看時，

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銷金傘下蓋着

宋江，左有吳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都從六七十人，一齊聲道：「員外，且喜無恙！」

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颯地一箭，正射着盧俊義頭上氈笠兒的紅纓，喫了一驚，回身便走，山上鼓聲震地，林冲秦明引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東山邊殺出來；呼延灼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山西邊殺出來；盧俊義走頭無路。看看天又晚，脚又痛，肚又餓，盧俊義慌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顧走。約莫黃昏時分，烟迷遠水，霧鎖深山：月少星多，不分叢莽。看看走到一處，但見滿目蘆花，浩浩大水。盧俊義立住脚，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人言，今日果有此禍！」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個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裏！」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蹤失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個！」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個市井，却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叢

中槽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個人：前面一個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木篙，後面那個搖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裏唱着山歌道：——

「英雄不會讀詩書，只合梁山泊裏居。

準備窩弓收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盧俊義聽得，喫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左邊蘆葦叢中，也是兩個人搖了一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櫓，有啞啞之聲；前面的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雖然我是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

手拍胸前青豹子，眼睨船裏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立着一個人，倒提鐵鑽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道：——

「蘆花叢裏一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

義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難必無憂。」

歌罷，三隻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

撞將來。盧俊義心內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攏船近岸！」那漁人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我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還不肯降，枉送了你的性命！」盧俊義大驚，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拗將來。李俊見朴刀拗將來，拿定掉牌，一個背拋筋斗，撲通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朴刀又拗將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出來，叫一聲：「我是浪裏白條張順！」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却不會水；被張順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鑽過對岸來。只見岸上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裏等，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盡脫下濕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只見一人捧出一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了。只見八個小喽囉擡過一乘轎來，推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只見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在地下道：「既被擒捉，只求早死！」

宋江笑道：「且請員外上轎。」

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却纔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向前道：「前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牆，以賣卦爲繇，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笑道：「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法；盧某今日到此，並無生望。要殺便殺，何得相戲！」宋江陪笑道：「豈敢相戲？實慕員外盛德，如飢如渴，已非一日；所以定下計策，屈員外作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道：「住口！盧某要死極易，要從實難！」吳用道：「來日却又商議。」當時置酒備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默飲數杯，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

次日，宋江殺牛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讓在中間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道：「頭領差矣！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家私，寧死

實難聽從。」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

只是衆兄弟難得員外到；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略住數日，却送回還宅。」盧俊義道：

「頭領既留盧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實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吳用道：「這事

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去遲幾日，却何妨？」吳用便問李都管：「你的車仗

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個大銀，把與李固；兩個小

銀，打發當直的；那十個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

的苦，你都知道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若不死，可以回來。」李固道：「我

頭領如此錯愛，主人多住兩月，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起身說

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下山便來。」吳用一騎馬，却先到金沙灘等候。

少刻，李固和兩個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喽囉圍在兩邊，坐在

柳陰樹下，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本待把

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你們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決不回來！」

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吳用回到忠義堂上，

再入筵席，至夜而散。

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

盧俊義道：「感承衆頭領不殺；但盧某殺了倒好罷休，

不殺便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

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備一小

酌，對面論心一會，望勿推却。」

又過了一日。次日，宋江請；次日，吳用請；又次

日，公孫勝請。

三十餘個上廳頭領每日輪一個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流，早過一月

有餘。盧俊義又要告別。

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

薄酒送行。」

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

人當敬員外十二分！

偏我哥哥饒行便喫：「磚兒何厚，瓦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

「我受了多少氣悶，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却不容我饒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

」吳學究大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員外休怪，鑒他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便不

覺又過四五日。

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班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

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

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自

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老大本便！」

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

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本無惡意。』」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個多月。但見金風淅淅，玉露冷冷，早是深秋時分。盧俊義一心要歸，對宋江訴說。宋江笑道：「這個容易，來日金沙灘送行。」盧俊義大喜。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笑道：「金帛錢財，家中頗有；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其餘決不敢受。」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

第四十六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居飛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襤褸，看着盧俊義，伏地便哭。盧俊義擡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便問：「小乙，你怎

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裏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

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李固回來對娘子說：『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當時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一房家

私，盡行封了，趕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個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飛不得別

處去；因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這殘喘，在這裏候見主人一面。若主人果自山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個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

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爬倒地下，

拖住員外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奔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

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休哭，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

丈夫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却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下落。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拜了祠堂，喫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

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

方纔舉筋，只聽得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個做公的搶將入來，

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個，把盧俊義拿到當面。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

廳中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

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卜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撥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個多月。今日幸得脫身歸來，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

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是

虛？」李固道：「主人既到這裏，招伏了罷。」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

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

「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

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上廳稟道：「這個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得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地，不絲分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伏地歎道：「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

那個兩院押牢節級，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段高強，人呼他爲鐵臂膊。傍邊立着這個嫡親兄弟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蔡福道：「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便來。」蔡慶把盧俊義且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飯罐，滿面掛淚。蔡福認得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眼淚如拋珠撒豆，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

饑！節級哥哥，怎地做個方……」說不了，氣早咽住，爬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喫。」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

蔡福行過州橋來，只見一個茶博士，叫住唱喏道：「節級，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正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好不虧瞞，悄不虧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

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得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主管，你『割貓兒尾，拚貓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個盧員外，只值得這一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也不是我詐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裏，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蘆簾，跟將入來，叫一聲：「蔡節級相見。」

蔡福看時，但見那一個人生得十分標緻，且是打扮整齊：身穿鴉翅青圍領，腰繫羊脂玉圍漱；頭帶鷓鴣冠，足躡珍珠履。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

「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個商議閣裏，分

賓主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

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疏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

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污吏，淫婦奸

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若

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深邊，無

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個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

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得

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得。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

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便拜道：「既蒙語諾，當報大恩。」出

門喚個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個陪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

蔡福得了這個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完了。」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個消息與他。」蔡福蔡慶兩個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託，梁中書道：「這是押獄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裏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關節，教極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實跡；雖是在

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個是扶同註誤，難同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今日又差他兩個監押盧俊義。

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個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裏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讎家。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教你兩個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個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

個相覷。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有名一個好男子，我便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個。」

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罷！」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晦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擺布！」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看覷則個！」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開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對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兩個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個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是個公人，那裏倒來服侍罪人？你若要吃飯，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個草柴，縛成一塊，來灶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

草柴火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了；甬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的罵。做得飯熟，兩個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喫。兩個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喫了晚飯，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個公人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

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杖瘡發作，一步一顛，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走不動了，可憐見權歇一歇！」兩個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個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的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下麻索來，兜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腳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爲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個。」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看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道：「你休怪我兩

個：你家主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到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擎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臥在樹下，水火棍撒在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你使得力猛，倒喫一交？」用手去扶時，那裏扶得動，只見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個人。聽得叫聲「着！」撒手響處，董超額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腳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刀，割繩斷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盧俊義因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厮兩個到此。不想這厮果然來這林子裏下手。如今被小乙兩弩箭結果了，主人見麼？」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了這兩個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裏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是我杖瘡發作，脚皮破損，點

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心慌手亂，便踢開兩個死屍，帶着弩弓，插了腰刀，拏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便走；不到十數里，早歇不動，見了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住下；叫做飯來，權且充饑。兩個暫時安歇這裏。

過往的看見林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即差官下來簡驗，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個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拏。

盧俊義正在店房將息杖瘡，正走不動，只得在那裏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無有一個不說；又見畫他兩個模樣，小二心疑，却走去告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人，好生脚叉，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去了。

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弓去近邊處，尋幾個蟲蟻喫；却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匝，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

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餓，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個土岡子上，叢叢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鵲啾啾噪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熟得熟，也得充饑。」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鵲朝着燕青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搭上箭，弩子響處，正中喜鵲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燕青大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喜鵲，却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這兩個來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廝拍。燕青轉回身看一看，尋思：「我正沒纏，不如兩拳打到他兩個，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头只顧走。燕青趕上，把後面帶氈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却被那漢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剝。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可憐無人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厮報甚麼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前面那漢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燕

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二人見說，一齊看一看。前面那漢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我是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他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小乙哥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取身邊燒餅乾肉與燕青喫，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情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

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等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掣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裏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聽罷，兜頭一

杓冷水；急走到市曹，却見一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個闊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還是獨自酌杯？」石秀睜着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倒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窗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鋪舖閉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公事！快算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聽得街上鑼鼓喧天價來。石秀在樓窗外看時，十字路口，迴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梢，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着。不是我兄弟兩個救你不得，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座位了，你可一魂去那裏領受。」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擎住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繇牌。衆人齊和一聲。樓上石秀只就一聲和裏，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

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搆來。石秀和盧俊義兩個在城內走投沒路，四下裏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撈鈞套索一齊上，可憐寡不敵衆，兩個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害百姓的賊！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爲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賊萬賊價罵。廳上衆人都說呆了。梁中書聽了，沈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兩個做一處牢裏關鎖着，忙將好酒好肉與他兩個喫；因此不曾喫苦。

第四十七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回到梁山泊，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計啓請盧員外上山，今日不想却叫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乘此機會，正好取大名錢糧，以供山寨之用。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出去攻打大名。」宋江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派撥大小軍馬，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大名，把那烏城池砍做肉地，救出盧員外、石三郎，也使我啞道童吐口宿氣！」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所在，非比別處州府。那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是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曉得我一生口快，便要我去粧做啞子；今日曉得我歡喜殺人，便不教我去做個先鋒！依你這樣用人之時，却不是屈殺了鐵牛！」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點與五百好漢相隨，來日一同下山。」宋江與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軍馬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進發。

宋江軍馬來到大名府東門下寨，每日引軍攻打城池；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

計，務要打破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大名府兵馬都監天王李成大刀開蓬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急先鋒索超因在交戰時，左臂中了一箭，箭瘡將息，未得痊可，因此無人出戰。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如何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危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第一，相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於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隣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準備擗木炮石，強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提備；如此，可保無虞。」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個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吊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關報隣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

宋江與同衆將每日攻打城池，見攻打不破，心中納悶。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忽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倘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

山大寨，如之奈何？
兄長不可不慮。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
正說之間，只見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蒲東郡大刀關勝爲領兵指揮使，井木犴郝思文爲先鋒，醜郡馬宣贊爲合後，引一彪軍馬，殺奔梁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梁山之難！」
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兵先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是，我兵先亂。」
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
傳令便差花榮引五百軍馬去飛虎峪左邊埋伏；林冲引五百軍馬去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炮，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施放號炮，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一面傳令前隊退兵，要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慢慢退回。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後方纔盡退。

城上望見宋江兵馬，手拖旗幟，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報與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
梁中書聽得，隨即喚李成聞達商議。
聞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他梁山泊，這廝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

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到來，齋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書便叫李成聞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李成聞達直趕到飛虎峪那邊，只聽得背後火炮齊響。李成聞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旗旛對刺，戰鼓亂鳴。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百軍馬，兩邊殺來。李成聞達知道中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軍馬，死併一陣。殺得李成聞達，頭盔不見，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

宋江軍馬次第而回。漸近梁山泊邊，却好迎着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江寨中，報說張橫阮小七已因劫寨被捉；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得關勝。正定計間，猛聽得戰鼓亂起，却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只見花榮拍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鬪到十合，花榮賣個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得弓弦響，却好箭來，把刀一隔，錚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

箭不中，再取出第二枝箭，看得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鎧裏藏身，又射個空。

宣贊見他弓箭高強，不追敢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趕，連忙勒轉馬頭，

望宣贊趕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鐺地一聲響，正射在

背後護心鏡上。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使人報與關勝。

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我那馬來！」霍地立起身，綽青龍刀，騎火炭馬，門旗

開處，直臨陣前。宋江看見關勝天表亭亭，與吳用指指點點喝采。關勝道：「水泊草

寇，何意背反朝廷！」宋江在門旗下聽了，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耶

城小吏宋江謹參，一惟將軍問罪。」關勝喝道：「汝爲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

道：「蓋爲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不許忠良進身，布滿濫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

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道：「天兵到此，還敢抗拒！若不下馬受縛，

着你粉骨碎身！」猛可裏霹靂火秦明聽得，大叫一聲，舞狼牙棍，縱馬直搶過來；林冲也

大叫一聲，挺鎗上馬，飛搶過來。兩將雙取關勝。關勝一齊迎住。三騎馬向征塵影

裏，轉燈般廝殺。宋江恐傷關勝，便叫鳴金收軍。林冲秦明回馬，一齊叫道：「正待擒

捉這廝，兄長何故收軍罷戰？」宋江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以兩敗一，非所願也。」

縱使一時捉他，亦令其心不服。吾看關勝義勇之將，世本忠臣。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當日兩邊各自收兵。

關勝回到寨中，下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闖二將不過，看看輸與他了，宋江倒收了軍馬，不知是何意思……」便叫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個鄆

城縣小吏，你這廝們如何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叫做及時雨呼

保義宋公明。你這廝，不知忠義之人，如何省得！」關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陷車。

當晚坐臥不安，走出中軍看月，寒色滿天，霜華遍地；關勝嗟歎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個鬚鬚將軍，匹馬單鞭，要見元帥。」關勝道：「你不問他是誰！」小校道：

「他又沒衣甲軍器，並不肯說姓名，只言要見元帥。」關勝道：「既是如此，與我喚來。」

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關勝看了，便問是誰。那人道：「乞退左右。」

關勝笑道：「吾帳上帳下，無大無小，盡是機密之人；你有話，但說不妨。」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與朝廷統領連環馬軍，征討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

軍機，不得還鄉。聽得將軍到來，不勝之喜。早間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方纔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不惟將軍建立大功，亦令宋江與小將得贖重罪。」關勝聽了大喜，請入帳中，置酒相待。呼延灼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爲主，不幸陷落賊巢。關勝掀髯飲酒，拍膝嗟嘆。

次日，關勝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炮響爲號，裏應外合，一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響鈴，人披軟甲，軍卒銜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個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個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那裏？」呼延灼道：「那裏便是

宋公明中軍。」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炮響，衆軍跟定關勝，奔殺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個；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下數騎馬軍跟着。轉出山嘴，又聽得腦後山林邊一聲炮響，四下裏攙鉤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下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林冲花榮自引一枝軍馬，截住宣贊。月明之下，三馬相交，鬪無二三十合，宣贊氣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個女將扈三娘，撒起紅錦套索，把宣贊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捉郝思文，當路劈面撞住。秦明揮狼牙棍，直取郝思文。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郝思文慌張，被秦明一棍掬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再有李應引領大小軍兵，搶奔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匹，却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

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

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氣深重，回顧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并聽將令。」關勝道：「無面還京，願賜早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蒙不棄微賤，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果不虛傳！人生世上，君知我報君，友知我報友。願在帳下爲一小卒。」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軍內有老幼者，隨即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蒲東，搬取關勝老幼上山。宋江正飲宴間，想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淚下。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馬，去打大名，必然成事。」關勝便起身說道：「關某無可報答愛我之恩，願爲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傳令，就教宣贊郝思文爲副，撥回舊有軍馬，便爲前部先鋒；其餘原打大名頭領，不缺一個，添差李俊張順將帶水戰盔甲隨去，以次再望大名進發。

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飲酒。只見探馬報道：「關勝宣贊郝思文并衆軍馬俱

殺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軍馬見今又到！」梁中書聽得，唬得目瞪口呆。只見索超稟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定復此讎！」梁中書斟熱酒，賞了索超，便教快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李成聞遠隨後調軍接應。其時正是仲冬天氣，連日大風，天地變色，馬蹄凍合，鐵甲如冰。

次日，宋江引前部呂方郭盛上高阜處，看關勝廝殺。三通戰鼓罷，這裏關勝出陣。

對面索超出馬。當時索超見了關勝，却不認得。隨征軍卒說道：「這個來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關勝。」索超聽了，並不打話，直搶過來，逕奔關勝。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

兩個鬪無十合，李成却在中軍看見索超斧法戰關勝不下，自舞雙刀出陣，夾攻關勝。這邊宣贊郝思文見了，各持兵器，前來助戰。五騎馬攪做一塊。宋江在高阜看見，鞭梢一指，大軍捲殺過去。李成軍馬大敗虧輸，連夜退入城去。宋江催兵直抵城下，紮住營盤。

次日彤雲壓陣，天慘地裂，索超獨引一支軍馬出城衝突。吳用見了，便教軍校迎敵戲騙：他若追來，乘勢便退。因此，索超得了一陣，歡喜入城。當晚雲勢越重，風色越

緊。吳用出帳看時，却早成團打滾，降下一天大雪。吳用便差步軍去大名城外靠山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上用土蓋。那雪降了一夜，平明看時，約已沒過馬膝。

索超策馬上城，望見宋江軍馬各有懼色，東西策立不定，當下便點三百軍馬，驀地衝出城來。宋江軍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軍頭領李俊張順，身披軟甲，勒馬橫鎗，前來迎敵。却纔與索超交馬，棄鎗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便來。索超是個性急的，那裏矚顧。

那裏一邊是路，一邊是澗。李俊乘馬跳入澗中，向着前面，口裏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索超聽了，不顧身體，飛馬撞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炮響，索超連人和馬擲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擒了索超。

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若是將軍不棄，願求協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楊志向前另自敘禮，訴說別後相念。兩軍執手灑淚，事已到此，不得不服。宋江大喜，再教置酒帳中作賀。

次日商議攻城。一連數日，急不得破，宋江悶悶不樂。便請吳用來到中軍帳中商

議。吳用道：「目今天寒地凍，軍馬亦難久住，正宜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亦未爲晚。」宋江道：「軍師之言雖是，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繯纜，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這廝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如之奈何？」當夜計議不定。次日，宋江神思疲倦，身體發熱；頭如斧劈，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到帳中看視。宋江道：「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鬚子一般紅腫起來。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葦葢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快覓此物，安排與哥哥喫。只是大軍所壓之地，急切無有醫人……」只見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患背疾，百藥不能得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與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只除非是此人醫得。只是此去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請他來。」宋江道：「兄弟，你若有這個人，快與我去，請得此人，救我一命！」吳用叫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再將二三十兩碎銀作盤纏，分付張順：「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切勿有誤。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兄弟是必作急快來！」張順別了衆人，背上包

裏，望前便去。

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趲行，時值冬盡，無雨卽雪，路上好生難走。張順冒着風雪，捨命而行。獨自一個奔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時，並無一隻，張順只叫得苦。沒奈何，趲着江邊又走，只見敗葦折蘆裏面有些烟起，張順叫道：「梢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蘆葦裏簌簌的響，走出一個人來，頭戴箬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那裏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我則個。」那梢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雪止，我却渡你過去，只要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得是。」便與梢公鑽入蘆葦裏來，見灘邊纜着一隻小船，篷底下，一個瘦後生在那裏向火。梢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艙裏，把身上濕衣裳脫下來，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和身一捲，倒在艙裏，叫梢公道：「這裏有酒賣麼？買些來喫也好。」梢公道：「酒却沒買處，要飯便喫一碗。」張順再坐起來，喫了一碗飯，放倒頭便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着。那瘦後生一頭雙手向着火盆，一頭把嘴努着張順，一頭口裏輕輕叫

那梢公道：「大哥，你見麼？」梢公盤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那後生推開篷，跳上岸，解了纜，跳上船，把竹篙點開，搭上櫓，伊伊啞啞地搖到江心裏來。梢公在船艙裏取纜船索，輕輕地把張順細縛做一塊，便去船梢總板底下取出板刀來。張順却好覺來，雙手被縛，掙扎不得。梢公手拿板刀，按在他身上。張順告道：「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梢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囹圄死，冤魂使不來纏你！」梢公道：「這個却使得！」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通的丟下水去。那梢公便去打開包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倒喫一嚇；把眉頭只一皺，便叫那瘦後生道：「五哥進來，和你說話。」那人鑽入艙裏來，被梢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時；砍得伶仃，推下水去。梢公打併了船中血跡，自搖船去了。

張順是個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水，就江底咬斷索子，赴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隱隱有些燈光；張順爬上岸，水淥淥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却是一個村酒店，半夜裏起來醞酒，破壁縫透出火來。張順叫開門時，見個老丈，納頭便拜。老丈道：「你莫不

是江中被人刼了，跳水逃命的麼？」張順道：「實不相瞞，老丈，小人從山東下來，要去建康府幹事，晚來隔江覓船，不想撞着兩個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刼了，擲入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個！」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屋中，把個衲頭與他替下濕衣服來烘，燙些熱酒與他喫。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裏幹何事？」張順道：「小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張順道：「正從那裏經過。」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刼來往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爲主，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裏似我這裏草賊！若待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官污吏齷齪！」

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喫驚，小人便是浪裏白條張順；因爲俺哥哥宋公明害發背瘡，教我將一百兩黃金來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這兩個賊男女縛了雙手，擲下江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裏。」老丈道：「你既是那裏好漢，我教兒子出來，和你相見。」不多時，後面走出一個瘦後生來，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

緣，不會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爲走跳得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閃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會投師，不得傳受，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却纔哥哥被兩個劫了的，小人都認得：一個是截江鬼張旺；那一個瘦後生却是華亭縣人，喚做油裏緞孫五。這兩個男女，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廝來喫酒，我與哥哥報讎。」
張順道：「感承哥哥好意。我爲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裏。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却相會。」王定六將出自己一包新衣裳，都與張順換了，殺雞置酒相待。

次日天晴雪消，王定六再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張順進得城中，選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門，看着安道全，納頭便拜。安道全看見張順，便答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隨至裏面，把開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訴了；後說宋江見患背瘡，特地來請神醫，揚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來，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天下義士，去醫好他最是要緊。只是拙婦亡過，家中別無親人，離遠不得；以此難出。」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却不

去，張順也不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

安道全和建康府一個烟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來往，正是打得火熱。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喫。李巧奴拜張順爲叔叔。三杯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這裏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只是一個月，少是二十餘日，便回來看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寬心，我便去也，不到得耽擱。」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不念我，去了，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兒飛！」張順聽了這話，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掙去巧奴房裏，睡在牀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自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張順道：「我待哥哥酒醒同去。」巧奴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張順心中憂煎，那裏睡得着。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閃將入來，便與虔婆說話。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却在那裏？」今晚大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兩金子，送與姐姐打些釵環；老娘怎地做個方便，

教他和我斷會則個。」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兒來。」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正是截江鬼張旺。近來這斷，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叫巧奴相伴張旺。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約莫三更時候，廚下兩個使喚的也醉了；虔婆東倒西歪，却在燈前打醉眼子。張順悄悄開了房門，蹙到廚下，見一把廚刀，油晃晃放在灶上；看這虔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廚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廚刀不甚快，砍了一個人，刀口早捲了。那兩個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個，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着張順，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窗，跳牆便走。張順懊惱無及，忽然想着武松自述之事，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牆上寫道：「殺人者，我安道全也！」一連寫了數十餘處。捱到五更將明，只聽得安道全在房裏酒醒，便叫「我那人。」張順道：「哥哥不要做聲，我教你看你那人！」安道全起來，看見四個死屍，嚇得渾身麻木，顛做一團。張順道：「哥哥，你再看你寫的麼？」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你

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你忒這般短命見識！」

趁天未明，張順捲了盤纏，同安道全回家，開鎖推門，取了藥囊；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裏走過，可惜不遇見哥哥。」張順道：「我也曾遇見那廝，可惜措手不及。正是要幹大事，那裏且報小讎。」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廝來也！」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裏去！」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船來載我兩個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船，快來！」王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安兄，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藥囊。走到船邊，張旺攏船傍岸，三個人上船。張順爬入後梢，揭起艙板，板刀尚在；悄然拿了，再入船艙裏。張旺把船搖開，啣啞之聲，又到江心裏面。張順脫去上蓋，叫一聲：「梢公快來！你看船艙裏有些血跡！」張旺道：「客人休要取笑。」一頭說，一頭鑽入艙裏來；

被張順脰膾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張旺看了，做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廝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個瘦後生那裏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金子多了，怕他要分，我便少了；因此殺死，攛入江裏去了。」張順道：「你這廝騙我下船，縛住雙手，攛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讎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提在船艙中，取纜船索把手脚四馬攢蹄，細縛做一塊，看着那揚子大江，直擲下去，喝一聲道：「也免了你一刀！」王定六看了，十分嘆息。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銀兩，都收拾包裹裏，三人掉船到岸，對王定六道：「賢弟恩義，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趕上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換轉衣服，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船，自搖回家，收拾行李趕來。

張順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動。張順請入村店，買酒相待。正喫之間，只見外面一個

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誤！」張順看時，却是戴宗，扮做客人趕來。

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目今宋哥哥神思昏迷，水

米不進，看看待死！」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

答道：「肌膚憔悴，終夜叫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

得知疼痛，便可醫治。」戴宗自背了藥囊，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前去。」

兩個離了村店，先去了。

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兩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

張順接見，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大驚道：「哥哥何緣得還在這裏？」

那安太醫何在？」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

和張順并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

第四十八回

吳用智取大名府

李逵火燒凌州城

戴宗引着安道全，星夜趕到梁山泊；寨中大小頭領接着，擁到宋江臥榻內，就牀上看着，口內一絲兩氣。安道全先診了脈息，說道：「衆頭領休慌，脈體無事。身軀雖是沉重，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誇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炷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却得飲食如舊。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之事。衆皆稱歎：「險些誤了兄長之患！」

宋江纔得病好，便又對衆洒淚，商量要打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願自己將息，調理體中元氣。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裏城外市井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又聞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且留盧俊義

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宋江見說，便要催邊軍馬下山，去打大名。吳用道：「即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大名年例大張燈火。我欲趁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計大妙！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時，却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曾到大名。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個關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鬧。小弟潛地入城，到得元宵節夜，只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遣人馬入來。」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二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允，得令去了。吳用次日却調解珍解寶扮做獵戶，去大名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杜遷宋萬，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號火起時，却來先奪東門。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前去大名城內鬧市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要往來接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李應

史進扮做客人，去大名東門外安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前去大名城外菴院掛搭，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衝擊去路。兩個得令去了。再調鄒淵鄒闞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兩個得令去了。

再調劉唐楊雄扮作公人，直去大名州衙前宿歇，只看號火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救應。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公孫勝先生扮做雲遊道人，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炮數百個，直去大名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兩個得令去了。再調張順跟隨燕青從水門裏入城，逕奔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姦夫。再調王矮虎

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做三對村裏夫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再調柴進帶同樂和，扮做軍官，直去蔡節級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衆頭領俱各得令去了。

吳用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第一隊，關勝引領宣贊郝思文爲前部，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二隊，林冲引領馬麟鄧飛爲前部，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三隊，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爲前部，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四隊，秦明引領歐鵬燕

順爲前部，陳達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五隊調步軍頭領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第六隊，步軍頭領李達將引李立曹正。第七隊，步軍頭領雷橫將引施恩穆春。第八隊，步軍頭領樊瑞，將引項充李袞。這八路馬步軍兵，各自取路起行，正月十五日，二更爲期，都要到大名城下。其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

此是正月初頭。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個大郡，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年例城中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懸掛花燈。遠者二三百里去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家家門前紮起燈棚，都要賽掛好燈，巧樣烟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炮燈，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骨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點燈。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州橋河內過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寺前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過圍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紮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點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

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賀豐年。三瓦兩舍，更不必說。

時遷越牆入城，城中客店內却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閒走，到晚來東嶽廟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內往來觀看那搭縛燈棚，懸掛燈火。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又撞見杜遷宋萬兩個從瓦子裏走將出來。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一個趂，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左手拿個碗，腫臃臃，在那裏求乞，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這般一個漢子，紅紅白白皮面，不像叫化的。城中做公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須誤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迴避。」說不了，又見個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却是孔亮。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饑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却纔道罷，背後兩個人，劈角兒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却是楊雄劉唐。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處埋怨道：「你三個好沒分曉！却怎地在那裏說話？倒是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誤了大事？」

我兩個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鄒淵鄒閏昨日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再不必多說，只願臨期各自行事。」五個說了，都出一個寺前。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衆人擡頭看時，却是公孫勝；背後凌振，扮作道童跟着。七個人都點頭會意，各自去了。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關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塔駐劄，以防賊寇。十四日，却令李成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遶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是日好生清明，梁中書滿心歡喜。未到黃昏，一輪明月却湧上來，照得六街三市，鎔作金銀一片。士女挨肩疊背。烟花火炮比前越添得盛了。是晚，節級蔡福分付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個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却不曉得是鐵叫子樂和。蔡節級便請入裏面去，見成杯盤，隨即管待。柴進道：「不必賜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覷，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却。」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

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性命；只得擔着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個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柴進樂和逕奔牢中去了。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挨在人叢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筐，去城隍廟裏廊下坐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閏挑着燈在城中閒走；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鬧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住。）劉唐楊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州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埋伏。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時遷挾着一個籃兒——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蛾兒——躉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閻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鬧社，子弟們鬧鬧嚷嚷，都在樓上打鬧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蛾兒的，各去閻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掛着兔兒，在閻子前躉。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彈？」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顧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西門外了！」解珍分付時

遷：「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奔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刼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梁中書正在衙前醉了閒坐，初聽報說，尙自不甚慌；次後沒半個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一言不吐，單叫：「備馬！備馬！」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月，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却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望車子點着，隨即火起。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擦朴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杜遷宋萬却好接着出來，四個合做一處，把住東門。梁中書見不是勢頭，帶領隨行伴當，飛奔南門。南門傳說道：「一個胖大和尚，輪動鐵禪杖；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發喊殺入城來！」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只見解珍解寶，手擦鋼叉，在那裏東衝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却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

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梁中書急急回馬奔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裏火炮齊響，轟天震地。鄒淵鄒閏，手拿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裏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入去，爬上鰲山，放起火來。此時大名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一家家神號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亘天，四方不辨。梁中書奔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軍馬擺滿，旗號寫「大刀關勝」，火焰光中，抖擻精神，施逞驍勇；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雁翅般橫殺將來，已到門下。梁中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至北門城下，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却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鎗，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奔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欄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鄭天壽，三籌好漢當先，手撚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梁中書逕奔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弔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渾身脫剝，手搯雙斧，從城濠裏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無數，却是雙鞭呼延

灼，拍動坐下馬，舞動手中鞭，逕搶梁中書。李成手舉雙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韓滔，右有彭玘，兩肋裏撞來，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鬪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光奪目，却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陳達，又殺將來。李成渾身是血，且走且戰，護着梁中書，衝路而去。撞着關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喊來，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袞，三籌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李成聞達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

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一門良賤。劉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牆爬將入去。鄒淵鄒閏却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大牢裏柴進樂和看見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個見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在門邊看時，鄒淵鄒閏，便撞開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蔡

慶儀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不繇他兄弟兩個肯與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

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潤接着，合做一處。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

盧俊義將引石秀孔亮孔潤鄒潤，五個弟兄，逕奔家中來捉李固賈氏。李固聽得梁山泊

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奔走。只聽得排門一帶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李固和賈氏慌忙

回身，便望裏面開了後門，趲過牆邊，逕投河下來尋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

娘走那裏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攢入船裏，又見一個人伸出手來，劈籐

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李固聽得是燕青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

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讎。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

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盧俊義奔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衆人把應

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

同上山寨。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却接着盧員外併石秀都到留守

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戲，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就將二人一刀一個都殺了。

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俵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貯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却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

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

答禮。宋江道：「我等衆人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却陷此難，幾致傾送，寸心如

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見！」盧俊義拜謝道：「上托兄長虎威，下感衆頭領義氣，

齊心併力，救拔賤體，肝腦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福蔡慶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

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當下宋江要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大驚道：「盧某

是何等人，敢爲山寨之主？但得與兄長執鞭隨鎗，做一小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爲萬幸！

」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裏肯坐。只見李達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前日肯坐坐

了，今日又讓別人！這把烏交椅便真個是金子做的？只管讓來讓去！不要討我殺將起

來！」宋江大喝道：「你這廝……」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個皇帝，盧員外做個丞相，我們今日都住在金殿裏，也直得這般烏亂；見今只是水泊子裏做個強盜，不如仍舊了罷！」宋江氣得說話不出。

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讓位。」宋江方纔住了，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關勝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

正在筵會之間，只見探事人到來，說：「大名府梁中書申奏朝廷，要調兵征剿。有諫議大夫趙鼎，奏請招安，致被蔡京喝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往凌州調遣單廷珪魏定國兩個團練使起本州軍馬來征討。」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關勝起身道：「單廷珪，魏定國，蒲城多曾相會。久知單廷珪善用『決水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精熟『火攻之法』，上陣專用火器取人，因此呼爲神火將軍。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馬，不等他二將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

住。他若肯降時，帶上山來；若不肯降，擒來奉獻兒長，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贊郝思文二將就跟着一同前去。關勝帶了五千軍馬，來日下山。次早，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寨前餞行，關勝三人引兵去了。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宋江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爲副將，帶領五千軍馬，隨即下山，接應關勝。」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將建功。」李逵道：「兄弟若聞，便要生病；若不叫我時，獨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聽我的軍令，割了你頭！」李逵見說，悶悶不已，下堂去了。次日，只見小校來報：「黑旋風李逵，昨夜二更，拿了兩把板斧，不知那裏去了。」宋江見報，只叫得苦，先使戴宗去趕；後着時遷李雲樂和王定六分四路去尋。

李逵是夜提着兩把板斧下山，抄小路逕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尋思道：「這兩個烏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我且搶入城中，一斧一個，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喫一驚！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間，官道傍邊，只見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見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廝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你是誰的老爺？」李逵便搶將入來。

那漢子手起一拳，打個塔墩。李逵尋思道：「這個漢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臉，問道：「你這漢子姓甚名誰？」那漢道：「老爺沒姓，要廝打便和你廝打。你敢起來！」李逵大怒，正待跳將起來，被那漢子，肋窩裏只一脚，又踢了一交。李逵叫道：「贏你不得！」爬將起來便走。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子，你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李逵道：「今日輸與你，不好說出來——又可惜你是條好漢，不忍瞞你；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的便是！」那漢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說謊。」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這兩把板斧。」那漢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漢，獨自一個投那裏去？」李逵道：「我和哥哥鬻口氣，要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魏的兩個！」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馬去了。你且說是誰？」李逵道：「先是關勝領兵；隨後便是林冲楊志領軍策應。」那漢聽了，納頭便拜。李逵道：「你便與我說罷，端的姓甚名誰？」那漢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傳三代，相撲爲生。却纔手脚，父子相傳，不教徒弟。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着；山東河北都叫我做沒面目焦挺。近日打聽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爲枯樹山；山上有個強人，平生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做喪門神，姓鮑，名旭。他在那山裏打家

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裏入夥。」李達道：「你有這本事，如何不來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奔大寨入夥，却沒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哥哥。」

李達道：「我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下了山來，不殺得一個人，空着雙手，怎地同去？你和我去枯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將，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

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個，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枉送了性命；不如單去枯樹山說了鮑旭，且去大寨入夥。」兩個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憂得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也！」李達引着焦挺，且教與時遷厮見了。時遷勸

李達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達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了：先去枯樹山說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達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報與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時遷懼怕李達，自回山寨去了。

焦挺卻和李達自投寇州來，望枯樹山去了。

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師劄付，隨請兵馬團練單廷珪魏定國商議。二將受了劄付，隨即選點軍兵，關領器械，拴束鞍馬，整頓糧草，指日起行。忽聞報說：「蒲

東大乃關勝引軍到來侵犯本州。」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

兩軍相迎，旗鼓相望。門旗下關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響處，單廷珪魏定國兩員虎將

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單廷珪魏定國大

笑，指着關勝罵道：「無才小輩，引軍到來，有何理說？」關勝答道：「你二將差矣。

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讎不彈。兄長宋公明，仁義忠信，替天行道，特

令關某招請二位將軍。倘蒙不棄，便請過來，同歸山寨。」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

出；一個是遙天一朵烏雲，一個如近處一團烈火，飛出陣前。關勝却待去迎敵，左手下飛

出宣贊，右手下奔出郝思文，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迸萬道寒光；鎗搦鎗，起一天

殺氣。關勝提刀立在陣前，看了良久，嘖嘖歎賞不絕。正鬪之間，只見水火二將一齊攔

轉馬頭，望本陣便走。郝思文宣贊隨即追趕，衝入陣中。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廷珪

轉過右邊。一時宣贊趕着魏定國，郝思文追住單廷珪。宣贊正趕之間，只見四五百步

軍，都是紅旗紅甲，一字兒圍裹將來，撓鈎套索，一齊舉發，和人連馬，活捉去了。郝思

文追到右邊，却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裹轉來，腦後一發齊上，把郝思文生

擒活捉去了。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轉殺過來。關勝倒吃一驚，舉手無措，望後便退。隨即單廷珪魏定國拍馬在背後追來。關勝正走之間，只見前面衝出二將。關勝看時，左有林冲，右有楊志，從兩肋窩裏撞將出來，殺散凌州軍馬。關勝收住本部殘軍，與林冲楊志相見，合兵一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下寨。

水火二將捉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太守接着，置酒作賀；一面教人做造陷車，裝了二人，差一員偏將，帶領三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偏將帶三百人馬，監押宣贊郝思文上東京來。迤邐前行，來到一個去處，只見滿山枯樹，遍地蘆芽；一聲鑼響，撞出一夥強人，當先一個，手搦雙斧，聲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後面帶着這個好漢，正是沒面目焦挺。兩個好漢，引着小嘍囉，攔着去路，也不打話，便搶陷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個人來，臉如鍋鐵，雙睛暴露。這個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向前把偏將，手起劍落，砍下馬來。其餘人等，撒下陷車，盡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時，却是宣贊郝思文，便問了備細來繇。宣贊亦問李逵：「你却怎生在此？」李逵便道：「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廝殺，獨自個私走下山來，撞見焦挺，引我到此。多承鮑家兄

弟一見如故，便如我山上一般接待。却纔商議，正欲去打凌州，却有小嘍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監押陷車到來。只道是官兵捕盜，不想却是你二位。」鮑旭邀請到寨內，殺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夥，不若將引本部人馬，就同去凌州併力攻打，此爲上策。」鮑旭道：「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帶領五百小嘍囉，五籌好漢，一齊來打凌州。

逃難軍士奔回來報與張太守，說道：「半路裏有強人，奪了陷車，殺了偏將！」單廷珪定國聽得大怒，便道：「這番拿着，便在這裏施刑！」只聽得城外關勝引兵搦戰。單廷珪爭先出馬，開城門，放下吊橋，引五百黑甲軍，飛奔出城迎敵。關勝見了，舞刀拍馬。兩個鬪不到五十餘合，關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單廷珪隨即趕將來。約趕十餘里，關勝回頭喝道：「你這廝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單廷珪挺鎗直取關勝後心。關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落馬。關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單廷珪惶恐伏地，乞命受降。關勝道：「某在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大義。」單廷珪答道：「不才願施犬馬之力，共同

替天行道。」兩個說罷，並馬而行。林冲接見二人並馬行來，便問其故。關勝不說輸贏，答道：「山僻之內，訴舊論新，招請歸降。」林冲等衆皆大喜。單廷珪回至陣前，大叫一聲，五百黑甲軍兵一閃過來；其餘人馬，奔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

魏定國聽了，大怒，次日，領起軍馬，出城交戰。單廷珪與關勝林冲直臨陣前。

只見門旗開處，神火將軍出馬，關勝拍馬向前迎敵。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將鬪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陣便走。關勝却欲要追。單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趕！」關勝連忙勒住戰馬。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身穿絳衣，手執火器；前後擁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都滿裝蘆葦引火之物；軍士背上各拴鐵葫蘆一個，內藏硫磺，焰硝，五色烟藥；一齊點着，飛搶出來。人近人倒，馬遇馬傷。關勝軍兵四散奔走，退四十餘里紮住。魏定國收轉軍馬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煙生。原來却是黑旋風李逵與焦挺鮑旭，帶領枯樹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破北門，殺入城中，劫擄倉庫錢糧，放起火來。魏定國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軍；被關勝隨後趕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奔中陵縣屯駐。關勝引軍馬把縣四下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

國閉門不出。單廷珪便對關勝林冲等衆位說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擊得緊，他寧死，必不辱。小弟願往縣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撫此人，束手來降，免動干戈。」關勝見說，大喜，隨即叫單廷珪單人匹馬到縣。小校報知，魏定國出來相見了。單廷珪用好言說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去邪歸正，未爲晚也。」魏定國聽罷，沈吟半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順，須是關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寧死不辱！」單廷珪即便上馬，回來報與關勝。關勝見說，便道：「關某何足爲重，却承將軍謬愛？」匹馬單刀，別了衆人及單廷珪便去。林冲諫道：「兄長，人心難測，三思而行。」關勝道：「舊時朋友，何妨？」直到縣衙。魏定國接着，大喜，願拜投降；同敘舊情，設筵管待；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大寨；與林冲楊志并衆頭領俱各相見已了，即便收軍回梁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對李達說道：「只爲你偷走下山，教衆兄弟趕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個人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免致懸望。」

第四十九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掉船接濟軍馬陸續渡過，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衆人看時，却是金毛犬段景住。

何這等慌速跑來？」

段景住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得壯竄

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個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

來，報知此事。」林冲見說，叫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却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

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達把下山遇

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

段景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教時遷去探聽消息。無二三日，只見楊林石勇逃

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不過數日，時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探知備細。見今紮下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三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是次子曾密，西寨是三子曾索，東寨是四子曾魁，中寨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險道神，將這奪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吳用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裏分調五支軍馬，可作五路去打。」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效；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如何？」宋江便問吳用道：「員外如肯下山，可屈爲前部否？」吳用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中軍炮響，便來接應。」宋江大喜，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差馬軍頭領秦明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魯智深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楊志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朱全雷橫，副將

鄒淵鄒聞，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李逵，樊瑞，副將項充李袞，引馬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

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過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馬到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爲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執短鎗。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塹，下了鐵蒺藜，傳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般掘下濠塹，下了蒺藜。一住三日，曾頭市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離寨多少路遠，總有幾處。時遷去了一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分作兩隊；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當晚傳下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巳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只在那裏擂鼓搖旗，

虛張聲勢，切不可進。吳用傳令已了。

曾頭市 史文恭 只要引宋江 軍馬打寨，便趕入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裏去。次日已牌，只聽得寨前炮響，軍馬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 邊來報道：「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 道：「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武松。」

却恐有失，便分撥人去幫助曾魁。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大漢，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史文恭 聽了，又分撥人去幫

助曾案。又聽得寨前砲響。史文恭 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塌了陷坑，山下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裏吳用 却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背後吳用 軍馬趕來，盡數運下坑去。史文恭 却待出來，吳用 鞭梢一

指，中軍寨中鑼響，一齊推出百餘輛車子，盡數把火把點着，上面蘆葦乾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 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急待退軍。

次日，曾塗 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 帶領呂方 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頭怒起，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廝，報往日之仇？」呂方 拍坐下

馬，挺手中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二器並舉。鬪到三十合以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敵不得曾塗；三十合以前，兀自抵敵不住；三十合以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三騎馬在陣上絞做一團。原來兩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舉，曾塗眼明，便用鎗只一撥，却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奪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花榮在陣中看見，恐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鈹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却好掣出鎗來，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曾塗掣鎗，便望呂方項根拗來。花榮箭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呂方郭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曾長官聽得大哭。只見旁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咬牙切齒，喝叫：「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曾長官攔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飛奔出寨搦戰。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鬪這曾昇，只見李逵手搯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緣，搶出垓心。對陣有人認得，說道：「這個是

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曾昇見了，便叫放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全得項充李袞疊牌遮護；此時獨自搶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昇背後軍馬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寨。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紮。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兄讎！」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炤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排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便令前軍迎敵。秦明得令，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鬪二十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倒擰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紮。

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吳用道：「今夜怕有賊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九長放心。」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開。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

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響鈴，人披軟甲，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刼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解珍，右手下撞出解寶，後面便是花榮，一發趕上。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拗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

史文恭奪路得回。

曾索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

隨即寫書，速差一人齎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前者小男無知，倚仗小勇，搶奪馬匹，冒犯虎威。向日天王下山，理合就當歸附，無端部卒施放冷箭，罪累深重，百口何辭？然竊自原，非本意也。今頑犬已亡，遣使請和。如蒙罷戰休兵，願將原奪馬匹盡數納還；更齎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目顧吳用，滿面大怒，扯書罵道：「殺吾兄長，焉肯干休！只待洗蕩村坊，是吾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凍顫不已。吳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爲氣耳；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爲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曾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示曾頭市主曾弄：自古無信之國終必亡，無禮之人終必死，無義之財終必奪，無勇之將終必敗。理之自然，無足奇者。梁山泊

與曾頭市，自來無仇，各守邊界；總緣爾行一時之惡，遂惹今日之冤。若要

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兇徒郁保四，犒勞軍士金帛。忠誠

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

曾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驚憂。次日曾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要郁保四，亦請一人質當。」宋江吳用隨即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倘或有變，如此如此……」

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曾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

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這五個人來，未必無謀。」李達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曾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達雖然麤鹵，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曾長官心中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叫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却使曾昇帶回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却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來到。」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裏也教

你做個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誤。』他若信從了，我自有的處置。」郁保四領了言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了一遍。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曾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曾長官道：「我那曾昇尚在那裏，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閃來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

當晚史文恭帶了蘇定曾密曾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曾密曾魁押後，馬摘響鈴，人披軟甲，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關，寨內并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便即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曾頭市裏鑼鳴砲響，却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東西南北，火炮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

將入來。法華寺中，李達樊瑞項充李袞一齊發作，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曾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密逕奔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拗死。曾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踏如泥。蘇定死命奔出北門，却有無數陷坑，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前逢楊志史進，亂箭射死蘇定。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擷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聲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正是玉麒麟盧俊義，喝一聲：「強賊！待走那裏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拗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龍駒，逕到大寨。

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軍殺退凌州軍馬，都回來了。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已得了這四千里龍駒「焰夜玉獅子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并無侵擾。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林冲請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掛孝，個個舉哀；將史文恭

剖腹剜心，享祭屍蓋。

第五十回

宋公明將士歸心

梁山泊英雄聚義

宋江就忠義堂上與衆兄弟商議立梁山泊之主。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衆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屍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此位，若得居末，尙自過分。」吳用又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皆人所伏。兄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做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都是受過朝廷

誦命的，也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

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却讓後來人！」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要這許多禮數，洒家們

各自撒開！」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別有個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纔可定。

」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

個州府，却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裏百姓，今去

問他借糧。可寫下兩個關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

如何？」吳用道：「也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

遣。」此時不繇盧俊義，當即便喚織面孔日裴宣，寫下兩個關兒，各拈一個。宋江拈着

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衆皆無語。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林冲、花榮、劉

唐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

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

七——領水軍駕船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關勝、呼延灼、朱全、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

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袞、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

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軍駕船接應。分派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此是三月初一日，日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

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餘里路，地名安山鎮，紮住軍馬。東平府太守程萬里聞知此事，便請本州兵馬都監商議軍情。此人姓董，名平，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當之勇。當下董平點起兵馬，上馬出城，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號令一下，諸軍都起，却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擺開陣勢。董平出馬。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人品，一見便喜。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鎗，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徐寧仗一鎗鏢鎗，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個在戰場上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教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鎗，直追殺入陣來。宋江乘勢鞭梢一展，四下軍馬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他若投西，號旗便望

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鎗，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

原來程太守有個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即使個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那時議親，亦未爲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

這裏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董平手舉雙槍，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宋江步軍佯敗，四散而奔。董平要逞饒勇，拍馬趕來。宋江等却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雖城有十數

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正趕之間，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却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槍，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背翦綁了。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們去相請董平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諾諾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慌忙答禮。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爲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已爲萬幸。若言山寨爲主，小將受驚不小！」宋江道：「敝寨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厮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肯容董平回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糧，以爲報效。」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盜，甲，鎗，馬，還了董平，披掛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往東

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入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令，不許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逕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叫開了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

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做花項虎龔旺，渾身上刺着虎斑，賴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使飛鎗；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輸了一陣。次日，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

令小弟來，請哥哥早去救應。」宋江見說，便對衆人歎道：「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都去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坐這第一把交椅，誰想又逢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三通鼓罷，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影裏，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這個中箭虎丁得孫。這邊陣裏一個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鉤鏢鎗，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甯。徐甯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鬪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甯趕去。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囊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覷得徐甯面門較近，只一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廝殺。只見部下劉唐，手撚朴刀，挺身而出戰。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

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掙扎，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拿入陣中去了。

宋江大叫：「那個去救劉唐？」只見楊志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鎗來迎。楊志

一刀砍去，張清鎗裏藏身，楊志却砍了個空。張清手拿石子，喝聲道：「着！」石子從

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鏗的打在盔上，謊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董平

見了，心中暗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

馬出陣。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鬪五七合，張清

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鎗桿，去錦囊中摸出一個

石子，右手纔起，石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

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却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張清

走到陣門左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來。張清一閃，鎗裏藏身，董平却擱了空，那條鎗却拗

將過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廝並着，張清便撇了鎗，雙手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

却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裴旺丁得

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廝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裴旺丁得孫三匹馬攪做一

圍。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來救董平、索超。頭，棄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却忘了提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趕入陣來。張清停住鎗，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血迸流，提斧回陣。林冲、花榮把龔旺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龔旺心慌，便把飛槍擲將來，却擲不着花榮、林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提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裏看見，放下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却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拏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

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商議。吳用道：「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却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馬，水陸並進，船馬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

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了兩陣，賊勢根本未除，可使人去探聽虛實，却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個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草，尙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將出來。」張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覷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搯馱錦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糧。」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擔着禪杖，皂直裰拽扎起，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着我一石子！」魯智深擔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提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一齊吶喊，都搶將過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糧車便走。張清奪得糧車，見果是糧

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送糧草，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

張清要再搶河中米船，上馬轉過南門，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

吶喊，搶到河邊，只聽得四下裏喊聲亂起，正不知軍馬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

清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却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開

那裏。張清掙扎不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

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吾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砲響，城門開

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

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宋江等都到州衙裏聚集衆人會

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宋江見解將來，親自下堂階迎接，便陪話道：「誤

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說言未了，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擎着鐵

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連聲喝退。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

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讎，皇天不佑，死於刀劍之下。」衆人

聽了，誰敢再言。設誓已罷，衆人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張清在宋公明面前

舉薦東昌府一個獸醫：「此人覆姓皇甫，名端，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稱爲紫鬚伯。」

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來相聚，大稱心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獸醫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衆頭

領。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杖糧食金銀，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

一行人馬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頭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序而坐。宋江看了衆多頭領，却好一百單八員，心中大喜；遂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個大牌扁，前面冊立三關。忠義堂後建築鴈臺一座，頂上正面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房：（正廳供養昊天玉靈位）東邊房內，宋江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

亮。第二坡，左一帶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裴宣；右一帶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錢糧倉廩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凌振；右邊：花榮樊瑞項充李袞。山前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仝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一關，穆弘李逵守把。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歐鵬鄧飛；正東旱寨：關勝徐寧贊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旱寨：呼延灼楊志韓滔彭玘。東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餘各有執事。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當日宋江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

「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領，悉宜遵守，毋得違誤，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

面面輝燦；一百八人，人各一心，心心皎潔。樂必同樂，憂必同憂；生必同生，死必同死。一日之聲氣既孚，終身之肝膽無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絕大義，外是內非，有始無終者，天昭其上，鬼闕其旁；刀劍斬其身，雷霆滅其跡；永遠沉於地獄，萬世不得人身！報應分明，神天共察！」

誓畢，衆人同聲發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間阻，有如今日！」

（完）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拾月拾四日收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發行

水滸五十回

(全一册)

實價大洋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施	耐	菴	
集	撰	者	羅	貫	中	
刪	定	者	金	聖	嘆	
重	修	者	王	憶	菴	
發	行	者	張	一	渠	
印	刷	者	兒	童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一三
電報掛號九三〇一

兒童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神仙世界原址
上海江西路
三七〇號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